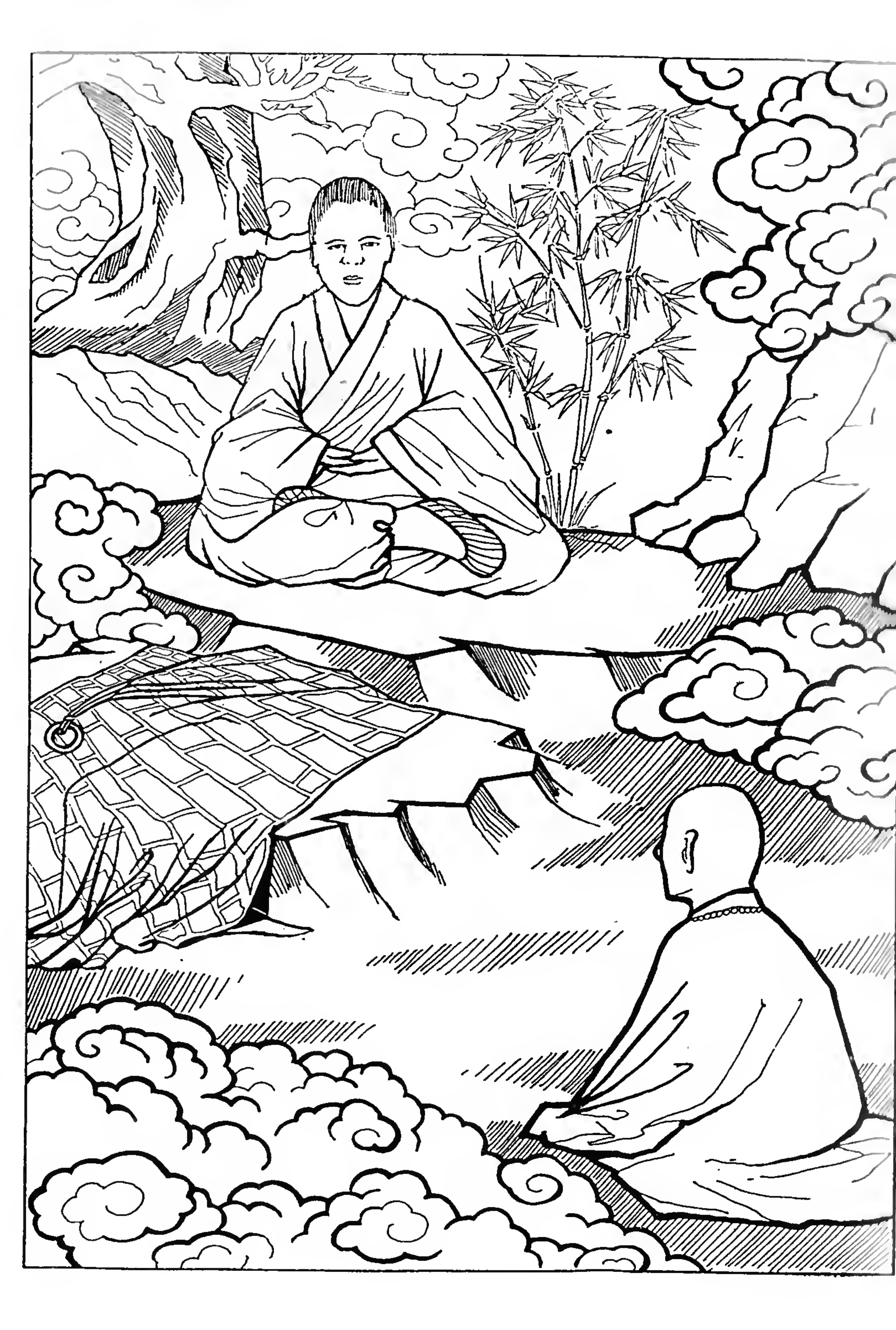
六祖壇經白話講說

郭明文／註解

明齋出版社





自序

註解經典，說實在的很不易討好，一方面要附合原著者的要旨道義，另方面卻要盡量白話直說。

經典要義無非是教人明悟自性爲主，再輔以生活上不偏離清淨的思惟，俾能於一切處皆有「三昧」。因爲自修自度乃以「覺悟」爲前衛，所以說，這部「六祖壇經」自屬人生涉世的法寶，一部與心身同生死的經書。

然而，中國出現一位大覺者——六祖惠能大師。他不但把佛性頓悟溶入於生活上，也棒醒了以往佛教的意識型態，使得人人都能示現菩提心，都能開悟心中裡面的壇經。並且不再以爲修行乃是佛陀或是出家人的事，足見六祖大師以平常人身份開闢自性菩提，甚至在十丈紅塵而不蹭迷。

雖然我們能予瞭解這部經書的宗旨和特色，即是了知自心於「法」，了悟自性於「空」，在於心所有法空無一物之時，也即是頓無所頓之時，這是六祖大師的宗旨。但是人心自有塵勞諸緣，最主要的還是歷經煩惱沒有其緣影，這樣才能把煩惱轉化爲菩提，這是六祖

大師的特色了。

誠然，以眞摯實際的行止，腳踏實地的耕耘自性菩提，讓結廬市廛的生活裏，能開出一片燦爛光明的人生，人心自歸於原始風貌。這樣才不會辜負六祖大師教化度世的苦心，才不會辜負吾人做人的涉世初衷，因爲人人皆有佛性，焉可囿於諸境的奈何否！

因此，我不克自揣才疏學淺，冒然註解六祖言行法義，實在有遺荒唐之陋。但我一本誠懇初衷，因海外道場須要白話淺顯的六祖壇經，有此願力才斗膽予以註解，以資自己與別人一同修持，憑藉六祖壇經的法力，與六祖大師之澤被，而有所頓悟心性於解脫知見矣！

後學　郭明文　序於明齋



六祖壇經白話直說目錄




六祖壇經白話直說



行由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

△那時候（依法海禪師的推測，應爲唐高宗儀鳳二年，即西元六七七年的春天。）六祖惠能從廣州的法性寺，來到曹溪南華山的寶林寺。

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

△當時的韶州府刺史韋璩（相當於現代的省長。）率領部屬，進入南華山寶林寺恭請六祖惠能大師。

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法。

△請六祖惠能大師到曲江縣城裡的大梵寺講堂，爲沉迷愚痴的衆多善男信女說法。

師升座次。

△慈悲的六祖惠能大師允其所請，茲依講經禮儀，從容登上講堂的法座。



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講堂裡有韋刺史與他的部屬大約三十幾位，還有德望的儒者以及知名學者三十幾位，還有出家衆比丘、比丘尼，和在家衆居士和好學的俗人，總共有一千多名，同時一齊向大師頂禮參拜，並希望馬上能聆聽佛法的奧義。

◎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六祖大師登上法座後，便告訴大家，說道：「諸位大德！我們都有一顆本來清淨的菩提心，如果我們能夠了知於心，並且直接了當的話，一切是心即佛了。

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諸位大德！您們恐怕還未了悟其中道理吧！那末，就先來聽聽我惠能這一生求道、修道的緣由吧！」

◎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

△我父親本來的藉貫是河北省范陽郡，曾經當過官，後來因故被朝廷降職，所以流放到偏僻的嶺南（今稱廣東），遂做爲新州（即廣東新興縣）一帶的老百姓。



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所以啊，我的一生實在很不幸，是因爲父親死得早，遺下年老的母親和年幼的我，母子相依爲命，孤苦無依。爲了生活只好再度遷移到南海（位於廣東奧海道），並且過著貧苦的日子，爲了生計只好當起了樵夫，砍柴到城裡去賣來糊口。

◎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

△某天，有位客人買柴，並交代我把木柴送到他所開的客店；惠能就依照指示送到，然後收了錢，欲走出門外之時，正好看見一位客人正在讀誦經典。

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

△惠能雖目不識丁，但，一聽到經聲，心裡就豁然貫通，明理了悟，於是立即上前問此位旅客：「請問這位大德，不知你誦的是什麼經。」

客曰：「金剛經。」

△此位旅客就回答：「是金剛經。」



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

△我再次問他：「請問你從何處來的，何以得能誦此金剛經呢？」

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

△這位旅客又說：「我是從蘄州（河北省）黃梅縣的東禪寺那裡來的。

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

△該寺是由五祖弘忍大師主持教化的道場，跟隨五祖修持佛法的有一千多人；我就是常常前往頂禮參拜，並領教五祖的教誨，所以才能有此機緣領受此本金刪經呐。

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

△而且大師常常勸告出家人和在家弟子，平常只要持念金剛經，日子久了就能流露本性，若再直下承當就能是心即佛。」

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

△惠能聽了這些話非常的高興，也許前世慧根早種，所以蒙旅客允贈銀子十兩給我，說



是拿回家安頓母親的生活費用，然後囑咐我趕快去黃梅縣東禪寺參拜五祖爲師。

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

△我辭謝了旅客之後，把此因緣稟告了母親，又把十兩銀子交給母親，在母親的允諾、鼓勵下辭行，由於熱心拜師，一路上不停地趕路，不到三十多天便到達黃梅縣東禪寺，於是我虔誠地頂禮五祖，並懇求五祖慈悲收納爲弟子。」

◎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那時五祖就問我說：「你是那裡來的，來這裡想要求啥？」

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

△那時我很恭敬地回答：「弟子是嶺南新州的老百姓，我從很遠的地方來此投拜大師的，指望能得到見性的覺悟，餘外的沒有什麼奢求。」

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

△五祖聽了後覺得此人慧根不錯，又從老遠跑來學佛，遂要試一試此人的根基。五祖故意這樣說：「你是西南夷未開化的人，怎麼能夠作佛呢？」



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惠能就回答說：「人雖然出生不同的地方，因此才有南北的分別，但是佛性本來清淨，那有南北的分別呢！我雖生長西南夷地，長相身份和師父你不同，但是佛性人人俱足，那有南北之分別呢？」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

△五祖聽到這話之後，非常驚喜，見此人機鋒不錯，本來想再多說幾句了解一番，但是左右傍邊圍著許多好奇的弟子，如果再繼續講下去的話，惟恐變生厚此薄彼的話柄，因爲此人鋒芒大露，妄被招人嫉妒，所以只有先令他跟隨衆人去做一些雜務。

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

△惠能當時只知修性，未知要做何事，故問曰：「惠能啟問師父，弟子心源性海常惺不昧，是以眞常妙智慧流露，是以不矯揉造作，因此能夠耕耘心地，除此之外未知師父還叫我做啥呢？」



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

△五祖聽了之後，忖想─這人實在智慧根基深厚，言語之間便能透出心源性海自性處。可是想到周圍四衆，不便褒揚惠能，不由得故意喝斥：「你這未開化的人，這般口辭伶俐，不要多說了，趕快到後院工作去吧！」

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

△惠能就聽五祖的話，退到後院去。後院廚房有位帶髮修行者，便差遣惠能去劈柴，及教惠能腰間綁牢一塊大石頭，俾便雙腳穩重去踏碓舂米。

經八月餘。

△就這樣，惠能以固定的工作，劈柴可以修心─不煩。綁石舂米可以養性─不躁。於是累經八個多月了。

◎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

△有一天，五祖忽然到後院碓房來看惠能，便說道：「我老早就曉得你的見地超群，並且是一位頗堪造就的大器，只是，我擔心有壞人因嫉妒你而加害於你，甚至對你不利，所以



當時避免彼此互契，因而不與你多說，你知道嗎？」

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我說：「弟子早知道師父的意思，所以打從我來到這裡之後，我就不敢隨便走到前院堂裡，因此也不再有向師父問安頂禮，使得他人不致覺得我有可疑之處，不致於讓人去注意和嫉妒。」

※　※　※

◎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

△直到有一天，五祖忽然召喚門下所有弟子前來，並且很誠摯地對弟子們說道：

「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我鄭重地告訴您們吧！世間有如苦海，而且生死輪迴不停，所以啊，世間的生死猶然是一件大事，大家不可疏忽了它。可是世間人還有您們，一天到晚混混噩噩地過日子，生存上講求享受，做的只是表面有形的福報，也不知怎樣去修持並探討解脫生死，和脫離苦海



的大事，您們要知道啊！自己的本性若是迷昧，心地若是昏暗，再怎樣的大、怎樣多的福報，也不能超脫生死呀！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

△等下您們都退下後，自己依各人修持的本心，並以般若妙智慧作出一首詩偈，拿來給我看一看。若能了悟佛法意旨的話，我就將歷代祖師祖傳的衣鉢，正式傳付與他，讓他得成爲第六代祖師。

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現在您們就趕快去作偈吧！不要延遲和拖延，如果想了又想，這是作不出好偈的，因爲當前即是、自性清淨的人，聽了我的話，馬上就會流露本性。所以啊，像這種人如果在陣上與人作戰，亦會能夠流露本性的。」

◎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



△衆弟子聽受吩咐之後，紛紜走出大堂，私下互相在議論說：「我們這些人，不須勞費心神去作詩句，如果用心作好的偈再呈師父又有啥用呢？因爲目前的神秀上座，乃是我們的教授師呀，又是領導者，師父的衣鉢非他莫屬，一定是他才有資格。那末，我們再如何用心，豈無自知之明呢！所以冒昧呈上詩句的話，那只有枉費用心了。」

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

△衆人聽了之後，全都打消了作偈、得衣鉢的念頭，大家都說：「只要我們以後依賴神秀教授師的法力，並且追隨他，那何必自找麻煩去作偈呢？」

◎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

△這期間，神秀一直在想：「大家都不作偈呈給師父看，都是皆認爲我是他們的教授師，看來只有這樣，我必須要作偈呈給師父了。如果我不作偈呈上，師父怎麼能夠知道我的道行，豈能知道我對佛法的見解呢？

我呈偈意，求法即喜，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



△此次如果我呈上偈言的動機，若是只在博得師父傳法，那用意就是善的，如果欲想攀上祖位的話，那用意就是惡的，是故這種作爲與世俗的人，況且貪圖衣鉢、爭奪祖位有甚麼差別呢？可是，如果我不呈上偈言，那如何求得師父的印證呢！唉呀！眞是難爲！難爲！」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

△話說在五祖法堂前，有三面牆，牆壁上本來欲請盧珍居士繪畫當年佛陀在錫蘭楞伽法會佈道說法的想像圖，以及歷代祖師自達摩、神光、僧璨、道信、弘忍的道統圖，好讓後世弟子有所瞻仰、供養和流傳。

◎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

△神秀已經作成了偈言，曾經數度欲想呈給五祖，然而每次走到五祖法堂前，總是心中不定，並且緊張得汗流浹背，屢次欲想進去，但還是沒有勇氣進去，在這種心中不定之下，前後總共歷經四天，欲進又退的情況之下，前後總共經歷十三次之記錄。

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



△後來神秀自忖：「嗯，我不如暗中將偈言寫在走廊的牆壁上，讓師父經過此地令他看見，如果師父發現詩偈之後，便一直稱好，那我就出來向師父禮拜答謝，承認此偈是我作的。

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

△如果師父覺得這首詩偈作得不好，那就怪自己悟性不夠，修持未深，枉費了自己待在山裡幾年的修行，更辜負受人尊敬，那實在很慚愧，這還稱得上修道嗎？」

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

△於是，當天晚上三更夜之時，就悄悄地提著燈籠，深怕別人發現似的走到南面廊壁，並且在牆壁上就寫上偈言，予以表達心中的悟解和證解。

◎偈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偈言的大意內容是這樣的：「我們的身體彷彿一棵常綠的菩提樹，充滿了欣欣向榮的生機。我們的心靈彷佛一座明亮的鏡台，光滑晶瑩無比。所以說，要時時勤加於修持，並加以洗滌心身，勿使我們的身心遭到汙染，和一切塵緣、塵勞的感染。」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



△神秀寫完了詩偈之後，不聲不響地回到寐室，而且鬆了一口氣，俾以放下心頭塊壘，總算把這件事作完。

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

△爲了這事宜躺著睡不著覺，於是，心裡湧起陣陣思潮，忖想：「如果明早師父看到了詩偈，因而稱讚歡喜的話，就是表示我與法有緣；如果師父表示未達究竟地的話，那就表示我還是一位平凡未悟之人，一定宿世業障深重，所以不夠資格領受師父的正法和衣鉢。唉！聖人的心法和意旨實在難以測度啊！」就這樣神秀在難以入眠的情況下，反反覆覆想來想去，在此種壓力之下一直等到凌晨五點鐘，天已經濛濛亮時分。

◎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

△五祖早就知道神秀尚未見性，對於佛法大旨尤未究竟覺的見地，所以說，談不上自性般若的流露。

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

△話說隔日早晨，五祖便叫人請了盧繪畫師前來，準備在南面走廊牆壁間，繪畫楞伽法

會上情景想像圖，以及歷代禪宗祖師的佈道圖，這時，五祖忽然看見牆壁上有一首詩偈。

報言：「供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

△五祖侃侃而唸偈言，之後對盧繪畫家說：「盧大德，這一來你不用畫了，抱歉了，勞煩你跑一趟了。

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因爲在金剛經裡記載說：凡是一切有形相的事物，一切都是虛幻不實在的。所以啊，因爲留下了壁上的詩偈與圖畫是一樣的，不如留下詩偈讓人背誦受持。若能依照壁上詩偈修持的話，就能夠免除墮落三惡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只要依照壁上的詩偈去修持，對於心身一定會有很大的利益和福報。」

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嘆：「善哉！」

△於是五祖就命令門下弟子說：「你們當要虔誠對著壁上詩偈焚香，並且恭敬地盡心誦讀壁上偈言，就能逐漸地心源性海即時清淨。」於是，衆弟子都聽了五祖的話，很虔誠地朗讀此詩偈，並且心中不斷地發出讚嘆：「喔，此偈作得太好了。」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你作否？」

△於是五祖當夜三點的時候，便將神秀叫來堂中，問神秀說：「壁上那段詩偈是你作的嗎？」

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神秀急忙答說：「壁上詩偈實在是弟子所作的，可是弟子作這首詩偈的時候，並不是妄想繼承師父的衣鉢和位子；只是藉此希望師父慈悲，看看弟子是否修得了多少智慧。」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

△五祖聽了之後說道：「你所作的這首詩偈，還是未能明白本性的內涵，並沒有自證明心見性的內在，還沒有知道堂奧義趣，只到門外而已。像你這樣的見地和悟解，如果想內證最高無上的菩提道心，畢竟還是得不到的。

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

△你要曉得，至高無上的菩提道心，是沒有對待的，它是絕對的，它需要念頭的當前即





是。如果這樣，在還沒有念頭之前，瞬間刹那明白清楚地透識自心，那馬上就可以很清楚地認識自性的眞面目。如果，我們時時念念覺醒，那末是心即佛，這個佛性亦是人人都有的，而且沒有生滅之相的，這就是不落二法的菩提道心。

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

△因此，無論何時、何地、何因，發菩提心都能不用勉強，隨時都守中不落二法的生滅相。況且，每個念頭發生之前，都能夠很清楚地知道，所以心地清白就不會迷昧了，並且心路的歷程順暢無比，心的遇緣則發無阻礙，讓業障因緣無機可趁。畢竟本性率眞流露，自心就能包涵一切，讓一切都能隨自性包容，如此的話，那末自在心就能內境與外境一如，一切沒有差別或分別心了。

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

△然而，沒有分別心即能自在，那心裡對動靜都能適應，不會受到干擾，這樣才是眞實的本性呀。如果我們有眞實本性的見地或見證，那末，我們就不會執著，即時流露無上菩提道心的本性。

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



△現在你暫時回去吧！再去思考一兩天，重新再作一詩偈，送來再讓我看一看；如果你所作的詩偈能夠達到證解見地，那未師父就將歷代衣鉢法器傳付給你。」

神秀作禮而去。

△神秀聽到了師父訓示之後，便很恭敬地向五祖頂禮而退出五祖禪堂。

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

△然後，日子又過了好幾天，可是神秀作不出很好的詩偈，仍然心神不得安寧和自在，這種沖擊對心理造成壓力，有如做夢似的，行、住、坐、臥都感到很不自在。

※　　※　　※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

△又過了兩天，有一名小沙彌從舂米小屋經過，這名小沙彌還一邊走、一邊朗誦，朗誦神秀所作的詩偈，當惠能聽到了詩偈，便明瞭作此偈之人尚未達到證解見地。

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



△雖然惠能還沒有經過明師的指點和教化，但是對於明心見性已有概念。於是，就問這名小沙彌：「請問你，你所讀誦的詩句是哪學來的。」

童子曰：「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背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然而，這名小沙彌卻學起五祖的口吻說：「你真是一位未開化的番人呀！躲在此什麼都不曉得。最近師父說的：人生在世對生死最大，所以要把歷代的衣鉢和祖位傳下來，還叫弟子們各自作詩偈給師父看，若是所作詩偈師父認爲可以，就把衣鉢和法器傳給他，他便成爲第六代祖師。前幾天，我們的教授師神秀上座，已經在南面的牆壁上寫上無相的詩偈，師父認爲很好，就叫大家依照詩偈背誦和修持，就這樣可以免去三惡道，並且依照神秀詩偈修下去，可以得到很大的好處的。」

惠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上人！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

△惠能聽了說：「喔，我也很想誦唸這首詩偈，以便結了來世善緣。師兄！我來到舂米房已經八個多月了，從來沒有到過前院大堂，麻煩師兄引導我到神秀寫的詩偈參拜。」



◎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

△這位小沙彌引導惠能至南廊神秀寫的詩偈壁前。惠能參拜之後說道：「惠能本來就不識字，還請師兄一句一句讀給我聽罷！」

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

△此時，正好有一位江州的侍衛官張日用先生，他聽到惠能的請求，遂就大聲朗讀壁上詩偈。

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

△惠能聽了侍衛官張日用朗讀之後，就說：「我也有一首詩偈，還望侍衛官你能替我寫上好嗎！」

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

△侍衛官張日用感到很詫異，就說：「咦，你也會作詩偈，那就希奇得很呢！」

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

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惠能就向張侍衛官說：「你要知道喔，想要學至高至上的佛法，就不可輕視剛發道心的人。你沒聽說嗎，最下等的人，說不定會有最上乘的大智慧，然而，最上等的人，有可能反而沒有智慧呢！所以呀，你不可隨便輕視於人，否則，會帶來無邊的罪過。」

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這位張侍衛官聽了惠能的話，不覺中感到失言，就說：「好吧！你就把你的詩偈說出來，好讓我替你寫上吧。不過，我有個請求，如果你眞的得到五祖的大法，請不要忘記喔，要先度我，記住啊。」

惠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於是，惠能不假思索就唱出一首詩偈，意思是說「至高無上的菩提道心，它是沒有形象可言，如果說它形象的話，就會落在二法。菩提心亦是清淨而沒有瑕疵的，如果說它像一面鏡台，那就會有汙染的，這樣的話，如何說是菩提心本清淨。所以說，菩提道心本來就是清白的，那有執著一物來呢，居然是清白的，何來掃除塵埃呢！」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



使他肉身菩薩？」

△當張侍衛官替惠能寫上詩偈之後，五祖門下弟子，各各都驚嘆不已，並且還相互議論著說：「奇怪啊！現實當中，絶不能以相貌判斷一個人呀！究竟什麼時候，使他修成肉身菩薩呢？」

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爲然。

△五祖忽然覺得全寺騷動，又看到衆人議論紛紜，惟恐有人存心不良，或者嫉妒加害於他，就故意拿起鞋子往壁上詩偈擦掉，一面擦一面說道：「這首詩偈，還是未得見性。」圍在傍邊的弟子聽到之後，遂不再感到驚奇了。

※　※　※

◎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

△第二天，五祖特地避開衆人耳目，一聲不響地來到舂米房，看到惠能腰間綁著一塊石頭，心神專注而在舂米，五祖上前就說：「求道的人，爲了追求佛法大旨，因而忘記了身上的辛苦，實在是這樣吧！」接著五祖又問惠能說：「你舂的米，不知白了没有？」

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

△惠能會其意思，就說：「早就白了，只是還沒篩而已。」（他們在打禪語，意思是說，我早就明白，只不過久缺明師指証罷了。）

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

△這時，五祖聽了心中暗喜，就以禪杖在舂米的石碓上敲了三下，然後便默然離開了舂米房。

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

△惠能悟性極高，即時領會五祖的意思，於是等待到凌晨三點鐘的時候，就悄悄地進入五祖方丈寢室。

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於是，五祖就以袈裟代替布簾，把門窗遮住，預防外面的人窺見，因係單傳獨授，是故顯得小心。五祖為惠能演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當時，五祖說到其中的句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時候，（這意思是說，內心深處不執著一物或形相之時，這個時候啊，自性自然發出般若的智



慧，這才是心性如一，是心即佛。）

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當惠能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時，即時就豁然大悟大澈，便很自然的說：「原來世間一切法及一切道理都離不開自性的範圍呀。」

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惠能接著又稟告五祖說：「想不到我們的本性，本來就是清淨不染！想不到我們的本性，本來就是不落生滅對待！想不到我們的本性，本來就是具足不欠！想不到我們的本性，本來就是如如不動的！想不到我們的本性，本來就是一切萬法的根源！」

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

△五祖聽到惠能讚語之後，知道惠能已經證悟本性，就說：「是的，我讚同你的看法，一個不明白清楚地認識自己心地的人，那末多年的學法也沒有用的。如果，能夠很明白清楚地認識自己的心地，因而因地自證本性的話，這個人就可稱爲大丈夫，或可成爲天上人間的

導師，或是修成正等正覺的佛果。」

◎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

△五祖選擇凌晨三點鐘左右，大概是夜深人靜比較沒有人知道，於是，五祖就把單傳獨授，以心印心，直指本性，見性成佛之頓教心傳，以及代表歷代祖師的信物——衣鉢交給惠能。

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絶！

△又吩付著說：「從現在開始，你就是東土禪宗第六代祖師了，應當負起度世化民的重任，你要善加珍惜自己，不惜任何犧牲，時時爲衆生著想，並且發大願心，廣大度化苦海的衆生，並讓禪宗心法一直流傳下去，不可讓它失傳才好！

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最後，再聽一首詩偈吧：當用內心的法情來播善法的種子，那心地的良田在因緣之下，自然會生出善果來。如果，没有在內心用法情或没有善法的種子，那末，在没有本性的滋潤之下，怎會生出佛果來呢。」



◎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

△五祖說完發人參悟的詩偈後，一會兒又說：「想當時，初祖達摩大師來到中國之時，人人都不相信他所說的頓法，在此情形之下，不得已才依據衣鉢做爲信物，就這樣一代接一代的留傳下來，以爲宗門的接續。

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

△然而，佛法不在衣鉢，而在意旨，所以初祖所傳的是，以心印心，心心相印，使得學法的人能夠領悟，修持的人能夠契機，因爲自己解開迷昧，這才有效力。

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

△你要曉得，自古以來，過去佛和現在佛，他們傳的是不動的第一義諦，也就是自性本體，然而歷代祖師秘密傳付的是，即本體之心，除此之外別無二法。所以說，一乘之教乃是不立文字，是教外別傳的法門。

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

△因此，衣鉢信物相傳，乃是互相爭鬥的禍端，我傳給你之後勿再傳了，假如你再傳下去的話，你的生命有如絲線那樣地脆弱和危險。從此以後，你就趕快離開此地，否則恐怕會

有人傷害你。

惠能啟曰：「向甚處去？」

△惠能便請教師父說：「那麼以後我應該往那個方向呢？」

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

△五祖就指示說：「你可以往西南方向走，如果走到地名有『懷』字的，你就可以停止，如果遇到地名有『會』字的，你就隱藏起來在那個地方就可以。」

◎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

△惠能自凌晨三點鐘左右，領受五祖的衣鉢和天命，但想起了未曾出門，而且路頭又不熟，於是向五祖請示：「弟子出生在落後的嶺南，對這裡的山路本就不熟，要如何走到江邊又有渡口的地方？」

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

△於是，五祖就安慰惠能說：「你不必擔憂，我就親自送你一程吧！」



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艣自搖。

△於是，五祖就親自送惠能到九江縣的渡船頭，五祖吩咐惠能上船，然後就親自拿起搖槳，正準備划船的時候。

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

△惠能隨即稟告：「請師父坐著就可以，應該由弟子來做才對。」

祖云：「合是吾度汝。」

△五祖說道：「應該是我來渡你才對。」（五祖打起禪語）

惠能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

△惠能接著說：「弟子迷昧的時候，是由師父來度，可是現在弟子已經開悟了，應該自己度自己了，自己能度，再去度化世人，這跟渡船的渡雖然同音，但意義卻是不同啊。

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惠能生長在邊陲的地方，連基本上的咬字都不標準，可是，如今承蒙師父傳授無上妙法，方能有現此的了悟，是以，現在我該由自性的功夫提昇自己才對。」



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能去三年，祖方逝世。）

△五祖聽了之後很高興的說：「應該是這樣！應該是這樣！你所說的，我很肯定，從此以後無上的佛法，將由你大大的闡發。

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

△你應當珍惜自己，趕快向南方而行，並且好好的努力一番，別想急著表露自己，因為尚有一段困難時期，否則很難闡揚眞理。」

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

△惠能受到五祖的叮嚀之後，拜別了恩師，就快步往南行走，大約兩個月的路程，已經到達了江西省的大庾嶺。

※　※　※

◎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

△再說五祖送了惠能南行後，便回到自己的禪房，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到大殿堂。於是，



門下弟子感到事有蹊蹺，便開始多疑，便推代表向五祖問安，說：「師父，你是否身體欠安，或者心情不好？」

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

△五祖回答說：「病倒是沒有，不過啊，但衣鉢和正法已經有人往南承傳了。」

問：「誰人傳授？」

△弟子們頗急的問：「到底是誰領受了衣鉢和正法。」

曰：「能者得之。」

△五祖回答說：「佛法無私，能了悟之人就能得到。」

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

△門下弟子，在聽了五祖的話後，紛紜議論之後，才知道是惠能得去了。於是，大家爭先恐後地追逐惠能，大家都想奪回衣鉢。

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糙，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趁及惠能。

△其中有一名俗名叫著陳惠明的人，曾經當過四品階級的帶兵官，這個人行爲粗魯，性情急躁，卻很積極的參以追人尋找，因爲是行伍出身，所以腳程的確比別人快，終於搶先一步在大庾嶺追上了惠能。

◎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

△惠能眼看情勢不妙，遂把衣鉢放置大石頭上，並且語道：「這衣鉢乃代表傳法的信物，怎可讓暴力來取得呢？」於是惠能遂躲入草莽中，隱蔽起來。

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

△陳惠明即刻趕到，隨即看到衣鉢放在一顆大石頭上，心中暗喜的向前提拿，但是說也奇怪，壯碩的陳惠明竟然拿不起來，乃感覺不尋常，靈機一動就大聲說道：「修行人啊！修行人啊！我是爲了求法而來的，並不是爲了爭奪衣鉢而來的。」

惠能遂出，盤坐石上。

△惠能在聽到這話之後，才從草莽之中從容地走出來，然後盤腿坐在大石頭之上。

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



△於是，陳惠明很嚴肅地頂禮後，看著惠能說：「希望修行大師爲我說法好嗎。」

惠能云：「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

△惠能就說：「你居然爲了求法而來，首先你要掃除心中雜念和欲望，使得心地平靜和安祥，連一點念頭都没有的時候，我才爲你說法。」

明良久。

△陳惠明就遵照指示，將萬緣放下，在原地默然靜坐了良久。

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惠能見他已經屏息諸緣，就開始爲惠明說法：「當遇緣則發的時候，不要有善的念頭，也不要有惡的念頭，當善惡都不思量之時，就是這個刹那，當前即是的那個才是你惠明的本來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

△陳惠明得受指點，當下豁然開悟，心中洋溢著法喜，接著又問道：「從歷代祖師以來，除了傳授口訣言語之外，是否還有更寶貴，更秘密的言語和口訣呢？」



惠能云：「與汝說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

△惠能就回答說：「居然對你說了，就不算秘密啦。不過只要你放下萬緣的話，並且即刻將心收迴返照，那末如來密法就在你的心裏邊。」

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

△陳惠明在聆聽之後，心存感激的又說：「我雖然在黃梅學佛修道，其實從來未曾去體悟自己的本來眞面目。如今得蒙修行者你的指點，才讓我深切體會到，就像人生飲井水似的，那水的冷暖度就自己才知道啊。修行者啊，我太感激了，從此你就是我的明師了。」

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惠能即說：「你既然有了開悟，定要依照此訣修持，那末就不枉費你我在黃梅拜師的修行，以後你一定要好好修行，並好好珍惜自己吧。」

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

△陳惠明又請示：「惠明今後不知要向什麼地方去才對？」



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即袁州，蒙山。）

△於是惠能就指示說：「你就往西北方向走吧，如果遇到『袁』字的地方即可停留，然後遇有『蒙』字的地方即可以弘法了。

明禮辭。

△陳惠明受到指示之後，就此拜別了惠能。惠明到山腳下，遇到追人僧衆，就說：「我已經找過了，看不到惠能的影子，往別處去找吧！」此後惠明爲不同惠能的上字同字，遂將自己的字改爲「道明」，以示對明師的尊敬。

◎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

△惠能後來走到曹溪的地方，又被另一班壞人追趕，所以才躲入四會縣的獵人隊中，這一隱藏竟然過了十五年，有時，經常向獵人們隨緣成全，並說一些方便法。在四會當中，正好應了五祖「遇會則藏」的一語。

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



喫肉邊菜。」

△在此期間，假如獵人出去狩獵，則叫惠能守著補捉禽獸的網子，惠能常將落網的禽獸放生。若到吃飯的時間，惠能就將疏菜置於熱鍋一同煮食；如果有人問起，惠能就說：「我喜歡吃肉邊菜吧。」

※　※　※

◎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

△時在唐高宗儀鳳元年，（即西元六七六年，歲次丙子年）正月初八日，六祖心中忖想：「時機已經到了應該弘法的時候了，不可再此隱居下去了。」於是，六祖遂告別了獵人隊，隻身來到廣州的法性寺；正好碰上了印宗法師在此講說涅槃經。

時有風吹旛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

△恰巧，這個時候有風吹動了場裡的旗子，旗子就隨風飄揚，有一名出家人說道：「你們看呀！旗子飄揚是風在動。」另有一位出家人却反駁說：「那是旗子在動。」風在動屬於



無形，旗子在動屬於有形，就這樣起了爭論不已。

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

△在彼此爭辯當中，惠能就當中說道：「那不是風在動，也不是旗子在動，的確是你們的心在動。」一干人聽了之後，不禁都覺得很驚異！

◎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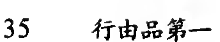
△由於惠能語出不凡，讓印宗法師迎請場裡的首席位子，並由印宗質問比較深奧的義理。惠能說來頭頭是道，從不贅言，印宗覺得惠能從容道來，既簡單而意義了凡，而且並不是文章句子中來。

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

△印宗不由得嘆服的說：「修道前輩，你一定不是普通人，很早就傳說黃梅五祖的衣法已經向南方傳來，莫非就是前輩吧？」

惠能曰：「不敢！」

△惠能從容說道：「不敢！不敢！」





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

△於是印宗很誠懇的頂禮，並請惠能把五祖傳來的衣鉢，拿出來讓大家看一看。

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教？」

△印宗恭敬的又問道：「當時黃梅五祖交付衣鉢的時候，是怎樣的指示和傳授呢？」

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惠能就說：「若論指示傳授倒是沒啥，只是說要認清自己的本性，其它的不講究禪定方法去求解脫。」

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

△印宗接續的問：「爲甚麼不講究那禪定的方法，而能夠使得自己解脫呢？」

惠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惠能回說：「因爲在禪定中求解脫，是落在對待之法，對待的法豈能究竟覺呢，因爲佛法是絶對的，是超越因果對立的範圍，是以，佛法是沒有對待的法。」



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印宗又問：「怎樣才是佛法的絶對之法？」

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

△惠能從容說道：「剛才法師宣講的涅槃經，明白自己的佛性，不要落在能念的和所念的二法，那就是一乘的佛法。

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

△譬如涅槃經所記述的，高貴德王菩薩對佛請示說：如果有人犯了邪淫、竊盜、殺人、妄語等四大重罪，而又犯了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損和合僧等五大重罪，以及不信佛法，不信因果的人，已經是不可救藥，這種人永遠斷滅善根和佛性否？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

△佛陀回答：善根性是有二種，一種是普通性的存在，一種是不普通性的存在。那末，佛性貞定不介於兩者之間，因此佛性不具斷滅的因素，所以不二的佛法在此。



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

△還有心念亦有二種，一種是存有善念的思想，一種是存有惡念的思想，這兩種交纏著心靈，使之不能清淨，但是佛性不兼於這兩者之間，所以不二的佛法在此。

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

△如果，心靈中潛匿著五陰性（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等五蘊），和十八界的分別（六根、六識、六塵），這五蘊和十八界，凡夫執迷爲眞，所以心落眞妄對待二法，有妙智慧的人，了悟明白本性不落對待二法，因爲本性本是眞，何來顯眞掃妄，所以不落二法，沒有去分別心的即是佛性了。」

◎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

△印宗聆聽惠能所言佛理後，從內心發出法喜，就雙手合掌恭敬的說：「我聽某某人的講經說法，就感覺像石頭沙堆一樣；聽到有德行的你，如此奧妙的佛法，有如黃金一般的有價值。」

於是爲惠能薙髮，願事爲師。

△經過如此這般的印證之後，於是，印宗遂選定了正月十五日爲六祖辦削髮剃度的儀



式，並且為六祖披上袈裟，正式成為出家人，而印宗還願為侍奉六祖為師。

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

△惠能就在當時智藥三藏手植的菩提樹下，闡揚並弘開佛法，並為了紀念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都是住在東山，是以稱為東山頓悟法門。

◎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

△如今惠能想起東山得法的時候，均已經過了十五年了，那種歷程實在非常困苦和坎坷，在過程當中，我的生命可以說就像絲線似的，時常有斷線的危險和危急。

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

△今我想不到還有今天能與韋刺吏及衆官僚，以及比丘、比丘尼，和道家同修及在家居士等，濟濟一堂在此聚會，或許，這是我們大家歷劫所結的善緣吧！

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

△也許是過去世經常行善佈施，或者供養諸佛，大家所種的善根，在此能夠同時得到頓教法門，並且聽到妙法的因緣。



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

△然而，這種頓悟法門的教義，都是從古時候聖人所傳留下來，並不是惠能憑著智慧或方式就可以隨便想出來。所以啊，願意聆聽古代聖人的教化，現在起得各自淨化心靈。

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

△因爲，若以清靜之心來聽法，這就能夠清除心中的迷惑，有了澈清的圓覺，這與古代聖人並無差別。」

◎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大夥聽完六祖說法的開示後，都很讚歎的恭敬頂禮，然後告退。

〔第一品完〕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

△第二天，違刺史欲再請教六祖，有關於智慧的問題，於是，六祖便升到堂上講座，便開始對大衆說：「您們都把心靜下來，大家一起來唸摩訶般若波羅密多！」（摩訶是廣大。般若是妙智慧。波羅密多是到彼岸。它是梵語，意思是說，以廣大的妙智慧脫離苦海，並到達彼岸。）

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

△俟大家唸完之後，又說：「諸位大德，在我們道心裡面的妙智慧，人人都俱備的，不管世間人的富貴貧賤夭壽窮通，妙智慧都是與生俱來的。居然，道心的妙智慧人人平等，但世間人的心態卻不一樣呢？這就是人心被『塵緣』和『因緣』迷昧的關係，就像日光被濃厚雲層遮住似的，因此造成烏黑的一面，所以人心未能在妙智慧的導引下，從而因地自悟。

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

△因此，需要刻意親近賢人，讓賢人的知覺妙心來開示，並導引歸趨於正道，因而明白

自性！我們應該要知道，世間上的『笨拙』和『聰明』的人，他們的佛性都沒有甚麼差別的地方；如果有差別的地方，那就是迷昧和覺悟的不同罷了，因此才有世間上的愚蠢人和聰明人。

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密多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

△剛才您們所唸的摩訶般若波羅密多，今天我就借此機會向您們解說，使得您們如何開發自性妙智慧，在道心的熱誠下，從而因地自證。希望您們專心一志的聽講，我會詳細的爲您們說。

◎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

△諸位大德！世間凡人只在口頭上說妙智慧，但，卻從來不向自己的心中去認識自性的妙智慧，其至於不知道自己有妙智慧，這種情形有如飢餓的人，沒有時間去吃，所以終是不飽。

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

△若是心口一直說空不論『實』，就是沒有根本，若沒有根本墊基的話，經歷萬世也是未能見到本性，所以說，這種作爲終究對自己沒有好處。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

△諸位大德，摩訶般若波羅密是印度梵語，若翻譯成中國字的意思，即大智慧到彼岸。但是，這種開發自性妙智慧的，須要以熱誠的心去實踐，並不是在口頭上唸一唸而已。

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

△如果拿來口頭上唸誦，而在內心裡面不去實行，那末就像空中的流雲變幻莫測，就像早晨的露水，陽光普照就沒了，就像閃電，瞬間即過了。

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如果在嘴上諗誦，那誦音直至內心深處，那內心就無別的事，那內心就專注，俾以達到心和口的一致。因此心地清淨則是本性，那本性能夠流露出來，這就是佛性了，所以說，心口不一致的話，就是本性受到窒礙，如此的佛性怎會顯出呢。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

△什麼叫做摩訶呢？摩訶是廣大的意思。然而內心現量是很廣大的，它像太虛空那樣浩瀚，因爲太虛空是沒有天涯的，而內心現量也是一樣。



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

△也沒有四方的角，和圓形的邊，也沒有大小形象的比例，也沒有青色、黃色、紅色、白色的形形色色，也沒有上限跟下限的範圍，以及長形、短形的形象，因此，內心現量的廣大，也沒有瞋忿和喜樂可資汙染。

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

△也沒有是和非可以滯留，也沒有善和惡可以影響，也沒有開始和終尾可以包涵。亦只有絕對的現量才是廣大，因此與諸佛的淨土同無罣礙，因爲心的現量均溶入諸佛的眞空，是故湛然寂靜。

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所以啊，世界上每個人的妙明本性也是空的，也沒有其他的法可以得到，只有覺悟此心，才能使得自性眞空，然而眞空能生妙有，亦是這個道理。

◎善知識！莫聞我説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

△諸位大德！剛才聽我說「空」的道理，您們便要去著「空」，修行最重要就是不要去



執著空相，若是一味去空見、空情、空知的靜坐，若昏沉去靜坐的話，雖然不著善惡等事，然而沒有殊勝法力來流露本性妙光，因爲這是沒有生機的無記性呀。

◎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

△諸位大德，世界的廣大無比，所以才能包容形形色色的萬物，然而這一切的由來，皆由眞空生妙有而來，如太陽、月亮、衆星斗，高山、河川、和遼闊的土地，泉水、溪流，花草、喬木、樹叢、森林等。

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

△還有人生的所有惡人和善人，以及事理的惡法和善法，還有那快樂的天堂、痛苦的地獄，還有小千世界的大海，和小千世界的中心諸山，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懸於空中。

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所以啊，世界上的人，人人的本性跟虛空同樣的廣大，虛空能包容萬物，而自性能包容萬法，這是同等原理。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

△諸位大德，由剛才所說的道理，就知道自性是能包容萬法，即是廣大無比，所以說，萬法亦在人人的本性之中。

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

△如果我們看見世間的人，都被惡事和善事、惡法和善法纏繞，這是落在對待『因果』之中，然而我們不會去親近善的人，而執意捨掉惡的人，因爲人人都有一顆『良心』，所以要本著良心看待衆生。

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

△但是對於一切因緣，對好的因緣，我們不會去著相，對不好的因緣，我們亦不會去汙染，因爲我們的心中有虛空，這收放自如心可以稱之廣大；由於動靜一如所以叫做摩訶。

◎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

△諸位大德，那迷昧的人常把『摩訶般若波羅密』掛在嘴口讀誦，而不知道『摩訶般若波羅密』對自己的好處，但是，了悟的人他知道『摩訶般若波羅密』對內心的好處，所以便積極的、熱誠的去實踐。



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

△還有一些迷妄的人，他以爲沉寂沒有『生機』的靜坐，而什麼事都不去想它，更顯得昏沉，精神衰微，還自以爲達到智慧廣大呢。

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

△像這種只知修道，但又不知修道的奧妙，實在不值得跟他辯論奧妙的道理，因爲此種執著頗深的人，已經無可救藥了。

◎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

△諸立大德！要知道一心現量，這第一念的作用是非常廣大，它的作用不但充滿三天十法界，如果我們應用這第一念頭的話，便可以很清楚、很明白的了解因緣，致使內心裡所產生的眞假、是非、清濁，都能澈底的了悟，再不致造成第二念頭，因而落在二法。

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由於現量心的應用，自然知道一切的根源，因爲一切萬緣萬法，它都是經由根源處而衍生，因此根源處自然是一切萬法萬緣的歸源處。



來去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這第一念頭的『現量心』，由於是絕對不落相對，故應用無間，如來如去一致，沒有一切緣的牽罣，於是他的本體玲瓏晶瑩，沒有一切法的窒息，因此現量心的直行無阻礙，這就是般若妙智慧的好處。

◎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真性自用。

△諸位大德，所以說一切『般若』妙智慧，都是從自己的本性流露出的，並不是從心身或外物所獲得，但在修行當中不要會錯意，或者專用意識，因爲這都是有相對的『比量心』，所以說，如果應用現量心不落二法，那末眞如本性自然應用自如，這樣就對了。

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

△如果源頭眞，那末一切即眞。所以我們修行定要謹愼，若能落實一心『現量』，那麼緣起則發亦已廣大，是故這等大事乃是不可思議，一有思議即落外道，或者下乘之法。

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

△所以說，我們修心定要切實，最要不得的是空口說白話，而心裡頭却不按照規則去

修。

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這好像普通老百姓自個稱爲國王，這不是很荒謬嗎，所以不實在的修心，怎能得到好處呢。如此空泛不切實際，絕非我的弟子。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

△諸位大德！什麼叫做『般若』呢？『般若』是印度梵語，若翻譯中國話即妙智慧的意思。

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

△此般若妙智慧人人皆有，無論到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只要我們把心念守中，就不會有前念及後念，由於一心一念，那念念就覺醒，就不會有愚蠢的念頭，如果時常圓覺，心中常有智慧普照，這就是『般若行』了。

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

△如果心念存著愚昧，這個時候般若妙智慧即時隔絕，如果心念留著光明，這個時候般

若妙智慧就活潑玲瓏。

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

△很可惜，世俗凡人太過愚痴和迷昧，自然心中沒有般若妙智慧流露。所以我們常常口上說『般若』，但心念却常常愚蠢得很。

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

△並且時常自稱修的是大乘般若；心口不一致的妄說，我已經空意、空心、空性了，由於不諳諸法空相的道理，這就是不識眞空了。

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我們要曉得，般若妙智慧是無形無相，摸不著、看不到，只要現量之心有智慧普照，這就是『般若』流露。如果有以上的知解，就已經了解般若妙智慧。

何名波羅密？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

△什麼叫做『波羅密』呢？這也是印度話，翻譯成中國語言是『到彼岸』的意思，如果我們能夠瞭解其中的義趣，就不會被生滅之相蒙蔽。



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爲此岸。

△如果我們執著『心』的內外境，那末生滅之『心念』就起而不止了，這好比一泓潭水，被大風吹起漣漪的波浪，所以說心性不定的叫做此岸。

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彼岸；故號波羅密。

△如果心念清淨而沒有內外境的『執著』，那末生滅之相再不會『汙染』，就像水流很剔透清澄，由於活潑玲瓏亦淵明，所以說心性如一叫做彼岸；到達這不生不滅的地方，故亦曰『波羅密』。

◎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

△諸位大德！迷昧的人只知道嘴上去唸，雖然嘴巴一直唸著，可是心中依然有『妄相』和『妄念』，這種心態最要不得。

念念若行，是名真性。

△如果心念能夠直達『性念』的話，這就是心性如如一致，這種一貫的方式才叫做眞如本性。



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

△是以，能夠了悟此種方法的，所以是般若之法了；又，無論何時、何地都能修持，不令斷滅，所以是『般若行』了。

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如果，不依照此種方式去修，或者時修時輟的話，這與凡夫俗子何異；如果，心念時時『圓覺』，沒有行持中途斷滅的話，如此的話，那末我們修持的境界，和諸佛修持的境界亦是一樣。

◎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

△諸位大德！其實凡夫俗子的自性就是『佛性』，只因爲迷昧，故阻礙了『佛性』的發揮，然而我們的心念，大致都帶著『煩惱』的種子，所以衍生妄相和妄念，如果我們能夠念念覺悟的話，當前即是的憑空抓住煩惱種子，那未就能轉爲『菩提』道心了。

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

△如果，我們的念頭在遇緣則發的時候，即已迷茫的話，那末此時的心念即是凡夫的僧



味。如果，我們在遇緣則發之後，能隨即『了悟』的話，那末此時的心念即是佛性的展露。

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所以我們的念頭受到心境的左右，因而有患得患失心態，這就是『煩惱』了。如果，我們的心念覺悟，不受心境態勢的影響，因爲時時念念都清醒，這就是『菩提』心了。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最尊最上最第一。

△諸位大德！剛才我說過這摩訶般若波羅密的道理，在修行的境界來說，它是最尊貴、最上乘，而且也是最第一的修行法門。

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

△所以這個甚深微妙法門，最主要的是讓修持的心，沒有住『著』的巔倒，沒有過昔的苦惱，沒有未來的夢想，因爲沒有纏繞就能清淨本性，所以啊，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諸佛，他們都從這個不二的法門修持而來的。

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

△所以說，當前唯一的只有用廣大妙智慧，來打破當前的『牽得處』，使得五種陰質（

即色、受、想、行、識五蘊），以及六塵（眼、耳、鼻、舌、身、意六塵）執著而勞心，一概悉數化掉，而不再汙染自性。

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

△如果能夠遵照此甚深法門去修行，一定可以自證成佛之道，並且也可以將三毒心（即貪妄心、瞋恚心、癡迷心），一概悉數化爲持戒心、禪定心、智慧心。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

△諸位大德，我所說的甚深微妙法門，是從本性妙智慧所流露，因而化成八萬四千法門的智慧。

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

△這怎麼說？因爲俗世凡人的心性已迷昧，所以罹患八萬四千煩惱病。如果世人没有煩惱『塵勞』的話，那末『智慧』就會很順暢的展現，使得心境很是光明，更使心念歸乎自性，因而自性本來清淨。

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



△所以說，能夠開悟甚深微妙法的人，心裡面是沒有纏繞的念頭，使得『正念』而常住。因爲心的緣起，不再有『妄情』的回想，不再有『妄想』的執著，心思不再有放恣的『妄言』，由於一思量應用自己的眞如本性，和那時時流露的智慧來返觀自照。

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由於返觀自照，故心性圓明，所以念念覺醒，使得心境所衍生的一切法，對於它不再『取』著，也不刻意『捨』棄，這是有了清淨心的關係，因此更能直接了當的走上成佛之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

△諸位大德！您們若要深入那甚深微妙的法界，以及獲得那妙智慧的大定，就必須修習大乘的「般若行」，及一心不亂地持誦金剛般若經，這樣就可以『因地』自證本性。

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

△我們要知道此部金剛經的功德，實在很難去計量的；並且金剛經裡面眞理詮釋有條不紊，並讚歎不已，所以修持讀誦很難用言語來形容它。



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

△因此這甚深微妙法門，是最上乘的法門，它講給那些有大智慧的人，以及上根智的人聽。

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

△如果是那些小根智和那些小智慧的人聽，他們聽了之後心裏猶不生相信。

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

△爲什麼呢？拿個比喻吧，就好像天空忽然降下很大的雨水，在我們所住的世界，有很多市鎮村落都遭到浸淹，很多傢俱和物品都漂流洪水裡，有如漂流樹木草葉似的。但是這些大雨若降下大海洋之中，倒是看不出有些增加，抑或減少一些。

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

△所以說，好比那大乘智慧的人，和那最上乘智慧的人，他們一旦聽到了『金剛經』，即時就能開悟了解其中意義。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

△由於了解當中意義，所以知道自己的本性中本有那般若妙智慧，如果能夠善加利用般若妙智慧，致使自己心身的『法輪』常轉，又能使心時常返照，就不必再假借經中文字來開悟。

譬如雨水，不從無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

△就拿雨水來說吧，它不是從没有雨水變爲有雨水，或者有雨水變爲没有雨水，這當中是有龍神在操縱，按其中的需要而調節，所以有作用的雨水，可以使得一切衆生順事，可以使一切草木順利，可使有情的和無情的，總總悉數都蒙受滋潤和利益。

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

△所以那山川流下來的水都注入了河川，因而大流和小流，最後又自然地匯入了大海洋，與海水合爲一體了。

衆生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所以衆生自性的般若妙智慧，它的功用也是同樣的道理。

◎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

△諸位大德！那些小根基的人，如果聽到了此甚妙的『頓悟』教理之後，就好像那些花草樹木，莖根太過弱小的，若是遇到了大雨的沖刷，就會全數倒下去，根爛莖腐再不能滋生了。

小根之人，亦復如是。

△那末那些小根基的人，他們的情況也是同樣道理。

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

△那些小根基的人，原來也有『般若』妙智慧的，他們與大智慧和大根基的人，亦是同時俱備自性般若妙智慧，爲何他們在聽聞甚妙之法的時候，心性同時不能開悟呢？

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

△原因是他們心中存著不正當的見解，自然障礙了本性，由於欲望太多却太過放肆，所



以煩惱日漸加深，痛苦也加重，這種情況有如濃厚的烏雲遮住日光，由於沒有陣風的吹拂，太陽的光芒怎會出現呢。

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

△所以啊，『般若』妙智慧人人本有，並無大小多寡差別的，這都是衆生心迷昧和覺悟的緣故，所以才有愚痴和智慧的不同。

迷心外見，修行見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

△迷昧的人自心放恣，被外境所引而貪求物欲，並且身外求佛，這樣的修行怎會見到自己的佛性呢，這種『著境』、『著相』即是未開悟，所以這是小根基之人。

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

△如果我們一旦開悟『智慧』，以便修持頓教法門，不再『著相』跟心外覓佛，最主要的是，在於自己的心念要時常存著正當的念頭，如果這樣不令斷滅的話，那末煩惱就不會障礙本性，那『六塵』也不會來勞累心身，自心一思量不再受到污染的話，這就能顯出本性的玲瓏面。

◎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

△諸位大德！自心一思量，不住『內境』和不著『外境』，那自心念頭就不會受到內在的『業緣』和不會受到外在『塵緣』的影響，由於收放裕如，不會受到污染的顧慮，所以很是自在。

能除執心，通達無礙。

△不但能夠去除執著的『妄心』，能去除妄心的話，那心性就能直截了當，順暢無阻礙。

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

△如果能修到心性直行無礙，並且時時清淨，念念覺醒，不再迷昧的話，那末就與般若經典的義趣，和所言的修行方法，等於沒有差別了。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

△諸位大德，凡是一切契機合理的經典，和一切義趣文字，大智慧所修的大乘法門，和小智慧所學的小乘法門，以及佛陀所遺留的十二種類經典，都是因人的根基和智慧不同，而分別所設立的。



因智慧性，方能建立。

△這是因爲各人有智慧的屬性，所以才須要設立經典來教化後世不同根基的人。

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

△如果世界上沒有了人，那末萬教萬法及一切經典，自然沒有人來設立。

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

△由此可知：萬教萬法根本就是人爲的把它發展，就連那所有一切經典的善書，也都是人爲撰寫，而才有教化。

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

△由於世界上的人，因有『愚昧』的人和有『智慧』的人；愚昧的人稱爲小人，皆因心性『濁』，智慧的人稱爲大人，皆因心性『清』的關係。

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

△那愚昧的人親近有『智慧』的人，那有智慧的人就向『愚昧』的人述說眞理。



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

△若是愚昧的人眞理聽多了，有時忽然之間領悟道理，因而開竅，本性即能展現光明，從此即與有智慧的大人沒有兩樣了。

◎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

△諸位大德！若是不去領悟自己的心性的話，那末恐怕佛性還是不能夠流露，這樣我們還是一名衆生；若能一思量而開悟之時，雖然是衆生身，但佛性卻已經顯露了。

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

△由此可以知道萬事萬法，都從自己的心中發出，所以說，要成『佛』或是做『衆生』，也是自心的決定，居然這樣，何不向自己的心中下手，即時頓悟自己的本性呢。

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

△在菩薩戒經上說：『我們本來面目，原是自性清淨』。如果能夠使心自在，而使心性圓明的話，這樣人人都會成就佛道的。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維摩詰之淨名經上說：『如果能當前即是，而豁然開悟自己的本性，那末自心就能還返本來面目。』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

△諸位大德！以前我在五祖弘忍大師的地方，聽到五祖的開示便能領悟一切，當時豁然已清淨的返還本來眞面目。

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所以我就將這心傳心，心心相印的最上乘心法闡揚，並讓有緣的學道人修持，而都能頓悟這最上乘法，俾能達到『菩提』大道，只要您們時時觀照自己的心性，到時自能明白自己的眞面目。

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

△如果自己還是未能領悟心法，就須要低心下氣趕快找尋開悟的大德者，先爲你開示最上乘法的眞理，然後直接引導走上修道之路。



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

△這是因爲開悟的大德者，他有『一大事因緣』的道行，所以說，若有因緣遇到賢人，爲你開示指點和教化，使你得以頓悟本來自性。要知道一切善法，都是因爲開悟大德者的修爲德行，因而能夠開發你、誘導你，使得你早登覺路。

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

△你們要知道啊，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和十二種類的佛教經典，總總都在人人的自性之中；然而一般人都難以領悟到，居然未能知道，就亟需訪求『明師』，讓明師來指點你，你才知道大道的堂奧。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

△所以自己才能領悟，這時才知道佛法不必向外求；如果你一再執著的說：修道這麼苦，只要依靠已開悟的大德者，並指望他解救脫離苦海，這種懈怠心的壞習慣，對你來說是一大障礙，沒有什麼好處。

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

△這是什麼原因呢？也只有自己的『良心』才能自覺，自己心中才能清醒，所以惟有自

己做得到。

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

△不過啊，若是心中經常起了不正當的念頭，或是迷昧的思想，使得妄相汙染心田，並且產生放恣的行爲，雖然屢經開悟賢人的教導，還是挽救不了自心的懈怠呀。

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

△但是，若決心運用自性中的般若妙智慧，時時『觀照』心中，讓心境頓時之間發揮光明，此時也就沒有妄相雜念了。

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所以說，只要能夠明白地清楚自己的本性，那末一思量即能有佛的自在見地。

◎善知識！知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

△諸位大德！我們要以妙智慧返觀自照心中，使得心境內外都能玲瓏透徹，使自己更加了悟根本的心。由於已經明白根本的心，所以也能根本的解脫。



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如果能得到根本的解脫，即能進入般若妙智慧式的大定，如果有了般若妙智慧的大定，此時的心非常清淨，就連平時的妄念都没有了。

何名無念？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

△什麼叫做『無念』呢？就是我們心中很清楚的但不受到『汙染』，心中很明白的但不受到『執著』，心境達到自在活潑這就是無念了。

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

△當要應用之時，卻無窒息、無阻礙的無所不用，但是却不會去執著外界的誘惑，眞正達到没有欲望的境界。

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

△但是只要清淨本來的心，使得六種『識』難於職守六根的門戶（即眼耳鼻舌身意），於是，那六塵（即視聽嗅嗜覺知）在六根的門戶出入，自然而然不會沾汙門戶，也不會再瑣碎六根。



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

△因此，居然乾淨了六根，那就不再受到外境的引誘，不會受到內境的牽纏，這是多麼消遙自在，因此心境清涼不再煎遨，應用很是圓融，這樣就能般若妙智慧大定。

自在解脫，名無念行。

△並能定性、定心、定氣而自在，自然解脫心境的自縛和結纏，這種修持可說是沒有妄念的行持了。

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

△相反的，若是以爲什麼事都不去想，什麼事都不去作，並勉強沒有心念，因爲心機衰微，反而會成爲迷惑障，這是知見障又被『法』束縛了，這都是極端不正確的見解。

◎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

△諸位大德！能夠返觀自照而領悟沒有妄念心法的人，他的心性已經萬事萬理圓通。

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

△能對境色不動而領悟心法的人，他的心性已經達到請佛如如不動之境界。

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能對一切處無心而領悟心法的人，他的心性出發點已經與佛平等。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

△諸位大德！如果後代的人能得甚深微妙法，並且將這『頓悟』教化法門，且與吾之見解一樣，並且發願去推廣，只要有發大願又虔誠修持，好像時時刻刻在奉侍佛陀一般，像這樣子畢生獻身於道的人，而又沒有打退堂鼓的人，將來定能超凡入聖，並位證『佛乘』的果位。

然須傳授從上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

△然而，我要吩咐您們的是，這尊貴的甚深微妙法，一定要將它傳下去，您們要深切的記著，將它發揚光大，不要心存自私匿道不現，將這甚深微妙法門埋沒。

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

△倘若遇到不同見解的人，或者不同道的人，或是別種法門的人，惟恐他的固執和頑



空，若刻意去妄傳，恐怕會損害尊貴眞理的價值，而且還會詆毀其它宗派的前輩，這畢竟是沒有好處的。

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

△而且恐怕遭到愚昧的人，他不了解甚深微妙法眞理契機，因而遂犯下毀謗甚深微妙法門，反而害了他罹患傲慢心，使他經歷千百劫數，斷滅了『佛性』種子。

※　※　※

◎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

△諸位大德！我惠能有一『離相』的詩頌，你們應當諗誦記取，無論在家人或是出家人，只要按照這詩頌的意義去修，就不會錯了。

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

△若是沒有熱心認眞的修持，只在口頭上唸一唸，或者打馬虎眼，這也得不到任何好處的。



①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

△就聽我的詩頌吧：「我今就依衆生的機緣，爲諸位說那圓通的『法』，和那遇緣則發而能當前即是的『心法』，您們的心性已然圓覺了，就好像大日懸掛在空中，那未明耀光明。

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

△所以說，唯有傳授歷代祖師的傳心妙法，使這甚深微妙的眞理，能夠掃除一切邪法，和戮破左道旁門。

②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

△這修道的方法，本來沒有頓悟的心法，和漸悟的心法來分別，只是衆生的迷昧和覺悟不同，以及修持『快』和『慢』的差別。

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

△但是，惟有這一指見性直指人心的法門，讓愚昧的人很難了悟，或者很難接受甚深微妙法。



③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

△然而，說道理雖然有八萬四千法門之多，如果說得合乎眞理的話，那萬殊還是歸趨於一個「心法」。

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

△但是，人總是把煩悶和苦惱潛匿，致使黑暗的心房更加詭異，所以啊，必須開發般若妙智慧，才能使心境光明。

④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

△如果心術不正，那煩悶和苦惱就跟著來了，如果心念扶正的話，那末煩悶和苦惱也跟著去除了。

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

△但是要知道，心念的詭異和居正，這只是生滅心的假相而已，不要太執意去格除它，然而，不讓假相來支配我們的心志，便可達到清涼的清淨心，便可達到不生不滅的境界。

⑤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我們的道心本來是清淨的，由於有了清淨，所以自己的本性才會自在，如果沒有清淨的道心，定是人心太過放恣，以致妄念形成囂張。

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

△但是要知道，原來清淨心是在妄心之中，只要不被妄念唆使，不被妄想矇騙，而自心能夠中心不移，由於有正當的信念，自然能掃除三種障礙——一、煩惱障二、業障，三、報障。

⑥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

△世俗的人如能發心修道，只要盡力去學習，對於一切法或一切境，自然也沒什麼可擔心了。

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

△可是啊，最要緊的是，要時時懺悔過失，常常反省過錯，這樣的修道方法，與大道就很接近了。



⑦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

△凡是一切衆生都有造化理的軌道，各自生生不息的，所以也沒什麼互相干擾阻礙，而產生煩惱的事來。

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

△只要我們不離覺悟的心路，自然心中有生機，然而，如果心外找道，或者物外找佛，就是一生活到老，終是不能體悟大道的。

⑧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

△世間人爲了生活而折腰，這樣勞碌而草率虛晃一生，歸尾一生所剩下的是，一連串的惡業纏身，到時抱怨而懊惱已來不及了。

欲得見眞道，行正即是道。

△所以說，若想求得眞正的大道，必然要有相當的智慧，才不會受到誘惑，但最主要的是，心性定要光明正大，這樣的所思、所爲就是道了。

⑨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

△自己若是沒有積極悟道的熱心，那末心路的歷程黑暗，對於道的認識，那就更渺茫了。

⑩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如果是腳踏實地的修道人，對於心性看得很開，所以面對世間人的過錯，都不會去執著的。

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

△若是刻意的指責別人不對，而自己的不對從無發覺，恐怕自己的心性有問題。

⑪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

△他人的不對可以當借鏡，使得我們也不犯錯，如果我們再覆同樣的錯，將是不可原諒。

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

△但是，自己能很明白清楚地不再犯錯，而不是看別人的錯才警惕，這樣子才能澈底把煩惱戮破。



⑫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

△修道人對於怨恨和喜愛要看淡，這樣才不會起了對待心，如果沒有對待心去牽罣的話，睡覺可以睡得很自在適舒。

⑬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

△若是計劃度化別人，自己必須要有活潑玲瓏的心。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

△自己要有一顆誠懇的心，讓對方沒有存著猜疑的心，這個時候啊，比較容易頓悟自性，使得彼此都能圓滿。

⑭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然而，眞正的佛法是在世間人的心上，行住坐臥都是道，只要世間人確實去覺悟。

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如果我們離開了人群，自己顯得孤僻冷傲，這怎能找到道心呢？這好像要在兔子頭上

找兔角，永遠是不可能的。

⑮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

△既有正當的念頭，就有正當的見解，這樣才能修持超生了死的心法，沒有正當的念頭，亦沒有正當的見解，這樣就淪落生死輪迴中。

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

△所以啊，修道人一定要格除不正當的心念，和正當的心念，心中若沒有執意的交結，那末菩提心顯得很清淨，連帶地自性也很自在安祥。

⑯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

△以上的詩頌亦是頓悟的教門，亦救渡衆生的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然而，有人著相聽法，經過很多劫數還是不能破迷，若是不著相聽法，那末即時開悟就在眼前，何經很多劫數呢？』」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法成佛。」

△於是六祖又說：「今天在很難得的機緣下，能夠在大梵寺的講堂，與您們說這頓悟的教理，我很希望普天下的衆生，都能夠明白頓悟法門，而成就佛果。」

◎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

△這個時候，韋刺史和衆官僚部屬，和出家修行人與在家居士，一齊都很詳細聽到六祖的說法開示，個個都即時自省而開悟。

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這個時候，大家均向六祖頂禮作拜，同時很高與的讚歎：「太好了，想不到嶺南這地方，有佛出世能爲我們說法，演那最上乘的法門！」

〔第二品完〕

疑問品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

△有一天，韋刺史爲了答謝六祖，特別舉辦大法會，參加的人也很多，當用齋完畢之後，韋刺史便禮請六祖升到講座上，然後就和官僚部屬，學士與居士等，整肅儀容向六祖頂禮，

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

△韋刺史便代表衆人說：「弟子在聽過師父所說的甚深妙法之後，已經感覺到很是奧妙無比，實在很難用心去想像。今天弟子有些疑問，但願師父大發慈悲，特別再爲我們解釋說明。」

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爲說。」

△六祖就說：「既然有疑惑的地方，不妨提出來讓我爲您們解說吧。」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



△達刺史便請示說：「師父你所說的甚深微妙法，是否就是達摩大師的一脈相傳之心法？」

師曰：「是。」

△六祖答說：「是啊！」

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

△達刺史說：「弟子聽說過當年達摩祖師渡海而來，最初要渡化梁武帝的時候，梁武帝便問達摩祖師說：『我一生造寺設庵無數，度化他人出家無數，布施財物或供養素齋無數，像這樣虔誠的奉獻，不知有多大的功德？』

達摩言：『實無功德。』

△達摩祖師便說：『我就向你說吧，這實在沒什麼功德可言。』

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

△對這句話的意義，弟子深感不解的很難明白，希望師父爲我們解說明白。」



◎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

△六祖即刻回答：「實在沒有什麼功德可言。您們不可懷疑達摩所說的話呀！

武帝心邪，不知正法。

△因爲當時梁武帝的心裡，只知一味向外求，抱著回報的心態，所以也就不明瞭正法的奧義。

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

△但是要知道的是，興建寺庵度化出家人，並且布施財物和供養齋會，這只是人間的福報而已，但是，絕對不可將此有漏的福報誤認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因爲所謂的功德嗎，它必是在自己的法身中顯現，而不是在那有漏的福報中求。」

◎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

△六祖又開示說：「若能照見本性就是功，而視衆生心爲平等的就是德。



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

△若是心念不受內外境的阻礙，並且以清淨心時常照見自己的本性，發揮眞如實相奧妙的功用，這才叫做『功德』。

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

△而且，經常低心下氣的把內心處於謙虛的就是『功』，外在行為能展現禮的就是『德』。

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

△自己的本性能做萬事萬理的準則，又能秉持法則自在發揮的就是『功』，而本心時常離棄妄念的就是『德』。

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

△若能時時刻刻不離棄自己的本性就是『功』，而能對外應用不受到污染的就是『德』。

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

△因此，若要尋找自己的功德，或是眞如法身，您們只要依照我所說的，腳踏實地的去作，這樣才能得到眞功德。

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

△所以說，若是眞正修證功德的人，心地絕對不隨便輕視、或輕慢別人，而且對於衆生一切皆存敬重，這樣才行。

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

△如果，心裡頭時常留存輕慢、輕視人的念頭，那就是『我執』和『我相』還沒有斷除，那自然就沒有功用。

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

△如果，自己的本性時常懷著虛僞不實的念頭，和妄僞不實的心念，那自然就沒有德行。

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



△這是太過我執，而且太過貢高，因此就自然目空一切，甚至於對一切都存輕慢心，所以失去該有的功德。

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

△諸位大德！自己的心念若不離道心，亦不間斷的就是心的功用，心中的遇緣則發而能光明磊落，又能率性施爲的就是德行。

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所以說，平時若能修持心性圓明的，這就是功用，平時若能修持心身圓融的，這就是德行。

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諸位大德！所謂功德嘛，必須在自己本性裡面發掘，並不是以物品錢財去布施，或是供養素齋於佛家人所能求的，這些都是有漏的福報，它與究竟的功德是有所區分。

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

△這是梁武帝太過執著，而且不明佛法宗旨，並不是我們的達摩祖師說錯道理。」



◎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

△韋刺史又提了個問題，他說：「弟子經常看見一些出家人，或是在家居士，他們時常嘴上唸著阿彌陀佛，唸這個名號都希望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

△請師父爲我們解說吧，這樣是否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希望師父爲我們破除疑惑！」

◎師曰：「使君善聽，惠能與說。

△六祖說道：「韋修士注意聽著，我現在就爲你解說吧。

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

△昔日佛陀在印度舍衛城的時候，曾經宣講西方接引化度的經文中，就已經很清楚的指示出，想去西方極樂世界離此不遠。

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



△但是，若以世上有形的單位去算的話，它的距離有十萬八千里之遙，然而這個距離只是個象徵而已，十萬八千，它不亦是代表身中的十大惡業與八大邪事，因此人被十惡八邪迷惑和阻隔，以致感到西方很是遙遠了。

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

△所以說嘛，感到西方淨土很遙遠的，必是根性稍差的人依有形而說的，感覺西方淨土近在目前的，必然根性超越的人依智慧而說的；這兩種人的根性和智慧亦是有差別，但是佛陀所說的佛法眞理却都一樣，沒有所謂的差別。

迷悟有殊，見有遲疾。

△這都是迷昧的人和開悟的人的差別，因此才引起見解和見證的快慢懸殊感受。

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

△那迷昧的人就把唸佛的方法，欲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開悟的人就是清淨自心而已，因此，佛陀才說：『隨時把各人的心清淨的話，那就是清淨的佛土了』。

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

△韋修士，你是生長在東土的人，但是，若時常保持清淨無染的心境，那心境就沒有罪過的感受。反過來說，如果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人，若是心中不清淨的話，那也有罪愆的感受啊。

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

△所以說，東土的人有了罪過，就依賴著唸佛經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西方極樂世界的人有了罪過，再依靠唸佛經的話，但不知要往生那個佛土世界呢？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

△因此，凡間的愚痴人不把自己的本性了悟，當然就不認識本身之中的清淨佛土了，所以才受到東土和西方的迷茫，也只有開悟的人，才會覺得東土和西方都是一樣，都有清淨佛土的感受。

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

△所以佛陀才說：「心境著清淨的話，無論住在什麼地方，心態都能感到很自在快樂」。



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

△所以啊，只要韋修士的心地時常保持清淨，並且守住那顆善良的心，那末，西方極樂世界也就在目前了。

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如果不保持清淨的心地，和不保有那顆善良的心，那末，再怎樣唸佛經也很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

△所以啊，我今天藉此奉勸諸位大德，如果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話，首先必須除去『十惡』，如果去除十惡就等於行走了十萬里路；然後再去除『八邪』，如果除去了八邪就等於走過八千里路。（十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妄語。五、兩舌。六、惡口。七、綺語。八、貪。九、瞋。十、癡。八邪——(一)邪見(二)邪思維(三)邪語(四)邪業(五)邪命(六)邪方便(七)邪念(八)邪定。）

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

△若能再進一步的話，使心念的念頭都能親近本性，並且所作、所爲都能率直不彎曲，若能光明磊落持續下去的話，那末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就很容易了，一下子就能看見『阿彌陀

佛』了。

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

△所以啊，韋修士你要知道，只要能夠眞心誠心地行持『十善』，那又何必希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

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

△再返過來說，如果不去除十惡的心，仍然執著於心的話，到時候也不知有那個佛來，會來迎請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

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

△所以說啊，若能了悟本性的眞面目，和直指人心的頓悟法門，那末要見到西方極樂世界，也就在刹那間便直達了。

不悟，念佛求生，路途如何得達。

△反之，如果不去領悟這個甚深微妙法門，那再藉著唸阿彌陀佛欲求往生，那恐怕有愈唸愈遠了，甚至於很難達到目的地呀。



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

△現在我要和諸位大德，把西方極樂世界的境界，於剎那之間便能夠即刻看到，不知諸位大德願意見到嗎？」

◎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

△大家聽了六祖的此話，都非常的高興，便一同恭敬的行禮說道：「如果眞能在這個地方見到西方極樂世界，那麼何必再另求往生呢？

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

△還請師父大發慈悲，方便示現出西方極樂世界，讓大家都能看見吧。」

◎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

△六祖就說道：「諸位，世間上每個人的身體，就好比一座城，那眼睛、耳朵、鼻子、舌頭等，以及各器官就好比門戶，所以說，連身子在外的就有五個門，那在內的就有個意識，總共合起來就有六個門戶。

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

△那顆心好比城中的土地，那自性就好比這座城的大王；那大王所住的土地上，不就是好比我們的自性住在心地上嗎。

性在王在，性去王無。

△所以說，自性住在心地上，就好比大王住在城中土地上，如果自性離開了心地，就好比大王不在城中的土地上了。

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

△因此，自性若在心地上坐鎮，我們的身心自然能夠存在而運作，若是自性離開了心地，那身心必然敗壞而停止運作。

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所以說，要做『佛』一定要向自性中去修，絶非向身外就可追求的。

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

△然而，自己的本性若迷昧的話，那就是衆生了，自己的本性若覺悟的話，那就稱爲『

佛』了。

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

△所以說，平常以慈悲心關懷別人，那本身就像觀音菩薩一樣了，平常以喜捨心造福別人，那本身就像大勢至菩薩一樣了。

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

△平常能夠保持心身清淨，一切圓融的話，那本身就像釋迦牟尼佛一樣了，平常能夠平心正直，不起分別的心，那本身就像阿彌陀佛一樣了。

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

△但是，我們若有『人相』和『我相』的執著，就好比一座須彌山那樣擋住妙智慧。若有邪妄的心念，就好比澎湃的海水，使得心性不得安寧。

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

△若有煩惱纏繞不已，就好比波浪拍濤，未能平靜。若有惡毒戕害他人的心，就好比那恐怖的蛟龍。

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

△若有虛僞的妄念，就好比那變幻不實的鬼神了。若有塵情的勞累，就好比那水中穿梭不停的魚鼈了。

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

△若有貪圖心和瞋恚心，就好比有了地獄的形象。若有愚昧和痴迷的心，就好比與畜生沒兩樣了。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

△諸位大德！平常只要勤修並實行『十善』，那末天堂的景象就浮現在心中。

除人我，須彌倒。

△如果能去掉人我兩執相的分別心，即使有阻礙妙智慧流露的須彌山，它也會崩坍的。

去邪心，海水竭。

△如果能去除邪惡的心思，必能讓險惡的海水趨於安寧。



煩惱無，波浪滅。

△如果沒有了交纏的煩惱，那有如心海的波浪必能悉數地平定。

毒害忘，魚龍絕。

△如果能掃除心中的毒素，忘掉那惡毒的心思，那心海中的魚龍必能消滅，不再乘勢囂張了。

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

△因此，只要在自己的心地上清淨，必令念念覺醒，讓本性有如佛陀，那智慧的實相之光必能普照，不但普照內心諸緣，又能外照六塵諸門，讓『六塵』無所遁形，不再沾染『六根』門頭，致使六根清淨無染，所以能夠突破『六欲』的種種束縛。（六欲諸天即一、四王天。二、忉利天。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樂變化天。六、他化自在天。）

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

△由於能夠迴光返照，把那念妄心、瞋恚心、愚痴心等三毒悉數拔除掉。這一來那地獄道、畜生道、餓鬼道等三惡悉數消滅掉。

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所以說啊，內外心境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普照徹底的話，那清淨的心態，又與西方極樂世界何異呢。如果，您們不照此甚深微妙法去修，那怎能脫離苦海登上彼岸呢？」

◎大衆聞說，了然見性。

△大家在聽過六祖一番開示之後，也都已經很明白自心，且很清楚見性的道理。

悉皆禮拜，俱歎：「善哉！」

△所以啊，大家均悉數向六祖頂禮，並且同聲讚歎說道：「太好了！太好了！」

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

△太家遂一同朗誦說：「但願普天之下的衆生，都能聆聽此甚深微妙法，因而領悟這無上眞理，而能解脫生死苦海。」

◎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六祖接著又說：「諸位大德，若是有人想修行的話，不但在家裡亦可以修，並不一定



要在寺裡修啊。

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

△如果在家裡如理進修的話，雖然在『東土』，但是心裡已經有西方極樂的景觀。

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

△如果在寺裡不修而懈怠的話，雖然心記『西土』，但是心裡已經淪落五濁苦海。

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所以說，祇要我們依理修持而保有清淨，那末，自己的本性因清淨，也就是心裡有西方淨土了。」

◎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

△韋刺史即時問曰：「若在家修行不知有何好方法呢？希望大師慈悲為我們開示吧。」

師言：「吾與大衆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

△六祖即時說道：「好吧！我就為大家說那沒有執著的詩偈，若是能夠依此進修的話，



那末就與我一道修行似的，可以說是沒有差別的。

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

△假使不依照此詩偈去修的話，就算落髮出家了，其實對於修道者來講，又能得到什麼呢？」

◎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

△現在我就開始唸詩偈吧：「一個人平常若是有平等心存在，而且又沒有分別心的作用，那他的心已經沒有欲望了，那又何必去刻意修持戒律呢！因爲持戒無非在防患過錯和放縱，因此回復心態淵善是必然之路。一個人如果心念清淨，不但妄念和煩惱奈何不了，所以氣性也就非常淵明了，因此也就不用刻意去修習禪定，因爲修習禪定無非在澄清氣質而已。

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

△如果把報恩看重了，那就得在人倫上克盡孝道，無時存有孝養父母之心。但要存義於心的話，就得寬量的心懷，對上或下都能互相照顧提攜。

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



△如果能夠溫良謙讓，不存有排斥之心，那自然對尊貴的人和卑賤的人，定能洋溢和平相處的環境。如果能夠把忍辱當著一回事，那就不會在意無的放矢之流言，也不會去刻意和別人鬥爭。

若能鑽木取火，淤泥定生紅蓮。

△一個人如果能夠把修行當著意志不渝，並持續不輟地修持下去，定然必能鑽木取火似的，就連那污穢的泥沼，也會生出芬芳高雅的蓮花。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

△要知道，苦口婆心的勸告必是一帖良藥，而且忠言直語有益於行。這些都是修心養性的座右銘。

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要知道，立意下心改掉過失的人，必然在心路上發放智慧的光輝。如果一心放縱自己，並且袒護不好的習性，所以蒙昧良心的人，定非賢良之輩。

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



△要知道，在平常的生活當中，一定要爲別人著想，並且處處去幫助別人，作些有意義的事情。因爲要成就大道的話，並非一味用金錢奉獻，抑或施捨財物就可以成道。

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所以說，要成就菩提道心的話，惟有一志向心內覓找，只要一心不渝，又何必勞神費心向外求取呢？

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大家只要依照我所說的去修行，那末西方極樂世界，貞定在您們的眼前了。」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

△六祖講完詩偈之後，接著又說：「諸位大德，總歸一句話，倘能依照我所說的詩偈去修持，並且以清淨的自性去開展智慧的路子，那要直接了當成就佛道的話，定然非常平坦平順，要知道佛法是不等人的，要能勤加修習才是正途。

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卻來相問。」

△大家可以散會了，我也要回去曹溪了。您們如果心內有疑問的話，那就來曹溪問我



吧！」

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當時，韋刺史和官僚部衆，以及在會所有參加法會的善男信女們，各人都能法喜充滿，並且解開疑惑，而領悟到正法的眞理，都能相信六祖說法的正理，並衷心接受六祖的教導，一心不渝地去修行。

〈第三品完〉



定慧品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

△六祖大師對大衆開示說道：「諸位大德！我所教化的頓悟法門，它是以『定心』、『定慧』作爲修行的根本。

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

△但是您們千萬不要迷惑喔，以爲我所說的定心和定慧亦有分別的，並把定慧看作沒有甚麼。本來嘛，正定和妙智慧是一體的，是不可以分成兩個。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

△然而，正定之時即是『妙智慧』的本體，而妙智慧流露即是『正定』的功用。

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

△是故，當你們流露妙智慧之時，那正定已經包涵在妙智慧之中，當您們是心正定之時，那妙智慧已經包含在正定裡頭了。



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

△如果大家都能夠瞭解這個意義，那就等於已經了解正定和妙智慧的學法。

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

△所以啊，您們這些學道人，絕對不要有此種想法，說先要有入定之後，之後才有妙智慧的發出，也不要有先發妙智慧之後，然後再入定的想法或是思想，你們若存有此種見解的話，您們將淪入是心分別的窠臼裡，而讓是心執著兩種法相的版本。

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

△若是把『法』分別在心裡頭，雖然嘴巴滿口正話，但心裡頭卻存有妄想，因爲有此種不正當的妄心，雖心中有定慧的概念，這些還不夠發揮專長，爲甚麼呢？這都是正定和妙智慧未能平等同行的緣故。

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

△再說，如果我們能把心裡頭的想法，和嘴巴的說法連成一貫的話，讓心中的內境和外境都能貫一，那末，正定和妙智慧即時能在心中滋長，並且以平等之心同行了。



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

△所以說，修道最重『因地』證悟，而不是著重於論辯，或是光想而不實行，修道人若是憤高好勝，以爲論辯有利，即是道行高深的修爲，若有此種假相的話，那與迷昧之人有何差別呢！

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

△因此，如果在修道的過程之中，若不斬斷執著於心的稜角，恐怕再會增加我慢憤高了，若有此種心態的話，恐怕會有四相（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趁虛干擾，徒增修道的路障。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

△諸位大德！那麼這正定和妙智慧是啥呢？它就像一盞會發亮的燈具。

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

△因爲有燈具的地方，就會有光亮了，若沒有燈具的地方，周遭也就黑暗了。是故燈具是光亮的本體，而光亮是燈具的功用，雖然名稱不一樣，但它的體用卻是一致的。



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以修道人來講，正定和妙智慧的心法，它的至理也跟我說的道理亦一致的。」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

△六祖大師接著又開示說道：「諸位大德！平時在修道的時候，若心中非常乾淨，並且把心裡頭的情況處於祥和知足，那心態就有正定的形勢了。因此，平常的行住坐臥都能進入法喜充滿，有了這種情況的話，無寧是修道人的風範，因爲心地是一志而行。

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

△淨名經（維摩詰經）上說：『心中能夠一志而行，這就是修心的所在，心中能夠一志而行，這就是修心的所在地了。』

莫心行諂曲，口但說道。

△可是不要心裡頭存有不正的忮求，且只在口頭上光說一志不變，這無非是自設陷阱。

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

△在嘴巴上說，我已經在修心上處於正定了，但實際上還沒有達到這種境界，正因爲心中有不正的忮求，所以掉入了陷阱了。

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

△然而，在修行的心路上前進，一志不變地向前行，並且在心路歷程上，不要對『一切法』存有幻想，並不要對一切法存有執著的心，因爲這都是不好的現象。

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

△但是有些迷昧之人，在修行當中執著於法相，因此被心中的法相誘惑了，故修行當中執著於入定，這種情況容易被混淆了。並且還以爲有這種想法，祇要勤加修習坐法不動，並且修持心中的妄念，這些修法就是一行三昧否。

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有這種想法的人，非常無知啊，因爲心有生有滅，而身才能有『生機』，若扼住生機的咽喉，那心身怎會有生機呢？若無生機，那心性怎會有『禪機』呢？彷彿土石般的冷漠，所以心裡頭沒有溫情，那禪機也就寒冷了，離心中很遙遠了，這些都是障礙修道的拒馬。



◎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

△諸位大德，修道就像浚通水流一樣，若是水流不暢或是不通，必是有物件堵塞，故造成水流的緩慢不通。

心不住法，道即通流。

△所以我們如果在修道方面，自心不去執著『法』的相理，那末在修道的方面，即能感到通達順暢。

心若住法，名爲自縛。

△如果，自心對修道沒有警覺，因而自心涉嫌執著『法』的相理，在相與理交互結纏之下，自個兒彷彿束縛了。

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

△所以說，如果有人認爲盤起腿坐著不動，而天下間的事都漠然，那自心也漠然了。就像當時的佛陀弟子舍利弗一樣，他當時日夜都靜坐在樹林裏，爲何會被維摩詰居士喝斥著說：『非是坐著不動，便算修習禪定。』



◎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

△諸位大德！另外有些人教人靜坐的方法，他教人端看內心是否清靜，是不是心境清澈，而且時常坐著不動也不起來，並且都是永久下功夫。

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

△可是啊！有些迷昧的人和沒有智慧的人，因爲執著過深，反而被習性業障擾亂，成了個狂妄的人，患的人很多。

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像這樣『著相』的靜坐教法，容易使人患得患失，因此錯失難免了。」

◎師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

△六祖大師指示大衆說道：「諸位大德，佛法是平等的，因此也就沒有頓法和漸法的差別，只是人的根性有利根與鈍根的差別罷了。

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

△迷昧之人因根性較鈍，故只有漸修學習，比較有智慧的人因根性較利，因能契機悟



道。然而，在修行當中，只要認識心境，讓業識無機可趁，自然彰顯本性的眞摯。所以說無論根性如何利鈍，明心見性的原理都一樣，只要知道原理，那頓悟與漸修都一樣，頓漸不過是個假名而已。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

△諸位大德！您們要知道此甚深法門，從歷代祖師傳下來，都是標榜沒有『欲念』爲宗旨，若沒有欲念的話，那心境亦很清淨，居然清淨了就沒有事相和理相，沒有事相和理相的執著，那心念就不會留戀了。

無相者，於相而離相。

△所謂『無相』，那是心中有事相和理相，但卻不會被它混淆，而把心境攪混了。

無念者，於念而無念。

△所謂『無念』，那是心裡有妄念和欲念，但不會被它纏繞，而把心念攪亂了。

無住者，人之本性。

△所謂『無住』，那是心上沒有執著一物，居然心上無一物，自然就不會留戀，因而心

體也就玲瓏清淨了，所以人的本性亦是純潔天眞。

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

△自性淳樸天眞，對於世間善的抑或惡的，與面對好事抑或醜事，甚至於仇人和親人，以及遇到彼此訴罵抑或訾議紛爭的時候，心裏都將視之爲過眼雲煙，淡化爲空了，也不會去想著報仇了。這就是人心淳樸純潔，和本性天眞的關係。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

△所以說，在修行當中，每一個起心動念都能清醒，讓心念都能約束於中心。由於一心，沒有分心，自然不會去追溯往昔的情境。

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

△如果，心裏存有『過去』之念，存有『現在』之念，存有『未來』之念，並且每個念頭都念念相續不已，好像拿一根繩子綁牢自己一樣。

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

△然而，修心若能不執著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的話，那心念就能平和清靜，於是沒



有束縛的心才能自在，因爲自在的心絕對不受業識業障混淆，這就能凸顯本性了。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

△諸位大德，修行更要知道的是，劃清心中的事相和理相以及法相等交互混淆，更要遠離它，使得心態清淨。

能離於相，則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

△由於心不著境，所以也就遠離了諸相，因爲戳破假相，故自性心體自然就清淨，這就是無相爲體了。

◎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

△諸位大德，修行更要知道的是，對於心境的感應要清晰，若能把心中的內境和外境事宜分晰，那末心境就不會被抹黑，如此業識與業障就不會趁黑打諢，那自心的念頭就專一了。

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

△由於自心念頭上了軌道啦，自然就不會脫軌去與境相瞎攪和了，由於沒有二心，自然

就不會在心境惹是生非了。

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絶即死，别處受生；是爲大錯。

△倘若有人認爲修行的是，於心什麼事情都不去思想，再說，若是把思想扼住了，那豈不是像死人一般了無生機。别以爲扼住心念就可以，它還是會忽然冒出的，所以有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修行。

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

△學道的修行人該確實的思考，要是不明白佛法大意的話，自己過錯事小，更要任意說給别人聽，那就大錯了。像這種無知迷昧之人，不承認有錯失，硬要拖人下水，甚至於又誹謗佛法大意至理，那的確大錯特錯了。因此，歷代祖師恐怕學者錯用意，所以立『無念』爲修行的宗旨。

◎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

△諸位大德！您們更要知道，爲甚麼要樹立『無念』的宗旨呢？這緣由有些人常常自誇已經明心見性了，可是他的心態還是跟迷昧的人一般啊！



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

△像這種自誇的人，他的心境有很多訊息，所以心念閃爍不止，他的雜念抹灰了心境，因此念頭失去了中心點，故產生不正當的動機，那心境的欲望和心境的煩惱便藉機而生。

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

△本來啊！自性人人俱足，都是很圓滿的毫無缺失，因此自性亦是不須要去得到甚麼法，世間上也沒有甚麼法可以讓自性得到。如果說可以得到甚麼法的，那只不過是俗世的禍福事宜，抑或俗世的煩惱，這都是不正當的所知障。

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

△爲此原故，禪宗法門才立『無念』爲宗旨。

◎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

△諸位大德！這個『無』呢，究竟是無什麼呢？而『念』呢，亦是念什麼呢？

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

△所謂的『無』，它是無二相的分別，若有分別即有對待，有對待即有相對了，如果心中沒有相對之相，那就無操煩的妄心了。

念者，念真如本性。

△所謂的『念』，它是一心的正念，也就是說緣起現量，沒有塵緣的纏繞，由於緣起性空，因此本性即隨著流露了。

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

△這緣起性空即是眞如實性，眞是隨緣不變，如是隨變不緣，故眞如本性寂然不動，而『念』即眞如本性的妙用，它的妙用是其它難以牽制的。

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

△當眞如自性流露的時候，也就是一心的正念，這正念亦生命的來源，亦能影響眼耳鼻舌四根，非是四根觸緣能影響的。

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

△所以說，眞如本是實性體的，是故它隨時都有現量妙用，要是心身沒有眞如自性的功



用，那末心身就像一器具，即時失去效用，連人身的眼耳鼻舌四器官，也立即敗壞了。

◎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

△諸位大德！眞如自性緣起現實量知，只有一心一德的妙用，所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連著此妙用而有功能。如果，眼睛看見的、耳朵聽到的、鼻子嗅到的、舌頭味到的、身子觸到的、意識感到的，六根不但能發揮功能，亦不會被萬法、萬境所污染的話，那末，眞如自性亦能時常自住了。

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因此經典上說：『自性緣起性空，自然一心一德的妙用，自然能夠分別諸法諸相，並且在自修自覺的因緣上，能夠澈底的因地自證，這才是修證佛乘第一義諦，亦是自性緣起現量，因爲是絕對的現量，所以亦是不動搖了。』」

《第四品完》

坐禪品第五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是不動。

△六祖大師對大衆開示：「此甚深法門的坐禪法，原是叫人不要『看心』，也叫人不要去『看淨』，因爲看心和看淨容易著相，而且也不是坐著不動呀。

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看也。

△如果坐禪以『看心』爲下手，這是不好的現象，因爲人心本來就有妄相，這妄相充塞了心境，有若虛幻似的不實，所以不值得去看它。

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

△如果坐禪以『看淨』爲起手，這是不好的現象，因爲人的自性本來就清淨，由於妄念不止，就像烏雲籠罩了眞如本性，因此只要排除非份的妄想，那眞如自性必然又回復清淨。

起心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看者是妄。

△倘若刻意著『看淨』，反而會被淨相所生的妄相所拘，這是妄相無所不出的關係，所



以看到的還是妄相啊。

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

△畢竟，清淨的眞如自性本無形相，一旦自己把它當著淨相來看，還自詡這是修道的工夫，有這種見解的人，恐會遮障眞如本性，到頭來反而被淨相束縛了。

◎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

△諸位大德！所以說要修那不動的『禪』，最主要的是平時面對他人之時，面對人的是非善惡功過得失，都能不動於『心』，不把它放在心上，這就是自性不動的功夫。

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

△諸位大德！那些迷昧的人，雖然『坐禪』身子不動，但是他開口專門挑撥是非，說人壞話與人爭辯，他的心存著鬥爭的戾氣，這是與『道』相違背的，對於坐禪是沒有好處的。

若看心看淨，即障道也。」

△所以對坐禪沒有好處，若再以看心看淨的結果，恐怕會走火入魔，這對修道根本沒有好處。」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

△六祖大師接著又開示大衆，說道：「諸位大德，您們知道什麼才是眞正的『坐禪』嗎？

此法門中，無障無礙，

△對於甚妙法門的坐禪法，便是不可有執著和染著，使得心性一貫圓融，內心非常平和安祥，

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

△所以內境若平順，那末外境的接觸，無論是面對善惡之境界，都能以平常心對之，而且心中知足，因此妄念也就沒有了，這種法喜充滿態勢，可以說是『坐心』。

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

△居然內外都一如，那自性就能如如不動，這就是『禪心』。

◎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



△諸位大德！你們知道什麼叫『禪定』嗎？所謂禪定，就是面對外境之時，而心中能拋離一切相，這叫作『禪』了。並且在面對一切時，內心都能一絲不亂，這叫作『定』了。

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

△所以呀，修習『禪定』若面對外境而著相，那末自然影響了內心，使之非常混亂。倘若面對外境之時，確實能拋離一切相，心內沒有形相，那末心中即時不混亂了。

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

△所以說，自性本來就清淨無為的，是故不用做作自性能自定，自性不能清淨和安定的話，那是心境遭受了『見惑』與『思惑』的迷惘而混亂。

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如果平常面對諸境而不迷惑的話，那心中有個準點是心就不會混亂，如果這樣的話這才叫作眞定的功夫。

◎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

△諸位大德！總之，在面對外境之時，而心中沒有形相的存在，這就是心中有『禪』



了，在面對內境的掙扎，而情緒不紊亂，這就是心中有『定』了。

外禪內定，是爲『禪定』。

△對外境不著相，自然能夠不禪而自禪了，對內境不染相，自然能夠不定而自定了，有這態勢就是禪定了。

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

△菩薩戒經說得很清楚，說：『我之本性本來就是清淨。』

◎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諸位大德！由此可知，在禪定之中，若能念念都覺醒，時時不迷惘的話，即能發現本性是清淨無爲，若能本著誠摯，去修持、實踐，那未成就佛道也就不遠了。」

《第五品完》



懺悔品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

△某一天，六祖大師看見了廣州韶州以及四方人士聚集山中，很是虔誠地懇求大師說法。

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

△於是，六祖大師就很慈悲地登上講座，對大衆開示說：「居然大家都爲修行而來，諸位大德！有關修行悟道的事宜，那就要從自性去瞭解，從自性中去做。

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

△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要使每個心念平靜，自然心中就會隨著平靜歸寧，居然心地安寧了，就該不斷地修持。

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

△在努力修行當中，能夠見到自己的本性法身，能夠見到心中的自在佛，這都是自己度

自己，自己戒愼自己的，這樣才不會辜負您們來此聽法的苦心。

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

△既然大家都從遠方來此，共同聚會在此求法，這是說大家都有善根因緣。

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

△因此，現在大家就按佛規儀則來，每個人都要誠心的跪好，首先我就要傳授給您們的『法』，就是五分法身香，然後再教授各位的無相懺悔的道理。」於是大家都虔誠地跪好。

◎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

△六祖大師看到大家都跪好，就說道：「第一，所謂的『戒香』，即是戒愼自己不要犯著過錯，不要造作無端罪惡，並且對人不要存有嫉妒心，面對遭遇不要有貪心和瞋恨心，不要有欺凌物命，和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這就是『戒香』。

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



△第二，所謂的『定香』，指的是心態安寧自在，在看到善惡的情況之時，自心不會被諸相所惑，抑或所亂，這就是『定香』了。

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

△第三，所謂的『慧香』，指的是心存有正理，並且發心無障礙，時常以智慧返觀自照，使得自性能夠廣大，而能分辨事宜，自然就不會造作惡事。

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

△雖然修習很多的善行，但是心裏面不要去執著所作的善行，對於人事更要敬老尊賢，更要體念下人，更要憐憫孤苦無依的人，和救濟貧窮的人，這就是『慧香』了。

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

△第四，所謂的『解脫香』，指的是自心不被習性的媒介，自然不會緣結於心，在心中沒有二心之時，自然心中不會存著善念，自然不會存著惡念了，這種一心一德的法喜，的確沒有障礙，沒有煩惱的束縛，這就是『解脫香』了。

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

△第五，所謂的『解脫知見香』，居然心中已經通達無礙，自然不會去結纏善惡因緣了，但是，也不可以頑空枯守心境。

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

△應該積極地、廣泛地多多參學，多多聞法，並且多多悟道，使得認識自己的心緒，讓心態能知足常樂，藉此能通曉佛法正理，本藉平等之心，和世俗都能混成相睦，對於待人處事方面，都能以禮相待。

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

△不會我慢憤高，不會目中無人，由於心中無我相，由於心中無人相，因此直達菩提大道，見到那永恆不變的眞如本性，這就是『解脫知見香』了。

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

△諸位大德！以上所講的自性『五分法身香』，其實都在我們的心性之中，是故自己要去開發，並且以點燃心香溫馨心境，讓心境都能充滿法喜。記著，千萬不可離心離德向外去尋求喔！否則的話，就錯解自性『五分法身香』的意義了。

※　※　※

◎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

△現在我再傳授那無相懺悔的要點，讓您們都能依照此法去修，希望您們滅除三世因果所造的罪業，並讓您們的身口意三業清淨。

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

△諸位大德！現在您們都跟著我的話宣說吧，於是大家都跟著大師宣說：『弟子等，從那過去念、現在念、未來念諸念頭，從今以後，再也不被愚痴玩弄本性，不讓迷昧污染本性。

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甚至以前所造的很多惡業，以及愚痴迷惑所造的罪惡，在發心虔誠懺悔之下，希望都能把所有的罪業消滅，並且悉數把罪過消除，讓它不再有造業的念頭。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

△弟子等，從過去念、現在念、未來念諸念頭，從今以後，再也不會自大我慢自居，再



也不被欺瞞奸詐所染。

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甚至以前所造衆多的惡業，以及自大我慢所造的過失，和自欺欺人的罪過，在發心懺悔之下，希望都能把所有的罪業消滅，並且悉數把罪過消除，讓它永不再犯的念頭。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

△弟子等，從過去念、現在念、未來念諸念頭，從今以後，再也不被嫉妒心所汙染。

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甚至以前所造的衆多惡業，以及因嫉妒心而所犯下的罪過，在發心懺悔之下，希望都能把所有的罪業消滅，並且悉數把罪過化除，讓它永不再犯的念頭。」

◎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

△諸位大德！以上所宣說的就是『無相懺悔』，若是沒有犯罪的動機，那念頭就很清白，亦沒有形相的盤旋。那末什麼叫做『懺』呢？又什麼叫做『悔』呢？



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

△『懺』嗎，就是以前所犯的過失，和以前所造的惡業，那愚痴、迷昧、自大、欺詐、嫉妒種種罪業，這些都要一概悉數拔除，並坦白地下定決心，永遠不再爲患，這就是『懺』了。

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

△『悔』嗎，就是痛改前非，而且從此以後不再犯同樣的罪過，並且以前所造的惡業，那愚痴、迷昧、自大、欺詐、嫉妒種種罪業，這偌多錯誤的觀念，如今更要予以覺悟過來，所以不好的觀念一概悉數斬斷它，並且保證不再復犯，這種清醒就是『悔』了，這就是我所說的『懺悔』。

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

△只可惜世俗一般人，由於他們愚痴又迷昧的關係，他們只知道懺以前的過錯，却不知悔改以後的再犯。

以不悔故，前罪不滅，後過又生。

△只因爲他們沒有下定決心，因此這種心態造成以前的罪過還沒有消滅，而同樣的罪過又冒出來了。

前罪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居然以前的罪過還盤旋不去，因有不好的觀念，又即將造就罪業，這不是又加重過錯嗎，如此的心態又豈能說是懺悔呢？

※ ※ ※

◎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

△諸位大德！現在您們都已經很虔誠的懺悔了，接著下來，要與各位大德發下四個『弘誓大願』，以表向道的決心，您們必須要專心的聽講。

『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

△『第一，由於心裡存有妄相，這妄相長久佔據心中，因此這是衆生相的來源，我們不可不知啊，居然知道了就該發願，痛下決心度自心的衆生相。



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

△第二，由於心內留有煩惱毒素，這煩惱毒素氾濫心地，因此這就是心性靡爛的濫觴，我們不可不知啊，居然知道了就該發願，痛下針砭除盡這毒瘤。

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

△第三，由於自心有著甚深微妙法，這個頓悟法門存在於自性中，只要心性一如的話，那就應該發願學習，學習那無窮盡的佛法眞理。

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

△第四，由於發菩提心，並流露般若妙智慧，所以也只有發願來成就佛道，有如諸佛莊嚴的境界。』

◎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

△諸位大德！雖然您們聽了我以上所說的話，其中有一段「衆生無邊誓願度」，不是依靠惠能來度，而是您們要發揮本能，依靠自性的本能來度自己。



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諸位大德！我所說的『衆生相』，其實就是心中的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這些不好的相均已盤據心裡，釀成心中的衆生念相，所以您們必須發心自修，並把心裏不好的念度化，若如此的話，這才是眞正的度化。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痴衆生，將正見度。

△然而，要怎樣才是『自性自度』呢？那就是將盤旋心裡的邪見、煩惱、愚痴等衆生念，遂以菩提心法之正理度脫，就可將衆生念相消除。

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衆生，各各自度。

△既然心裡存有正理見地，那就該運用般若妙智慧的法光，將照破那盤旋心中的愚知、迷妄的衆生，使得每個人都能自己度自己。

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真度。

△倘若心有邪念之時，那就用正念來度化，若有愚痴行爲之時，就用智慧來度化，若有惡氣之時，就用善心來度化，像這樣用眞摯的度化方法，才是眞正的度化。



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

△還有，這『煩惱無邊誓願斷』的意義，這眞正的意義不可不知，那是將自性般若妙智慧發揚光大，並以此來掃除虛妄不實的妄想，修行人若能依此而修，就可斷絕煩惱的交纏。

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

△還有，這『法門無盡誓願學』的意義，這眞正的意義不可不知，這甚深微妙法門的修學，必須時常返觀自照，使得自性能夠示現，若能依此正法而修，這才是一位眞正學道人。

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

△還有，這『無上佛道誓願成』的意義，這眞正的意義不可不知，要成就菩提佛道正果，必須要下很大的決心，並且要拿出毅力才行，在修行當中，要遠離迷昧的妄念，更要拋棄奸詐的聰明，做到專心一處，心中才能流露般若妙光。

△這般若妙光照耀心地，使之清淨無比，並去除眞的假相，和去除妄的幻相，因爲沒有求眞掃妄的執著，即時示現佛性於當前，知道此種方法即可成就佛道。

常念修行，是願力法。

△是故，只要依照以上所說的，制心一處，正念現前，依此精進不懈怠，這才是發菩提心，腳踏實踐施行『四大願力』的方法。

※　※　※

◎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

△諸位大德，現在您們都已經發下四大弘願了，我再給諸位大德傳授那無相三歸依戒吧。

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罪中尊。

△諸位大德！如果能夠歸依佛性大覺，即將得到福慧雙修的尊榮。如果能夠歸依菩提正法，即將遠離欲望僧味，並得到正法的尊貴。如果能夠歸依自性清淨，即將精進化爲道行，故得到衆人的尊重。

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



△從現在開始，您們確實要以「覺性」爲本師，更要遠離邪說異端，更不要歸依外道異教，並且要深切了解自性中的三寶，切要因地自證三寶佛法僧，這才不會辜負自己。

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

△容我告訴您們歸依自性三寶的好處吧！第一歸依佛，具自覺覺他之行，所以自性覺者爲佛。第二歸依法，具正理正心之行，所以自性正者爲法。第三歸依僧，具清淨無染之行，所以自性淨者爲僧。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

△然而，歸依的意義非同小可，此乃是心即佛，是因爲自心開悟的關係，是故邪念迷妄難以生根，而且沒有欲望的佔有，心態卻知足常樂，對財利美色都能遠離，這就是所謂的「兩足尊」。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

△然而，由於自心開悟，所以自心時常正念現前，況且念念都沒有邪見，因爲沒有邪見的關係，所以自心沒有人我之相，更沒有貢高自大，更沒有貪圖愛慾，更沒有執著一切相，這就是所謂的「離欲尊」。



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

△然而，由於自心開悟，所以自心清淨無爲，亦不被俗事雜碎和情愛纏結，這是自心沒有束縛，是故獲得解脫的關係，因此自性也就不染著了，這就是所謂的『衆中尊』了。

若修此行，是自歸依。

△所以說，您們若誠心照此去修，就表示已經歸依了。

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

△可是凡夫俗子不曾了解自性三歸依，凡夫俗子日夜盲目的追求，都表示已經求得三歸依戒律。

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

△既然說已經歸依佛了，那末這個佛在甚麼地方，假使見不到佛，又憑什麼去歸依呢？這豈不是變成打妄語了嗎！

◎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



△諸位大德！您們要眞摯地、深切地去觀察，絶對不要錯用心意。

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

△在華嚴經上已明白記載：『自歸依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由這段經文就可知道是歸依自性佛，並不是去歸依自性以外的佛。若不歸依自性的話，那就沒有讓自心可以歸依之處了。

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現在，您們既然已經知道了，就應該用心去了悟，並且必要各自歸依自心三寶。向內必須要調和心性，向外必須要敬重他人，能夠內外一如，心性圓明，這就是自歸依了。

※　※　※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

△諸位大德！既然您們已經歸依自性三寶了，那末您們就要專心一致，我再跟您們講解一體『三身自性佛』吧！



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

△使得您們都能夠見到自性三身，明白三身的意義，因而達到開悟自性的心志。

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

△現在您們就隨著我的的話說：『要向自己的色身去歸依，並以證得清淨法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

△要向自己的色身中去歸依，並以證得圓滿報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

△要向自己的色身中去歸依，並以證得千百億化身佛。』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

△諸位大德！這個『色身』就像一俱臭皮囊，又像我們住的房屋一樣，久了它也會朽壞不堪住用，所以豈可歸依它呢。

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



△我們所要選的就是『三身佛』，這三身佛貞定在每一個人的自性中，無容置疑的，世界上的人每一個人都有的。

爲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

△因爲心性迷失了，致使未能見到內性的光華。只知向外去找尋三身的如來佛，却不知迴頭找自身中的三身佛。

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

△您們都很存細的聽我說了，應該可以了解其中的意義，尤其在自身中去示現自性的『三身佛』。

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

△因爲這眞正的『三身佛』，本是從自性之中所產生，並不是從外面可以找得到的。

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

△爲何要稱爲『清淨法身佛』呢？因爲，世界上每一個人的本性都秉有清淨，而一切萬法也都是從自性中所滋生。



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

△如果心裡思想計劃著一切惡的事宜，必然做出惡事的行爲出來。如果心裡思想計劃著一切善的事宜，必然做出善事的行爲出來。

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

△像這樣的一切法，在自性中顯象的是，有如天空晴朗無雲，自然日月也非常明亮，一旦被烏雲籠罩的話，雖然烏雲之上日月依然明亮，但是烏雲之下就是一片昏暗。

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

△然而，忽然遇到一陣強風把烏雲吹散，那末虛空上下全都明亮，天下的景觀都又顯現生機。

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

△可惜的是，世間人的心性浮游不定，有如天空的烏雲流動。

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自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



朗。

△諸位大德！我們心性中的智好比太陽，心性中的慧好比月亮，因此心性中的智慧與日月亦是同樣的明亮。由於遭受環境的影響，致使心念不止，有如烏雲似的籠罩了自性，才讓智慧不得流露。

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

△倘若遇到賢人大德者的開示，並聽到甚深微妙佛法，由於契機悟境，自個格除迷昧的妄念，使得心中內外境透徹明亮，讓自性中的一切法都秉持光明示現。

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

△凡是見性的人，也都是同樣的示現和流露，這就是『清淨法身佛』。

◎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

△諸位大德！由眞摯的自心歸依本有的自性，這才是眞正的歸依佛。

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

△畢竟修行必自歸依，首先必須格除自性中不善的妄心、嫉妒他人之心、諂媚歪曲之心、自私分別之心、誑言妄詐之心、輕視他人之心、我慢他人之心、邪思偏見之心、貢高自大之心。

△和任何時間之中的不善行爲，而要經常反省自己的過錯，且不說別人的好壞是非，如此才是自歸依。

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

△甚至必須低心下氣，平常待人要存恭敬心，由於安祥致使自性更是虛曠，讓自心貫通而沒有滯留和罣礙，這就是自歸依。

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

◎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

△爲何要稱爲『圓滿報身』呢？譬如說，只要拿一盞燈火，就可以照亮千年黑暗的地方。同樣的道理，開悟的般若妙智慧，也能消滅萬年的愚痴和無明。

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



△莫要再回想過去的事情，因爲已經過去的事情最要不得，它會蝕腐人心。寧願把正念示現，之後，每一個念頭才會圓滿光明，若此當可見到本有的自性。

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

△人的善惡雖有懸殊的差別，但是人的本有自性卻沒有兩樣，沒有兩樣差別的本性，確是實有的眞如實性。

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

△惟有於眞如實性當中，亦是沒有染著善惡因素，這就是『圓滿報身佛』。

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

△然而，如果自己的心性起了一個『惡念』，旋即將萬劫所修來的善因滅掉了。反之，如果心性起了一個『善念』，旋即將多如恒河沙數的罪惡洗掉。

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

△果能直到證得無上的菩提道心，從而每個心念都示現本性於當中，再也不迷失於念頭，這就是『報身』。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如本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

△爲何要稱爲『千百億化身』呢？若是心境沒有萬法的結纏或是執著，那末自性彷彿眞空一樣，由於心念憑著思惟，自個兒聯想下去，這就是變化了。

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

△一旦心念聯想著『惡事』，自心馬上變化成爲地獄境界。若是心念聯想著『善事』，自心馬上變化成爲天堂境界。

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

△當心境瀰滿毒害的思想，自心馬上化爲龍蛇形狀。當心念含有慈悲成份，自心馬上化爲菩薩形相。當心念流露妙智慧之時，自心馬上化爲上天景觀。當心念無明愚癡之時，自心馬上化爲三塗境界。

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

△這都是聯想自忖的關係，故自性仍有甚多的變化，迷昧之人亦是未能自醒覺悟於忖想。



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倘每一個心念都是惡事忖想，自心會做起惡事來。尚能回轉一念之善，那末妙智慧即現心境。這就是『自性化身佛』。

◎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

△諸位大德！『法身』具備於人人的本性中，只要每個念頭都示現自性，於自心中流露妙智慧，這就是『報身佛』，從報身的妙智慧思維，斯時的忖想就是『化身佛』了。

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

△惟有因地自證才是自修的目標，並從悟道的究竟建立自性功德，這就是眞歸依。

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歸依也。

△人體的皮肉只是一俱臭皮囊而已，它好比土木建造的房屋，有朽腐敗壞的時候，所以不可說歸依吧。

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



△因此，只要體悟自性中的『三身』，從領悟中去體認自性佛。

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

△現在我有一首無形相的詩偈，大家若能志心誦諗修持的話，當下必能把歷劫所累積的罪業，藉此把它悉數消滅。」

◎頌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詩偈的含意是這樣的：「迷昧的人他只曉得修人天福報，却不去修明心見性的菩提道，他們還以爲修得人天福報則是菩提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須知，以財施、法施、無畏施等三施及供養僧衆，所得的福報雖是無可量數，如果心境留有那貪瞋痴三毒的作祟，並且做出違背良心的惡事，攻使業障漸積，卒至墮落於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

△不要以爲將所修的福報可以抵銷罪業，雖然來生可以藉此享受福報，但業障依然存在

啊。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除非拔除心地罪業種子，使得心境洒洒落落，這樣心性才能誠摯的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

△倘豁然貫通這大乘眞懺悔法，讓邪惡無從滋生，使得心中光明磊落，是故心地即無業識因子。

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是故，學道的人要時常返觀自性，使自性能因地自證，由斯證悟佛果可與歷劫諸佛一齊類同。

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

△歷代祖師的確傳下這見性的頓悟法門，也都希望皆能自見本性，由斯證悟佛果可與祖師們一齊類同。



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然而，如果想要當前即是抑或徹悟自性法身，唯有離棄心境一切萬法諸相，漱清心中即能示現清淨的法身。

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絶一世休！

△所以啊，您們要精進不懈怠，不要再虛渡人生吧！別以爲心念可以控制，後念一旦停止了，兩眼一閉，這一生也就完蛋了！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因此您們若能了悟大乘的頓悟法門，定能證得自己的本性。您們當著心中的虔誠，眞摯合掌向內求，企求能夠達到明心見性的一天。」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

△六祖大師接著又說：「諸位大德！您們要切實記著這『無相頌』，並且好好誦持，若是依照此法去修行，當有效應。

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





△雖然聆聽說法都能流露自性，雖然離我亦有千里之遙呢，但卻能在我的身邊一樣。

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

△倘若聆聽說法又不依此而持修，有如與對面而坐，但又緣慳千里一般，如此的話，又何必很辛苦的從遠方而來求法呢？您們要記著我的話，好好回去去修吧！」

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眾人在聽了六祖大師開示之後，當下莫不開悟，於是，大家法喜充滿地當著志心奉行不渝。

《第六品完》



機緣品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

△六祖大師自從在黃梅承受五祖衣鉢後，回到了韶州曹侯村時，當時沒有人知道他是一代祖師。

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

△那時侯，有一位儒家學士名叫做劉志略，對六祖很優渥禮待。而劉志略有位姑母是出家的比丘尼，她的法名叫作無盡藏，時常誦唸大涅槃經。

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

△六祖大師聽了誦經之後，便知道了經中的奧義大意，則隨口爲無盡藏比丘尼解說經中大意。那無盡藏比丘尼就拿經卷向六祖問字。

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

△六祖大師回答：「若是問經中的文字，我是一字也不認識，不過要問經文裡面的意



義，那就盡問無妨。」

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

△無盡藏比丘尼聽後很驚訝的說：「您文字都看不懂，怎可能了解經文的義理呢？」

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六祖大師回答說道：「若以一般來講，妳的想法也許是對的，但是妳要知道，有關諸佛奧妙的道理，並非專靠文字就可以表達和詮釋的。」

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

△無盡藏比丘尼在聆聽六祖開示後，甚爲讚嘆六祖的智慧鋒芒，也驚異六祖的來歷非凡。於是，便到村里告訴有道德名望的人士，說道：「這個人已經是悟道的人了，我們應該要誠心誠意地迎請他來供養。」

有魏武系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

△當時，有魏武帝的玄孫曹叔良大德，和很多篤信佛法的人士，都聞訊趕來瞻仰六祖的德相，並很虔誠的向大師頂禮。

◎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

△在當時的古剎寶林寺，自從隋朝末年的時候便遭到戰爭的摧殘和火災的焚毀，現已成爲一堆廢墟了。

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

△於是，曹叔良和村民發動重建古寺，便在舊址的地方重新造起來，且恭請六祖大師前去居住，由於大師的弘法，遂很快地成爲衆人所知的名寺了。

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

△六祖大師在寶林寺裏住了九個多月，之後，又被那些想奪法器信物之徒找到，六祖不得已只好避隱寺前的山林。

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

△那些奪法的惡徒竟然放火燒山，一點兒也不放過，似乎要逼六祖現身。還好，幸虧六祖躲入大石隙縫裏面，就這樣得免於難。



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

△到現在那塊大石依然留有六祖盤坐的痕跡，還留有六祖衣服的摺紋，的確令人難於想像，是故後人就稱此大石爲『避難石』。

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六祖大師遭難後，就憶起五祖曾經囑咐—逢懷則止與遇會則藏這句話，於是就此隱居在懷集、四會二縣的地方。

※　※　※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

△有一位叫法海的出家人，他住在韶州曲江縣地方，第一次參拜六祖大師時即請問：「什麼叫即心即佛，請師父慈悲能予開導。」

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

△六祖大師就說：「心念緣起不戀棧慣性，使得整個心境安詳知足，如是則即時現露『眞心』。正念緣起的思想不滅，那是整個心境光明磊落的關係，如是到處即時現露佛性。



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

△然而，若遇緣則發映放一切相，使得整個心境雜亂無章，就此即成『妄心』。那個心若能覺性的話，不讓妄相佔據心境的話，如是佛性自屬於此。

吾若具說，窮劫不盡。

△此種玄妙的道理，我如果更詳細地要把它解說出來，就是經過無窮劫數也難以說盡的。

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

△聽我一首詩偈吧：『清淨的心，依法能流露的就是『慧』。安祥的佛，依法所知足的就是『定』。把定和慧同時修持的話，那末心境自然清淨無爲。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你如果能領悟這微妙法門，就該由心性圓明之處修習，由其中便知妙用。然而妙用出自無生，因爲定體流露的妙用就是慧，所以說，定慧要體用雙修才是正確。』」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

△法海和尚聆聽六祖大師的開示後，即時豁然大悟，立刻用詩偈讚歎說：「原來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原來清淨的心，亦是無爲的佛，想到以前我未去悟證，實在是虧待了自心的佛。

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從今以後我已知道定慧的緣因，從此我將以定慧雙修爲原則，並且遠離一切諸相。」

※　※　※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

△有一位法名叫法達的出家人，居住於洪州（今江西南昌縣）的地方，在七歲時童年剃度出家，之後，遂以妙法蓮華經爲經常禮誦。有一天，他前來禮拜六祖大師，可是叩頭之時額頭不至地。

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

△六祖大師就大聲指責說：「既然來此禮拜，叩禮額頭不著地，那還不如不行禮的好，

看來你的心裏必有一物在作怪，不知你心裏有甚麼事，平常又作什麼事呢？」

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

△法達和尚回說：「喔，我念誦妙法蓮華經已有三千遍之多了。」

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

△六祖大師說道：「你若是念誦一萬遍之時，而能領悟經中法意，且不以爲超越他人，那才是自信穩重，則可以與我平行了。

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

△足見你唸了無數的經，就以爲很了不起，蠻以爲很自信，可見你尚未領悟經中意義，就犯下過失而自己也不知，那豈不是讓人覺得可惜嗎？

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

△現在且聽我的一首偈頌：禮拜叩頭的時候，就好像要折斷那高聳的幢幡一樣，好折煞『我慢心』的放肆。爲何禮拜叩頭而不叩至地面上呢？要知道有『我慢心』的存在，那罪過也就生了，更要知道不可挾著有功的心態，不可以自居功高的話，那自然就福德無盡

了。』」

◎師又曰：「汝名甚麼？」

△六祖大師接著又說：「你叫什麼名字？」

曰：「法達。」

△法達回說：「名叫法達。」

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

△六祖大師就說：「你的法名雖然叫法達，可是你的悟道又何曾達到妙法境界呢？」

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六祖大師接著說一首偈頌：「你的法名叫法達，經常辛勤唸誦法華經，況且未曾中途停止，但是你都是口誦而心不誦，如果你能循經聲而讓心也在誦的話，藉此讓心裏更明白、更清楚地心口一如，這才能達到菩薩的作爲。

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

△你現在跟我有道緣，所以我現在才為你說經意，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佛性本是無形相可言，只要能夠開悟自證的話，那末佛法妙理有如蓮花，必須從口裏說出廣度有緣的人。」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

△法達聽了詩偈之後，若有所悟地向前謝罪：「從今以後，弟子必會謙虛和恭敬一切。

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

△然而弟子唸妙法蓮華經數千遍了，猶然未了解經文裡面的要義，並且心裡的疑問仍多，現在有幸遇上大師，大師的智慧廣大無比，願請大師約略地解說經意和道義。」

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

△六祖大師就說：「法達呀！佛法原是很通達的，只是你的心不通達而已，經文裡面的要義亦無可疑之處，只是你的心有疑惑在作祟。

汝念此經，以何為宗？」

△你唸誦妙法蓮華經這麼多遍，知道它是以啥為宗旨？」



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

△法達回答：「弟子的根性較差，又天份較愚鈍，所以弟子只知道按著經文字句誦唸，不知道經意的宗旨趣向！」

◎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徧，吾當爲汝解說。」

△六祖大師又說：「我不認識字，你就拿出經本試著唸誦一遍讓我聽，我再試著爲你解說吧。」

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

△法達即遵指示朗聲唸誦經文，當唸誦至譬喻品之時，就被大師打斷。

師曰：「止！此經原來以因緣出世爲宗。從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

△六祖大師說道：「好！可以停止了，這部經原來以因緣出世爲宗旨，雖然經中有諸多的譬喻做比例，但仍然不離因緣出世的範圍。

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甚麼是因緣呢？經文裡邊已很明白的說：『諸佛和世尊爲了一大事因緣而來到人間，

這是諸佛和世尊的慈悲願望。』

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

△居然慈悲現世，乃秉持人生一大事，這就是佛性持有眞知眞見吧。

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

△可惜呀！世間人只顧現實的利益，因此被外境所迷惑而執著有形相，對內境迷茫而執著於頑空，倘若世間人能悟解一切相的執著，能化解頑空所窒息的話，畢竟這種悟道使得內外境不踱迷。

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

△所以說能夠了悟此心法，那一念思量即能開悟豁達，若是這樣的話，就是開拓佛性的眞知眞見了。

◎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

△再說佛的意思就是覺性，它分爲有四種意義，第一種意義就是開展覺性的眞知眞見。



第二種意義就是示現覺性的眞知眞見。第三種意義就是悟解覺性的眞知眞見。第四種意義就是入證覺性的眞知眞見。

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

△況且能夠聽到賢人的開示，便能悟證契機，這才能覺佛的眞知眞見，如此的話，本來的眞如實性藉此而流露。

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

△最主要的是，你們絕不可錯解經文裡的意義，見到這裡面所記載的『開示悟入』經文，仍然以爲佛性的眞知眞見，認爲凡夫俗子沒有份量。

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

△你們絕不可有錯誤的想法，佛性的確是人人俱備的，若有錯解和訛導的話，便是誹謗經典和自毀佛性了。

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

△要知道，居然人人俱足佛性，自屬已經俱備眞知眞見了，那何必再去開示悟入呢？



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

△你們現在當下要相信我的話，所謂佛性裡的眞知眞見呢，只是你的那顆心而已，除此以外，再也沒別的佛性了。

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

△固然一切衆生，自己蒙蔽了光明的心性，貪戀愛慕紅塵的環境，致使外境的塵勞傷神，和內境的妄想傷心，由於心神蒙昧無知，故在矛盾之下甘願放蕩不羈。

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

△於是乎，才勞動了慈悲的世尊，因此從心地的『三昧正定』修起，並用種種的方便法和比喻，勸化衆生休歇妄相和休息妄念，不可盲目地向外求法，果斯，便能與諸佛的佛性並無兩樣了，所以說開佛的知見則是這個道理。

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

△我呢！我也時常遵照此法勸化一切人，確實要從自己的心地法門，因地自悟的開展佛

之知見。

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

△然而，世間人偌多的心術不正，不但不修自己，還無知迷昧地犯下種種罪行，雖然嘴上說得那麼好聽，但心裡却懷著鬼胎。

貪瞋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

△又起貪心，又容易發脾氣，又嫉妒賢能，又嘩衆取寵，又自我貢高，又侵侮弱小，又逞強殺害物命，有了這種心態的話，如此便開啟了衆生的知見。

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

△反之，平時要匡正心念，讓心中流露智慧，讓智慧妙光返觀自照於內心，讓自己諸惡莫作並衆善奉行，有了這種心態的話，如此便開啟了佛之知見。

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

△所以啊，你必須持有正念，以正念來開啟佛性的知見大門，切記，千萬別莽撞開啟衆生的知見大門。



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

△因爲開啟佛的知見大門，乃是『出世法』，而開啟衆生的知見大門，仍是『世間法』。因出世法乃脫離輪迴，而世間法仍不離輪迴。

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

△你總是很辛苦勤勞地唸誦妙法蓮華經，自以爲那就是無比的功課，這跟犛牛垂愛自己的尾巴又有何不同呢？」

◎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

△法達和尚聽了訓示後說：「照大師的說法，只要了解經中的意義就可以，不必再去唸誦經文了嗎？」

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己。

△六祖大師就說：「經文本身有什麼過錯呢？又怎會妨礙你的唸經呢？不僅是『迷』和『悟』在於個人，損失得益也是在於自己呀。



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

△你若口中唸誦經文，而能一心没有雜念，同時又能實行經意不渝，誠然能予大轉法輪，又能徹悟經文。相反的，口中唸誦著經文，而心中且意念紛紜，同時又不實行經文的意義，恐怕會被法輪轉著猶然不覺，且對經文一竅不知。

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再聽我一段偈頌：心內若迷昧的話，不管如何辛勤的誦唸法華經，無非是被經文所轉。自心若了悟的話，雖然不常誦唸經文，不僅是將可轉化法華經。

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

△你誦妙法蓮華經已有十多年的工夫了，猶然不明其中的意義，豈不是拿經文義理當仇家看待。

無念念即正，有念念即邪。

△畢竟没有雜碎的心念，即可以正心轉經，如有偌多的妄想，即是邪心而被經轉了。

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須知，只要有念與無念一概不予計較，那末就可以心無旁貸的駕馭白牛車，穩步當車地行進心路坦途。」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

△法達和尚聽完了詩偈之後，不僅感動得哭將起來了，足見六祖大師的法語使得法達和尚豁然大悟。

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

△於是，便稟告大師說：「法達從出家以來，實在未曾轉化心中的法華經，反而被有形的法華經轉去了。」

◎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法達又再請示著說：「經中所說：凡所有的聲聞乘、緣覺乘、以及菩薩乘，都絞盡思惟共同去深度測量，尤是未能測知佛的智慧。

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

△現在依大師的意思是，只要凡夫俗子覺悟自己的心性，便算是佛的眞知眞見了，我覺



得不是上根智人，難免會有疑問之處。

又經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

△而且經文裡說的三車，羊車、鹿車、牛車與白牛車等究竟如何區別呢？希望師父慈悲再開示吧！」

◎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

△六祖大師說道：「經文裏面的意義已經詮釋很徹底，足見你蹉迷太甚，自個兒與佛相違悖。這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等人，他們之所以未能測得佛的智慧，其癥結在於用心去測度衡量罷了。

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

△就算他們絞盡思惟層層的探究，仍然會愈攪愈難了解，因爲度測懸殊，反而遠離了佛性。

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

△然而，佛陀原爲未悟的凡夫所說法，委實不爲已悟的諸佛所說法。如果連這種道理都

不肯相信的話，就任由他退出學道的位子好了。

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

△讓人難以想像的是，這種人連自己坐穩白牛車逍遙於心路上，仍是渾然不覺，更兀自尋找另外的三車，究其殆是不智。

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

△何況經文明確地向你說道：『畢竟只有一佛乘，並沒有多餘之乘。

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

△若有二乘或三乘的話，甚至於無數方便法門，由於修道因緣權宜，以及沿用譬喻與措用詞彙，這些法都是爲引導衆生而設置，其實仍屬於一佛乘而已』

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

△你爲何不予省察了悟呢？三車的譬喻亦是假設，如羊車乃身，鹿車乃心，牛車乃性，白牛車乃佛。或者如羊車乃聲聞乘，鹿車乃緣覺乘，牛車乃菩薩乘，白牛車乃佛乘等都是權宜的措施假設，爲了引迷入悟的方便法門而已。究竟一佛乘乃是實相法門，也是現在所說開



佛的知見，之後明悟本性的實相而已。

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

△凡是一切的一切，仍然教你揚棄那執著的假相而歸向實相，卒至歸建實相佛性後，委實亦沒有名相可以說了。

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

△凡是本性之中的奇珍物品，皆是屬於你所有，任由你自由享用，此乃一切俱足，本來不缺而已。

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

△因此不必有過多的想法，亦不必爲十方諸佛做想，亦不必爲六道衆生做想，殆是把自性想、諸佛想、衆生想等，如此三想殆是一齊掃盡的話，這才是眞正的持法華經。

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

△有鑑於此，無論是過去劫到未來劫，好像手拿著經典從無放下似的；無論是從白天到深夜，好像無時無刻都在誦唸法華經一般。」



◎達蒙啟發，踴躍歡喜。

△法達和尚蒙受大師啟開智慧後，心身踴躍不已，心性歡喜不已。

以偈讚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隨即用一首詩偈讚歎：「我已往讀誦妙法蓮華經三千遍之多，我以爲是功德無量了，想不到來到曹溪以後，幸蒙師父慈悲的開示法語，打破擁經自居功德相。到現在我才知道，過去一直未了悟『一大事因緣』旨意，豈能休歇心念生滅之相的狂態呢？

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我如今已明悟道理，這羊車、鹿車、牛車之譬喻假設，它只是爲衆生權宜的方便法門，讓衆生依修行進階一樣。比如初善、中善、後善三善都是普揚弘法教門，讓衆生依根性而適修的方便法門。但是初善小乘法，中善中乘法，後善大乘法，這三乘大法都能弘揚佛法。又有誰知道呢？自己的佛性的確能予火中生蓮，如果可以無中生有的話，素來可以證得佛性的法中王，得無上無漏的菩提果位。」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



△六祖大師心知他已悟「禪機」，遂說：「從現在起，你可以稱得上可唸可證的念法華經和尚了。」

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法達從此以後領受玄妙的出世旨意，但還是不曾中輟唸誦法華經。

※　※　※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

△有一位叫智通的出家人，是安徽省安豐縣人，他看楞伽經有一千多遍了，尚未曾領會三身（法身、報身、化身）及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的意義，於是來此禮拜六祖，並請示大師慈悲解說經中要義。

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六祖大師就說：「所謂的三身是，『清淨法身』就是你的本性，『圓滿報身』就是你的妙智慧，『千百億化身』就是你的妙行。

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

△若是離開了本性，另外說有『三身』的話，這就成爲有身而無智了。

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

△如果能夠悟到三身原是從自性而出，並不是三身它有各別自性，如此，就能明白『四智』道心了。

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

△就聽我的偈言：『自性原本就具有三身，有了三身的造化，自然發於外能夠轉識成爲四智。因此，不必刻意格離所見和所聞之外緣，有超然立場當下直登佛的境界。

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

△我現在向你說的法，是要你深信義理，不可再有猜忌的心，更不要去模仿那些捨本求末向外求物的修道人，因爲他們不向心性修起，只會整天信口雌黃說菩提事宜，其實他們也不知菩提只在性中求。』」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

△智通和尚再請示：「四智的意義，可以請大師再說清楚一點嗎？」

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

△六祖大師回著說：「居然已經領會自性三身的要義，自然明白四智的義趣，又何必再問這個問題呢？

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如果離開或揚棄自性三身的話，而別外去說四智的功用，這就是只有四智的功用，而無自性三身的運用。假使這樣算是有智的功用，還不是等於沒有作用的智一樣。」

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

△六祖大師遂又說偈言：「自己的本性廣大無與倫比，如果本性不受一切法的染著，就好比一面鏡子的功用是，可以照應萬物而且不遺留痕跡，這就是大圓鏡智的功用。自己的本性俱有無緣大慈心，故對待一切衆生都一視同仁，由於對境不起嫌惡和歡喜，所以亦無煩惱隨心，這就是平等性智的功用。



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自己的本性俱備敏銳的觀察力，又對境不起分別的意識，由於心志圓融，又對境亦能安詳自在，因俱有堅毅的意志力，對於應用接機都能了了分明，因此面對一切萬物，令對方浸浴法喜境界，由於不涉回饋，所以不自以爲居功，這就是妙觀察智的功用。自己的本性能令諸根隨事應用，而又不受牽罣，一概悉數都是正受，所以出入自由，沒有奢望，就同大圓鏡能感受一切萬物，亦能感應一切萬物，並同時同霑法益，這就是成所作智的功用。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

△眼耳鼻舌身五識是人身器官，它要有本性的感應才能造化。藏識又名阿賴耶是第八識，亦是本性的倉庫。意識是第六識，是本性的先鋒官。末那識是第七識，是本性的傳達官。由於意識分別眼耳鼻舌身識的塵相好惡，再由末那識傳達審斷是非，之後由藏識好壞皆儲入倉庫，所以啊，五八兩識都是被動的結果，屬於客觀心態。最主要的是六七兩識的主動元因，因有主動的因緣，故緣起則本性驛動不安，再經三世劫業識的滲透介入，形成主觀心態。由於執著心太甚，是故由智轉識，心性亦跟著迷昧。如果心性和心身都著迷，雖然心性和心身俱有本性，但由於沒有般若妙智慧來轉化，也等於沒有本性的存在一樣啊。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所以說，若能引迷入悟的話，就能轉識成智，那要從何處下手才可以轉化呢！擒賊先擒王，只有從第六意識和第七心識下手。況且在因地轉因的話，自然打破『當前牽得處』，緣起沒有牽得，五八兩識自然出入無攔，就連三世劫業識也滲透不得其門。雖然心意兩識接機應物非常頻繁，但禪機轉化趨向定力，是故愈轉愈定，讓四威儀行住坐臥常在定。」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

△智通和尚聽後，便驀然頓悟般若智慧，於是就以詩偈說：「原來三身在我體內而非向外求得，四智原來由心地轉化，意轉心化帶動五八共同轉成四智，並非證得菩提以後才有四智。

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

△這三身是以四智爲主體，四智是以三身爲妙用，於是乎體用合一則圓融無礙。主體能應物，主體就是圓月，妙用所隨形，妙用就是水中月，因此三身四智就能轉化任運。

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

△所以啊，如果修道仍以『心意』起手的話，也是未能達到究竟，因爲有業緣攪和，是故起心動念皆是妄相，所以動機也就不單純了。居然不單純的話，若是再以守株待兔方式執



守三身四智呢，恐怕亦是浪費精神，因爲本性乃是無形相可守，本性乃虛空是沒有坐落何處。

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污名。」

△居然本性沒有坐落何處，乃是以萬境爲坐落，乃是以萬法爲何處，所以一切境坐落是本性，一切法何處皆本性，這種甚深微妙的『禪機』奧旨，實是大師慈悲的開示，才有因緣悟道，才有因時契機。今後，我要揚棄假名相，不再被假名相佔有，因而使我迷昧和執著，今後，我的三心四智不再造作生死趣向。」

※　※　※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

△有一位名叫智常的出家人，是江西貴谿縣人，幼年之時就已出家當和尚，並立志希望明心見性。

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

△有一天他來參拜六祖大師，大師問他說：「你從什麼地方來啊？想求得什麼呢？」



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

△智常和尚就說：「我最近曾往洪州的白峰山參禮大通和尚（即神秀大師），承蒙大通和尚開示那見性成佛的道理，但我的心中仍存有一些疑問。故從遠方來向你頂禮請示，希望大師慈悲指示迷津。」

◎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

△六祖大師說道：「那大通和尚曾對你說過什麼話呢？你不妨說出讓我聽一聽。」

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

△智常和尚說：「我到那裡大概有三個月時間了，但都不曾聽大通和尚對我們開示教誨，我是因爲求法心切的緣故，所以就在夜晚獨自進入方丈室。

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

△同時請示大通和尚說：『如何才是我的本心本性呢？』大通和尚就對我說：『你見過虛空沒有？』我回答說：『見過啊！』

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

△大通和尚又問：『你見過虛空有相貌嗎？』我回說：『虛空是無形無相，所以没有相貌可說啊？』

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

△大通和尚就說：『你的本性就好像虛空一般，亦是没啥可見的，這才是正見，也没啥可知的，這才是眞知。

無有責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

△因没有青黃的顏色和長短的差距，足見本性原是清淨無染的，只要覺悟這本性體圓融淵明，則是明心見性的時刻，因爲即心即佛的關係，是故亦即如來佛的眞知見。』

學人雖聞此説，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

△我雖然聽完大通和尚的開示，不過到現在還是未能袪除我的疑惑，所以才不辭路途遙遠前來參拜大師，祈望大師開我迷雲！』



◎師曰：「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

△六祖大師聽完後就說：「大通和尚對你所開示的法語，的確存有見聞覺知的緣影，使得你未入契機的緣由，所以才造成你的不知了了。

吾今示汝一偈：『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我指示你一首偈言吧：『了無一物可見的話，也就是心裏頭不見一法了，居然心中烏裡抹灰似的無見，彷彿一大片灰濛濛的浮雲遮住太陽。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

△然而心中不覺得有生滅緣起，這種沒有『生機』的禪機，有如太虛空掠過一道閃光，雖然明亮，但是却很短暫。

此之知見瞥然與，錯認何曾解方便。

△這種心境枯寂而沒有生機的盎趣，沒有生機的『空知』之心與『空見』之性，雖然緣起則發隨又消逝無踪。所以你不要錯認這種安祥安靜的心態，因爲它沒有促成你朝『明心見性』的機緣，對轉動法輪的幫助都沒有。



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你若當前現量的捉住這『一念』，就能覺悟這無見之見和無知之知非是般若知見。若是有這種覺悟的心態，那末本性的靈光才能示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

△智常和尚聽完偈言之後，心中即時豁然開朗，於是也述說一首偈言：「我心中無端地泛起了『知見』之心，因有業識障礙，遂圍起我執之相的藩籬，隔離了我的菩提心，有『知見』作梗豈能求得菩提。

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所以說，心中執著情識和情見的緣影，這種一念悟境的形態，怎麼可能解脫過去的迷昧呢？至今我知道了，唯有覺悟心地的源頭，讓心地的源流玲瓏晶瑩，如果入流未能『忘所』，摻雜知見之情，所以隨見知照致使水流沉濁，因此才徒勞無功啊。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所以說，不登堂入室承蒙祖師的教誨和教授，至今我還是迷茫地死守『空知』和存『



無見』的錯誤法上。」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説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教授。」

△有一天，智常和尚問大師說：「在法華經譬喻品裏，佛陀曾說聲聞、緣覺、菩薩三乘的佛法，可是又說到最上乘法，弟子實在不知道它的意義，還望師父慈悲開示。」

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

△六祖大師說道：「你應該觀照自己的本心，不要去執著外境的法相，而被法相影響了觀照。佛法原本沒有四乘的分別，只因人心懵懂而起了差別。

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

△眼之所見、耳之所聞，輾轉不停地誦經，但不知經文意義的即是『小乘人』。能夠了悟佛法，並了解義理，但不知實踐力行的即是『中乘人』。能夠依佛法要義，並六度隨行，又能力行實踐的即是『大乘人』。

萬法盡通，萬法具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

△一切萬法都能圓通，因爲萬法殆亦是所具備，是故不汙染心源，心源若能清量，自然



能夠離棄心境的諸法相，不管有爲的或是無爲的心中都不會患得患失，又回復最原始璞念的即是『最上乘人』。

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

△這個『乘』字是個譬喻，如舟車運載行遠，所以說，修行不在口說抑是辯論上，而是要好好地力行實踐，若是光說不行，那就沒有乘的意義了。你應該明白依法修行的宗旨，畢竟精進與否關係修行，你就不必問我了！最重要的是二六十二時中不可放鬆，讓妄念無有趁隙滲透，自然本性亦能如如不動了。」

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智常和尚聽六祖大師開示之後，法喜充滿地頂禮致謝，從此追隨六祖執弟子禮，一直侍奉到六祖歸空別世。

※　※　※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



△有一位名叫志道的出家人，他是廣州南海縣人。也是慕名而來請益，他說：「我自從出家以來，一概都用心閱讀涅槃經爲主，一讀就是十多年，可是到現在還不明經中要義，所以希望大師慈悲開導我！」

師曰：「汝何處未明？」

△六祖大師就說：「你究竟是對那一段不明白呢？」

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

△志道和尙就回答：「經文裡邊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對這一段的疑惑，我未能打破心中塊壘，請大師慈悲解我迷雲。」

師曰：「汝作麼生疑？」

△六祖大師就問：「你因何會生疑惑呢？」

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

△志道和尙就說：「因爲一切衆生都有二身，一種是四大所成的『色身』，一種是一切法平等實性的『法身』。

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

△因爲『色身』是因緣假合所組成，所以色身沒有永遠，畢竟生滅流轉不已。而『法身』是永遠不變，其無生無滅自是沒有知覺，所以才能久遠。

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

△但在涅槃經裡所說的：『生和滅都已經滅除了，寂滅自屬涅槃，亦當眞樂』。不知那種身寂滅？不知那種身是眞樂？

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

△如果是那色身受樂，那末色身亡故之時，屬於內身的地水火風四大假合體亦告分散，那四大假合要分離的時候亦痛苦難當，既是痛苦何來眞樂呢。

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

△如果是那法身入了寂滅，則形同草木瓦石似的無知無覺，既無知覺何來受樂呢？

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



攝用歸體。

△還有那法性是生滅的本體，而色受想行識五蘊是生滅的作用，但是法性只有一個本體，且能產生五種功用，因而生滅常在不變。當因緣生時則從本體發起作用，當因緣滅時則回歸本體。

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

△所以說，如果它有生機形態的話，那有情衆生其繁衍也就不斷不滅。如果它沒有生機形態的話，那就永遠歸於沉寂滅亡了，這就好比草木瓦石無情一樣沒有知覺了。

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

△如果按照這樣的話，那末一切諸法將被所謂的『涅槃』所禁制了，何況沒有生態，那裡來的眞樂呢？」

◎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

△六祖大師聆聽之後便說：「你本佛陀弟子，爲何要修習外道的『斷見』和『常見』的謬論呢，居然心存邪見觀念，又想去議論最上乘法，這可能嗎？

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

△若根據你剛才所說的道理，即色身之外另有別的法身，又棄離生滅的交纏而求得寂滅，又推測涅槃殆是眞樂，又說有受用眞樂之身。這就是吝惜身的生死，只顧耽迷世間的快樂。

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

△你現在要知道，佛陀認爲那所有著迷的衆生，他們都錯認五蘊色受想行識和合的形相，均認作是內在的有形相，並深深地愛惜它，又再分別心境一切法是外來的塵相。

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

△所以貪生怕死，好逸惡勞，使得思想念念放恣冶蕩，更不知這一切都有如夢幻泡影似的虛假，殆是懵懵然的走上輪迴路，這實在是很冤枉的事宜。

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

△並且欲把享受眞樂的涅槃大事，當作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也就不當回事的終日勞碌奔波。



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

△是故佛陀憐愍愚痴的衆生，爲了度脫他們，仍開示不生不滅永久的眞樂，居然曉得涅槃大事，即可刹那之間沒有生起之相，即可刹那之間沒有滅去之相，由於沒有生滅再可滅除，於是寂滅之涅槃事示現當前。

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

△值此當前示現之時，也沒有當前示現可得，這就是所謂不生不滅的眞樂。

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

△所謂的眞樂毫無分別訴求之念，所以沒有什麼可以承受的，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承受的，因爲是自性當前承受，豈能再有一體五蘊用途的名稱呢。

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何況你所說的是，那涅槃禁制一切諸法，令其沒有生機。因此，你剛才的說詞自屬毀謗佛法了！



◎聽我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

△就聽我的詩偈吧：『至高無上不生不滅的大涅槃，本來就是一物不欠妙淨明心的，又無始無終、無有散亂地觀照不昧。但凡夫俗子却認爲涅槃是死亡的意思，而外道之人却執著涅槃爲斷滅的偏見。

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就連追求聲聞和緣覺這二乘人，將它看成無作邪見而不應作功德求涅槃。這都是受到意念情識的分別計度，也就是那六十二見的範圍。

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

△這六十二見所立種種偏見的名目，它都是不實的假名詞，因它都是凡夫俗子與外道之人執著所說的，豈能當作眞實義呢？所以啊，惟有智慧過人才能通達大涅槃的道理，因通達的關係，所以不取涅槃、不捨涅槃爲己有。

以知五蘊法，以及蘊中我，外現衆色像，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

△這樣才能明白一切諸法不離五蘊，而這五蘊均由我身法體性主宰於內，尤其對外所展



現的各種不同色相，以及各種不同的音聲相，要知道呀！這五蘊和我法體相以及色像相與音聲相，均是平等施爲，但却又有如夢幻似的。

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是故，只有持平等見地，不作觀佛清淨光明之見，不作觀衆生污濁昏昧之見，也不作斷煩惱、斷生死的涅槃見解，這樣才不會落於二邊著有著無的窠臼裡，也才能去除過去、現在、未來三際或內外與中間。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只有這樣的人應用五根自屬通達，所以起心動念不作妄念，不作分別念，所以一切法無別相，由於不作分別的思想，遂應用如實性，於第一義不動，豈有分別想呀。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即使面對那大浩劫的態勢，那劫火燒沸了海底，那罡風狂嘯吹坍了高山，唯有眞實常住於寂滅眞樂，這樣的不生不滅、斷煩惱、斷生死的大涅槃相，唯有如是才能成就涅槃相。

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我現在對你所說的涅槃這個法，亦是很牽強的譬喻，最主要目的是讓你捨棄不正當的邪見。但你要切記著拋棄文字障，也不要在意我的偈言，只有你自心的領悟多少，自己才能契機多少。』」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於是，志道和尚聽完了六祖大師的偈言後，法喜充滿地大為開悟，遂喜悅地有如雀躍，並叩頭作禮而退。

※　※　※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

△行思禪師是江西省安福縣人，俗姓劉，自幼即出家，即因聽說曹溪地方有六祖在說法渡衆，且非常隆盛，遂逕自前來參禮六祖大師。

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

△並同時請教：「應當怎樣務實的作法，才不會落入階級層次窠臼裡？」



師曰：「汝曾作什麼來？」

△六祖大師就說：「你曾經做過什麼呢？」

曰：「聖諦亦不爲。」

△行思禪師回答：「我對苦集滅道四聖諦都沒有作爲。」

師曰：「落何階級？」

△六祖大師又說：「居然這樣，那你又何苦拘束於階級呢？」

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

行思禪師也說：「是呀！我對四聖啼尚不以爲做作了，豈會把階級套牢呢？」

師深器之，令思首衆。

△六祖大師與他打『禪語』，就知道行思禪師悟境頗深，非是一般修者所可比擬，於是很器重他，遂命行思禪師作寺衆的首座。

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

△有一天，六祖大師對他說道：「你應當擔任一方的弘法教化大任，這樣才不會辜負眾生，和辜負正法因緣呀！」

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

△行思禪師居然已經得了法，又無漏於相，是以，聽從六祖的囑咐，便回吉州青原山大開法門，弘法普揚教化。因為渡化很多眾生，之後．被唐僖宗追封為弘濟禪師。

※　※　※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叩。讓至，禮拜。

△懷讓禪師是金州人（今陝西安康），係杜家後代。最初他在嵩山拜惠安國師學習佛法，之後，惠安國師又派他到曹溪拜六祖。於是，懷讓禪師終於到達曹溪，並且很虔誠至心地頂禮六祖大師。

師曰：「甚麼來？」

△六祖大師說道：「你從哪裡來？」



曰：「嵩山。」

△懷讓禪師回說：「從嵩山那裡來的。」

師曰：「甚麼物恁麼來？」

△六祖大師又說道：「什麼東西就這麼的來？」

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懷讓禪師也回說：「若說一樣的東西，即無著力點了。」

師曰：「還可修證否？」

△六祖大師就說道：「既有著力點的話，那還可以修證嗎？」

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懷讓禪師就回說：「若論修證不是沒有，可是污染的話就不行了。」

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六祖大師又再說道：「的確，只有不受污染的虛靈本心呀，這才是諸佛護念的本心

啊。你所悟的是這樣，我也是這樣。

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可見你非比一般人，正如西方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所預言：『往後你門下弟子之中，將出一弘法者，有如一匹駿馬縱橫天下，銳不可當喔。』這個預言只有應驗在你的心裡，不必立即說出來了！」（馬駒指馬祖道一禪師，俗姓馬氏受法於懷讓禪師，同參者九人，惟馬祖密受心印。）

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那懷讓禪師聽了後，當下心中豁然，並契機頷首，從此跟隨六祖有十五年之多，於是修證悟道已達玄妙堂奧。後來便往南嶽衡山的地方，大弘法闡揚禪宗頓悟法門。（圓寂後被朝廷追封為大慧禪師）

※ ※ ※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

△永嘉玄覺禪師，乃溫州（今浙江永嘉縣）戴姓人家的兒子，早年出家即研習經典，尤精研天台宗的止觀法門，後來因研讀「維摩詰所說經」，從中發覺心爲萬法之本，能生一切諸法，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沉淪。

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

△在偶然機緣下，六祖弟子玄策禪師遊方至此，就與玄覺禪師促膝暢談，玄策深感玄覺所說的佛理，頗能符合歷代諸祖宗旨。

策云：「仁者得法師誰？」

△所以玄策乃問：「不知你跟著哪位大師學法？」

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

△玄覺禪師就說：「我以前乃聽法師們講方等經論（方等乃大乘法藏之總名），他們講的都各有風格，都師師有道，後來，由於我研讀維摩經才領悟佛的心地法門，可是到現在我還沒有得到印證。」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

△玄策禪師聽後就說：「在威音王古佛未現世以前，苟能自己印證尚屬可得，倘在威音王古佛住世以後，若無明師指授印證的話，自屬一般的旁門外道了。」

曰：「願仁者為我證據。」

△玄覺禪師聽後乃說：「希望你能為我指授印證。」

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

△玄策禪師即說：「我的道行不足，尚且我的份量也不夠，但是曹溪地方的六祖大師法名遠播，所以四方的求道、慕道者雲集而響應，所以六祖大師才是傳授大法的人。你想要得到六祖大師的印證，就束裝與我同行吧。」

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

△於是，玄覺遂與玄策結伴同行，一齊前往曹溪南華寺參謁六祖。在見到六祖之時，即從容不迫地繞圍著六祖走了三圈，然後振動錫杖而站立一傍。

◎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遠方而來，生大我慢？」

△六祖大師看到此種情況，就說：「出家的人，既已拋棄世俗的一切，應該具有小乘三





千威儀，以及大乘八萬細行的風範，既然大德自很遠的地方來到此地，爲何還生出這麼大的我慢心呢？」

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玄覺禪師乃說：「我覺得生死因緣乃是人生大事，然而無常的到來仍是沒有設限，因此無暇去理會那些威儀和細行了。」

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乃無速乎？」

△六祖大師就說：「你既然明白生死是一件人生大事，爲何不去體悟和修證那無生死的法呢！那當然不能了去無常迅速了。」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玄覺回著說：「自性法體相本無生死可言，若能了了不昧何有遲速之分。」

師曰：「如是！如是！」

△六祖大師肯定的說：「嗯，是的！是的！本來即是的。」（玄覺禪師本是前來求得六祖爲其印證，這如是如是乃爲他印可也）



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

△玄覺禪師經六祖印可後，立刻很誠摯也秉具威儀禮拜六祖。不久即向六祖辭行。

師曰：「返太速乎？」

△六祖大師說道：「你不覺得辭別太急速了嗎？」

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玄覺禪師也說：「自性本來就如如不動，怎會太過急速呢？」

師曰：「誰知非動？」

△六祖大師就說道：「誰知道本來自性不動呢？」（故意說）

曰：「仁者自生分別。」

△玄覺禪師也說：「這是大師您自己生出分別心啊。」

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

△六祖就微笑著說：「嗯，你已經明白這不生不死的眞意了。」

曰：「無生豈有意耶？」

△玄覺禪師也說：「居然不生不死又怎會有眞意呢？」

師曰：「無意誰當分別？」

△六祖大師就說：「如果沒有眞意的話，那是誰在分別？」

曰：「分別亦非意。」

△玄覺禪師也說：「既著分別諸法相，也不是眞意了。」

師曰：「善哉！少留一宿！」

△六祖大師很高興的說：「不錯！不錯！你就留下來住一晚再走吧！」

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謚曰無相大師，時稱爲真覺焉。）

△當時玄覺就因爲在曹溪住了一晚而大覺悟，因此被人流傳「一宿覺」而盛極一時。之後，著述永嘉證道歌千古傳誦，圓寂後被朝廷追封爲「無相大師」，有人尊爲眞覺禪師。

※　※　※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

△有一位智隍禪師，他以前是參拜弘忍五祖大師，自認已經證得「禪定」了，於是就在草庵苦修，長年參修禪坐，達二十年之久。

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甚麼？」

△當時，有六祖大師弟子玄策禪師雲遊至河北地方，聽到了智隍禪師的聲名，就專程造訪他所住的草庵，於是就問他說：「你在此地作什麼呢？」

隍曰：「入定。」

△智隍禪師就說：「參那入定的工夫啊。」

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

△玄策禪師即說：「你說參那入定功夫，但不知你是參『有心』的入定呢？還是參那『無心』的入定呢？



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

△你若是無心入定的話，那末所有一切沒有情識的草木瓦器石頭之類，也可算是入定了。

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

△你若是有心入定的話，那末所有一切動物能潛含識之類，也可以得到入定了。」

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

△智隍禪師就說：「當我處於入定的時候，實在說，未嘗見到那有的心和那無的心。」

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

△玄策禪師即說：「居然你不見有『有無』之心，那你的坐禪只能算是平常的禪定了，既是平常的禪定，怎會有出定和入定呢？依照你禪定型態的出定和入定，這根本不是斷妄惑的大定。

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

△智隍禪師經由玄策這麼一說，不覺於啞然，停了許久，才問道：「不知你拜哪位師父呢？」

策曰：「我師曹溪六祖。」

△玄策就說：「我的師父是曹溪的六祖惠能大師啊！」

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

△智隍禪師就問：「那麼六祖是以啥法爲禪定呢？」

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

△玄策就說：「我師父所說的是，法身無相湛然常寂，由於不生不滅、無作無爲遍一切處，所以法性體的功用，能持用平等於現實，又平等遍及一切處。

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

△畢竟五蘊色受想行識本來就是空而不著，那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本來也是沒有汙染的，居然如此，那末自性遍周一切處，自然沒有出入的分別了，自性無出流也就沒有入流，因此也就沒有所謂的定性了，這是自性不亂流的關係。





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你若知道自性本是體用一致的話，就曉得坐禪的性質不可有『止住』，所以說，切實要遠離那止住於坐禪的寂靜，因爲寂靜有思慮形態，故不可住於禪寂之相。坐禪的性質不可有『生滅』，確實要遠離那生滅的坐禪想相，因爲有想相亦有次第之階，故不可有生禪想之心。那顆心貞定豁達有如虛空，如果心無因緣，也就沒有度量之心，沒有度量等於是無量了。」

隍聞是說，徑來謁師。

△智隍禪師聽完玄策的說解，覺得很有「禪味」，就逕自前來參見六祖。

師問云：「仁者何來？」

△六祖大師問他說：「你從哪來呀？」

隍具述前緣。

△智隍禪師就把玄策所說的禪理和盤托出，以揣測究竟。

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六祖大師即說：「誠然如玄策所說的，你的心態不但要像虛空似的虛曠，但也不可執著諸法皆空的見解啊！既然自心沒有頑空於見解，那心境就沒有對待之見，使得行止應心的妙用亦能自在無障礙，由於動靜別相都能無為，所以心態就無為了。是故，『凡情』和『聖情』二相皆忘，因為沒有凡情的『垢相』，心無攀緣自然能見之見消滅，沒有聖情的『淨相』，心無起緣自然所見之見消滅。能所二法對待，是以，自性法相坐落虛空於不動，此現量之心隨時都可大定。」

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

△智隍禪師受到六祖的開示後，於是大澈大悟，他苦修二十年的有所得之心，的確違悖了無相之相，所以也就不影響了開悟，甚至有此根基，跟著六祖的點醒，反而精進而悟解和證解。

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

△就在智隍禪師蒙受六祖點醒迷律之夜，有河北地方的讀書人和百姓，竟然都聽到空中有聲音說：「智隍禪師今天得道了。」



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

△智隍禪師後來拜禮辭行六祖，又回到河北的地方，大開頓悟法門，廣度出家與在家四衆，四衆受到教化的很多。

※　※　※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

△有一位出家人問六祖大師說：「黃梅五祖弘忍大師的衣鉢，不知是什麼人得去了？」

師云：「會佛法人得。」

△六祖大師就說：「領悟佛法的人得去了。」

僧云：「和尚還得否？」

△那位出家人又問：「師父是否已得了。」

師云：「我不會佛法。」



△六祖大師又說：「我尚未領悟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

△六祖大師有一天想要洗濯五祖所傳授的法衣，因見寺內附近沒有清澈之水可洗，於是就找到寺後約五里處的地方。

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爲池，乃膝跪浣衣石上。

△看到該處的山林蒼翠茂盛，且有瑞氣繚繞不已。於是六祖大師就舉起錫杖卓然戳地，只見流水順著裂隙而出，涓涓地流向低窪匯渠水池，六祖大師就彎身著膝跪在石頭上，撩衣準備洗濯。

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

這時，忽然從林裡走出一位僧人向六祖頂禮參拜，並說：「我的名叫方辯，是四川人。往昔我在南印度拜見達摩大師，他囑咐我說：『你趕快到中國，因爲自從佛陀拈花微笑把法音傳大迦葉，之後，那正法眼藏與僧伽梨（二十五條祖衣），亦已經傳到六祖了，他住於韶州

曹溪的地方，你要趕快去瞻仰禮拜吧。於是，我就從很遠的地方趕著到這裡，無非是想看達摩祖師所傳下來的衣鉢。」

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

△六祖大師乃請出衣鉢給方辯看，並問他說：「不知你做什麼事業。」

曰：「善塑。」

△方辯回答：「我擅長塑造佛像。」

師正色曰：「汝試塑看。」

△六祖大師很莊嚴的說：「請你塑造一尊佛像，好吧！」

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

△方辯没想到六祖會要他塑彫佛像，一時不知所措。過幾天，方辯竟然塑造一尊佛像，高有七寸，彫刻得栩栩如生，翩然美妙極了。

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

△六祖看後便笑著說：「你只擅知塑彫性，却不擅知佛性」。

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六祖大師伸手摩方辯頂額，說道：「你永得人天的福田！」

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

△六祖大師又以法衣送給方辯，方辯將衣分成三份，一份披在塑像，一份自己留下保留，一份用常綠喬木葉子包著埋於地下。

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

△且發下誓言：「以後會有人得到此衣，那就是我再度出世，並且在此住持，並重建一座寺宇。」（據說在宋朝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此乃辯祈禱作誓應驗神蹟。）

※　※　※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

長。」

△有一位出家人時常誦吟臥輪禪師所作之偈，偈的意思是，臥輪有一技能，能斬斷心所有法百思想，在面對境緣的時候心中不起一絲漣漪，所以菩提道心就日有所長了。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

△六祖大師聽到後，就說：「這首詩偈尤然未明心地，倘若依照這首偈去修持的話，好像是把自己套牢了。」

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是以，六祖另說一偈，意思是惠能平常沒技能，未嘗去斷那心所有法的百思想。假使在遭遇境緣的時候，那顆心就跟著境緣放蕩不羈，類此，那菩提道心豈能增長呢？

〔第七品完〕



頓漸品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

△當時，六祖大師住持曹溪寶林寺，而神秀大師則住持江陵當陽山的玉泉寺。在那時這兩宗派都盛極而弘法各方。

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

△所以人人都說南方惠能大師，北方神秀大師，是故才形成南北二宗和頓法與漸法的分別。是以，當時那些修行人均未明宗門義趣何在。

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

△於是六祖大師便對衆人說：「佛法原本只有一宗門，只因爲人有南北之分。眞理正法只有一種而已，只是因爲人的悟解有快慢不同罷了。

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

△爲什麼會有頓法和漸法的起哄呢？佛法眞理本來就無頓法和漸法的分別，乃因爲人的



根智有銳利和愚鈍，是故乃有頓法和漸法的區別了。」

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

△然而，北宗神秀大師門下的弟子，往往看不起南宗的六祖，便譏笑捉狹著說：「連一個文字都不認識，有什麼了不起的才華呢？」

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

△神秀大師就說：「你們別小看他，惠能的慧根是夙世而來，所以能無師自悟，他的悟解非是文字可比擬，幾乎凌駕上乘，論起來我還是不如他呢。況且我師弘忍五祖，既三更授法親自傳衣鉢給他，決不是沒有理由的！

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

△所以啊，我恨不得丟下一切老遠的去跟他，倒是我在此枉受國恩。所以我奉勸你們勿執意滯留在此，應該前往曹溪投靠六祖，參研更超越的佛法。」

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



還爲吾說。」

△有一天，神秀大師命令門下弟子志誠，說道：「你資質伶俐且富有智慧，可以到曹溪替我聽法，若是有非常特殊的佛法呢，你要用心地把它記下來，回來之時再講給我聽，知道嗎！」

※　※　※

◎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

△志誠和尚稟受神秀之命來到曹溪，他跟著大家參禮請教，但卻不說來自何處。

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

△這個時候，六祖大師忽然告訴大家，說道：「現在有位盜取佛法的人，他就混在法會中。」

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

△這個時候，志誠和尚聽到了忙不迭地出來向六祖頂禮，並且欲將求法的緣由說出來。

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

△六祖大師就說：「你從玉泉寺來的，應該是間諜吧！」

對曰：「不是。」

△志誠和尚回答：「不是的，不是這樣的。」

師曰：「何得不是？」

△六祖大師就說：「爲何說不是呢？」

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

△志誠和尚回答說：「還沒有說明來意之前就是了，既說出來意之後就不是了。」

師曰：「汝師若爲示衆？」

△六祖大師說道：「你師父平常都怎樣開示大家呢？」

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淨，長坐不臥。」

△志誠和尚回答說：「師父時常教誨大家，坐禪之法就是那顆心要安祥，要觀照那清靜

的心態，並且敷座盤坐不可躺靠，以免懈怠心志。」

師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常坐拘身，於理何益？

△六祖大師說道：「有住心就有結纏，有觀淨就有著空，這種法是修道魔病，並不是坐禪之法。況且盤坐不下恐怕造成淤氣傷身，這對坐禪有什麼好處呢？

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課？』」

△不妨聽我一首詩偈吧：如果一生當中常坐枯禪，因而練就夜不倒單，這與一死之後常僵不起類似啊，與其守著沒有生機的枯禪，那人的身體只是一具臭骨頭而已，那又何必死死地把它視爲功課呢？」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

△志誠和尚再次禮拜六祖，說：「弟子在神秀大師門下，已經學道九年了，對佛法還很懵懂，所以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契機悟境。

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爲教示！」

△今天，我聽到大師這麼一說，使得我懵懂的心境，立即頓開茅塞，直契我內心深處。

弟子雖然根器遲鈍，但人的生死大事猶然關心，所以希望大師大發慈悲，再爲我教誨開示吧！」

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

△六祖大師就說：「我聽說你師文經常教誨開示戒定慧三學之法，不知你師父是怎樣講說的，不妨說出讓我聽聽吧！」

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

△志誠和尚回說：「神秀師父他說：『一切諸惡事宜不可做名爲戒，一切諸善事宜可以做名爲慧，又能淨空意念則名爲定。』我師父時常這樣教導我們，但不知大師您是以甚麼法來教導人呢？」

師曰：「吾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隨方解縛，假名三昧。

△六祖大師說道：「我說有個法可以傳授給人，那就是欺騙你了，不過我的說法只是隨人根基和方便，確實爲人解脫束縛而已，這個法殆是沒有名字，只有權宜假設三昧正法了。



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也。吾所見戒定慧又別。」

△如果依照你師父所說的戒定慧三學法，若是按照此法去修持的話，亦能達到不可思議的境界。然而，我所說的戒定慧三學法却又有另外的境界。」

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

△志誠和尚即說：「戒定慧理應只有一種，又怎麼再有別的呢？」

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

△六祖大師說道：「倘若你師父所說的戒定慧三學法，讓修持的人可以達到上乘的造詣，那末，我所說的戒定慧三學法，可讓修持的人達到最上乘的造詣，這勉強來說是各人的悟境和見解不同，因此修行也就有慢與快了。

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

△你不妨存細的想、存細的聽，我所說過的佛法眞理，是否與你的師父相同呢？這因爲我所說的佛法眞理，最主要的是，絕對不可偏離自性的範圍。

離體說法，名爲相說，自性常迷。

△所以說，如果說法而偏離自性範圍，那所說的佛法即是淪落『著相』了，一旦說法著相又偏激的話，那自己的本性有可能經常蹉迷了。

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

△是故，必須要知道所有一切萬法，都是自己的本性緣起則發之功用，因爲功用能予當前即是，若是這樣的話，那才是眞正戒定慧三學法了。

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痴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

△你就聽我的詩偈吧：『自心因地的出發點沒有貪婪形態，則是自性已持戒律。自心因地的出發點沒有痴妄形態，則是自性已涵智慧。自心因地的出發點沒有散亂形態，則是自性已獲穩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畢竟自性本無增減。所以成佛亦無增加，在凡亦無減少，且本性有如一顆金剛寶石，其性堅硬明淨百鍊不變。況且，無論行住坐臥均能自由自在，亦能一切時而心地來去安詳，值此，才能凸顯三昧正定功夫。』」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志誠和尚聽完六祖的詩偈後，自是已然了悟究竟，遂已悔過並感謝六祖的慈悲開示，之後遂呈上一首偈言：「五蘊色受想行識乃幻化成身，如果強行執著這幻化的色身，怎會有究竟的解脫呢？一旦心地迴光趣向自性眞如的話，自性眞如本來就沒有一法可得，若是離棄自性而另求戒定慧法，因心地著相是故此法還是不淨了。」

師然之。

△六祖大師聽完志誠和尚的偈言後，莫不欣然含頷稱是。

◎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

△六祖大師再對志誠說：「你師父所說的戒定慧三學法，是勸小乘根智的人。我所說的戒定慧三法，是勸大乘根智的人。

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

△如果能夠了悟自性的話，就不必再立菩提道心和涅槃圓寂，就不須再立解脫正知和解脫正見了。



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

△所以說要證得自性的話，亦是沒有一法可得的，由於了悟自性，故能緣起萬法而不障礙。

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

△如果你能悟解其中意義，對於立名也可以稱爲佛身，也可以稱爲菩提和涅槃，也可以稱爲解脫正知和正見了。

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

△因爲明心見性的人，對於建立佛法名稱也可以，不建立佛法名稱也可以，因爲他的心地平坦故來去自由，均已達到沒有滯窒、沒有阻礙的境界了。

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

△當前妙用隨著緣起而運作，沒有矯情和做作，當前即是隨著因地而說答，沒有迂腐和贅言，也可以因時、因人、因處隨著機緣而渡化，因此示現一切都是不離自性的。

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

△畢竟現量緣起乘著般若妙智慧流露，處一切時涉及舉止而示自在力，處一切時涉及行止而現神通力，這種因地、因時、因人隨緣的三昧菩提，於一切中都能出入無攔，都能隨因緣示現無時，有這種法力才是明心見性的人。」

△志誠和尚又請示六祖說：「這不立是甚麼意義呢？」

◎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

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

△六祖大師說道：「應該要自性沒有一念之非，自性沒有一念之癡，自性沒有一念之亂，自是每個念頭都乘著般若妙光而觀照，由於照遍性空，所以一切法相不再逗留，性空緣起亦自由任運，於一切溶化自在了。

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

△並可以十方如來、十方如去的没有隔膜，頗爲悠然自得，這種景況還有什麼法可立呢！只要自性自悟的修行，以一念現前之頓悟，前後斷際之頓修，唯此明明了了的，也就没有漸次階級之別，所以啊，不須再予建立一切法了。既然一切諸法都歸建本來了，而進入寂



滅相，那怎會有次第順序呢？」

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

△志誠和尚聽完之後頗爲恭敬頂禮拜謝，並發願作爲六祖的終生侍奉，且早晚也能修持不渝。

※　※　※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

△有一位志徹和尚，乃江西人，他俗家姓張名行昌，在年輕之時頗有俠義之風。

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

△自從南宗惠能與北宗神秀各自渡化弘法後，兩位宗主都因道行高超而無諍言。但門下弟子却不同了，常因宗門問題而起對峙之心。

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

△那時候，北方宗派的弟子們，就擅自擁立神秀大師爲第六代祖師，並嫉妒五祖傳衣鉢

給文盲的惠能，也害怕惠能承受六代祖師衣鉢，且顧慮這事被天下人知道，一些心術不正的人就商妥行刺事宜，於是買通行昌謀刺六祖惠能。

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

△六祖大師因有「他心通」，所以就預知有人要來謀刺，就事先放置十兩金子於座位上，等待行刺上演。

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

△時到深夜，行昌就潛入六祖禪室內，正要舉刀砍殺之時，不料六祖大師竟把頸子伸長迎向他，行昌朝向頸子用力猛砍三刀，刀刀狠準都沒有傷到六祖大師分毫。

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六祖大師就說：「懂得用劍的人不該有邪心，有邪心來用劍非是正道人，我不過前世久你一些債，並沒有欠你命債呀。」

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

△行昌行刺未遂，正值起心發毛之際，忽然聽到六祖聲音，一時大驚失色而昏倒在地，



過了些時才蘇醒過來，之後，即時跪地哀求六祖赦罪，並且懺悔罪過，又願意跟隨六祖出家修行。

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

△六祖大師遂把十兩金子拿給行昌，並向他說：「你暫時先回去吧，否則恐怕會有人反過來加害於你，以後你可以改變形像再來，我一定會接受你的請求。」

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於是，行昌遵照六祖的意思，就趁著黑夜趕緊逃走，後來削髮出家，並受了比丘具足戒，就發心修持精進。

◎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

△有一天，行昌忽然想起六祖的話，就從很遠的地方，前來參禮覲見六祖。

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

△六祖大師看到他就說：「我想念你很久了，爲什麼你來得晚呢？」



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

△行昌恭敬的說：「以前承蒙師父赦免我的罪過，如今雖然出家修苦行，可是我仍然覺得難以報答師父的恩德，所以我想惟有弘揚佛法度化衆生，以便報答師父的恩惠。

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解說。」

△再說，弟子通常都閱覽涅槃經，對於經典裡的『常』與『無常』還有不明白，希望師父慈悲開示，大概的爲弟子解釋。」

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

△六祖大師說道：「這個所謂的『無常』呢，也就是我們的佛性，那個所謂『有常』呢，也就是一切善惡諸法的分別心吧。」

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

△行昌他說：「依師父你所說的，好像與經文裡有出入喔！」

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

△六祖大師說道：「我一向都講授祖傳的心印密法，我豈敢違悖佛所說的經典呢？」



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行昌即說：「可是佛經裡所說的佛性是『常』，而師父却說『無常』。且善惡一切諸法以及菩提心也是無常，而師父却說是常。這樣說已很明顯地違悖佛經了，使得讓我對於此疑問更加迷惑。」

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

△六祖大師說道：「這部涅槃經，我以前就聽過比丘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了，且爲她講授經文的要義，甚至一字一義都符合經文。一直到現在爲你說，始終沒有第二種說法。」

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

△行昌聽後就說：「弟子實在是才疏學淺又愚蠢，望請師父大發慈悲再爲我開示。」

◎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

△六祖大師說道：「你要知道呀，佛性如果是常呢，那還說什麼有善有惡和一切諸法呢，甚至經過了很多劫數，恐怕沒有一人會發出菩提心的。

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

△所以我說佛性是無常的，不也是佛陀所說的眞常之道亦相同嗎。

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

△再說，如果一切諸法都是無常的話，那麼任何物類都具有自性了，但是自性却不受生死，究其任何物類既容受生死的話，那眞常性的不生不死將有不周徧的地方。

故吾說常者，是佛說真無常。

△所以我說諸法是常呢，也即是佛陀所說的眞無常之義相同的。

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

△佛陀有鑑於凡夫和外道都執著於邪見的常，還有那二乘人雖有常性，但是却陷於無常性，這是二乘人自陷二邊，凡夫和二乘人各有四倒，總合共有八種巔倒。(凡夫四倒——於生死之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執爲常樂常淨。二乘人四倒——於涅槃之常樂我淨，執無常、無樂、無我、無淨。)



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

△所以說，佛陀在涅槃經裡特別強調以襯托究竟，俾便破除凡夫外道及二乘人的偏執之邊見，因而彰顯了涅槃所具的眞常眞樂眞我眞淨四德。

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

△你如今只依經言而瞭解，且不依經義來悟解，便認爲凡有斷滅的現象即無常，確定型態和死板型態即是常，你實在錯解了佛陀不可思議的說法，和誤解了佛陀最後深妙的教誨。

縱覽千徧，有何所益？」

△你如果這樣的話，恐怕閱覽涅槃經有千徧之多，對你豈會有效益呢？」

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

△行昌聽完六祖大師的說解後，忽然大悟且說出偈言：「只因執著守無常心，佛陀爲了破除執著，則說是有常性。若是執著而守有常心，佛陀爲了破除執著，則又說是無常性。倘不諳佛陀所說乃方便法門，則有如在春天池畔檢到石頭把它當作寶石似的。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我現在不用甚麼功夫，佛性就忽然而現前，這種開悟見性，並非師父有法可授予，但我也是一無所得呀。」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

△六祖大師說道：「你現在已經究竟徹悟了，今後就叫作志徹吧。」

徹禮謝而退。

△從此，行昌就以志徹自居，乃頂禮拜謝六祖而退。

※　※　※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

△有一位小沙彌名叫神會，他是湖北襄陽高姓人家的兒子，雖然年紀只有十三歲，但天資聰穎過人，他自玉泉寺前來參禮六祖。

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



△六祖大師說道：「大德啊！你爬山涉水受盡風霜不遠千里前來，不知你還認得自己的本來面目嗎？如果你認爲還有的話，就表示已了然自己主人翁，這當中就試著說出來吧。」

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

△神會就說：「那顆心應無所住即是本來，見本來面目即是我的主人翁了。」

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

△六祖大師說道：「你這沙彌說得太籠統又太草率了！」

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

△神會見六祖呵責便故意反問，說：「那麼請問師父你坐禪的時候，是有見得本性還是不見得？」

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六祖大師就用禪杖打了神會三下，並說：「我現在打了你三下，你是痛呢，還是不痛？」



對曰：「亦痛亦不痛。」

△神會回著說：「可以說痛，也可以說不痛。」

師曰：「吾亦見亦不見。」

△六祖大師說道：「我也是見得，也是不見得。」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

△神會就問：「那如何是見得也是不見得呢？」

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

△六祖大師說道：「我之所以見得，就是時常照見心中的過錯罪愆，我之所以不見得，就是平常不見別人的是非好惡，這是持平等返照的關係，所以可以說見得也是不見得。

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

△況且，你說痛也不痛又如何呢？你如果說不痛的話，就同木頭石頭沒有知覺一樣。你如果說痛的話，就同凡夫俗子的心態一般，隨時都起恚恨心的感覺啊。



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

△況且，你剛才問我見得或不見得，自己淪落二法的邊見，而還不知呢，我打你三下，你說痛也不痛，自己執著生滅比量的心境，而還不覺呢，你的心尚不知覺，怎會見得你的自性呢，居然這樣你就大膽的敢來作弄人嗎？」

神會禮拜悔謝。

△神會聽到六祖大師的一番訓示後，即時參禮跪拜，並懺悔自己的無知與莽撞。

◎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

△六祖大師接著又說：「你如果迷失心境而不見得自性，應當可以請示大德之人，向其請問明心見性的理路，倘能自心開悟的話，自然就可以見得自性，這是你依法修行的結果啊。

汝自迷不見自心，卻來問吾見與不見。

△你自己迷昧於心境，當然不悟見自心，既然這樣，你還反過來問我見與不見。

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

△我明心見性我自己知道啊，未嘗於能代替你的迷昧呀？你自己若是明心見性了，也是一樣未能代替我的迷昧。

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

△爲何你自己不去了悟呢，自己不去開悟見性之道，却反而來問我見性與否。」

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

△神會聽完六祖大師再次的訓示後，更覺汗顏慚愧，於是，再向六祖謝禮百餘拜，祈求六祖寬容自己的過失罪愆。從此之後，神會就跟著六祖身邊服侍，不離大師左右。

◎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

△有一天，六祖大師告訴大家說：「我有一樣東西，它沒有頭也沒有尾，沒有名也沒有字，沒有背也沒有面，您們有人認識這樣的東西嗎！」

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神會就由衆人中搶先說出：「這樣東西是諸佛的本源佛性，也是神會的本源佛性。」



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

△六祖大師說道：「我已經說過了它沒有名字的，你怎麼又說它是本源佛性呀。

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

△你如果一向如此草率的話，有如取茅草僅蓋住頭殼而已，以後也只能成個正知正解的禪宗門徒。」

（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宏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於世，是爲荷澤禪師。）

（六祖圓寂以後，神會就進入京都洛陽，大力宏揚曹溪的頓教法門，神會並著有一本顯宗記的書，曾經在唐朝盛行並流傳後世，尤其在山東荷澤地方很出名，所以世人稱爲荷澤禪師。）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

△六祖大師眼看衆人對各宗生澀艱難的問題，都起了厭倦嫌棄的學習念頭，遂召集他們到法座下，很是關懷地憐憫地說道：「學道的人，對於一切『善』的念頭或是『惡』的念頭，都應當悉數一概棄除淨盡。



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

△因為本性的確沒有形相可去稱呼，若有稱呼只能假借自性而已。所以這沒有第二的本性，才是眞實的自性。

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

△然而，這眞實的自性就藉著現實而建立一切教化法門，一切教門都有它的長處，但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悟解，涉及之時不假思索就可以照見自性了！」

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衆人聽了六祖的一番訓示後，也都悟解其他一切法門都從本性所衍出，惟有自性所知所見才是實在的，故大家都志心作禮，感謝六祖的開示，就此更眞摯奉事為師。

〔第八品完〕



護法品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

△唐朝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武則天太后和中宗皇帝下了一道詔書，說：「我迎請嵩嶽慧安國師和北宗神秀大師，延請到宮中恭敬供養，以便在治理萬事之餘暇，可以跟二位國師研究大乘佛法。

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

△可是兩位大師都謙讓地說：『南方有位惠能禪師，他是五祖弘忍大師密授衣鉢的人，也是眞正傳佛心印的繼承人，最好迎請他參問。』

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請迎。願師慈念，速赴上京。」

△現今派遣宮中內侍官薛簡，帶著皇帝詔書一路奔馳到此請迎大師，希望大師慈悲爲懷，趕快到京師一趟。」



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

△六祖大師接過詔書後，立刻就命人繕寫呈表，表示說明有疾在身，不克前往，自己希望終老山林已足矣。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薛簡藉此機緣向六祖請示：「在長安京城裡有德行的禪師都說：『若要會契大道，就必須要『坐禪』習定。』

△如果沒有經過『坐禪』習定而能夠得到解脫的話，這是不可能解脫的。』但不知大師您對此說法是否贊同，又大師所說的頓悟大法是如何呢？』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

△六祖大師說道：「道都是從自心去開悟，豈由坐不坐得來與否！況且，金剛經裡說：『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那便是人行邪道了』



△這是什麼原因？如來者是從虛無那兒來的，必也從虛無那兒去，又是不生與不滅的，如此自在才是『如來清淨禪』。

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

△不僅是要心中諸法空寂，而通達虛無一般，這才是『如來清淨坐』呀！足見入於究竟解脫而沒有證得，這絕不是兀自坐禪便可輕易得來！」

◎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

△薛簡又說：「弟子回京繳旨時，皇上一定會問我學得什麼的。所以希望大師慈悲開示，指導弟子一些『心法』要旨，讓弟子可以回京奏知太后和皇上，並且可以告知京城的學者和修道人。這好比是點燃一盞明燈，而輾轉又點燃百千盞明燈，使得黑暗都成爲光明，不僅可以使得光明永遠的光明下去。」

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

△六祖大師說道：「大道本來沒有分別光明和黑暗，畢竟光明和黑暗只是更迭替換的意義。那末更迭替換結果，使得光明無盡的話，到時也是有盡的時候，這就是相對而立的規則

啊。

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

△所以維摩詰經說：『佛法不僅是無可比擬，亦沒有互相對待的緣故呀！』」

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

△薛簡又說：「光明好比『智慧』，黑暗好比『煩惱』，如果修道的人，倘不以智慧妙光去破無明的煩惱，那無始以來的生死又憑啥出離呢？」

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分別。

△六祖大師說道：「煩惱則是『菩提』，菩提則是『煩惱』，這兩種本來就沒有分別啊。

若以智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倘照你所說的是，要以智慧光來破除無明的煩惱，這不僅是聲聞、緣覺二乘的知見解釋。這兩種以羊車、鹿車契機所得的造詣，上乘和最上乘的大根智人，他們絕不是以知見作

見解。」

◎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

△薛簡又說：「那怎樣是大乘見解呢？」

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

△六祖大師說道：「這『明』與『無明』兩種知見，在凡夫俗子的看法是兩種不同的見地。而大根智的人能予了悟通達，知道眞如自性本就沒有分別明或無明。所以沒有分別兩種的眞如自性，由於平等施爲所以才是眞實的本性。

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

△這眞實的本性，處在凡夫愚人也不會減少，處在聖人賢達也不會增加，而處在煩惱狀態也不會紊亂，處在禪定景況也不會空寂。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也不以斷見與常見，也沒有來沒有去，更不在中間和內外。

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亦是不生也不滅，這本性體相持平等自在，並以眞實而永遠不變遷，所以才叫做『道』。」

◎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

△薛簡又說：「大師您所說的不生不滅，這跟外道所說的有何不同呢？」

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

△六祖大師說道：「外道所說不生不滅呢，他們只是將心身的滅當做生的終結，因爲心身有生的形態才能襯托滅的衰微，是以，既然肉身頹敗了而滅，但心識還是不滅啊，既不滅就有生，心身的生滅輪迴，豈能說不生呢！

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

△所以我所說的不生不滅呢，指的是本源佛性的無生，既是無生也就是不滅，所以我所說的自屬與外道不同了。

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



沙。」

△你若要知道心法要點，在於一切『善惡』事宜不可有思想忖量，自然而然溶入清淨心體，這澄清透澈的心體趨向於大自在，由於玲瓏淵善，所以心體殊勝有如恆河沙之妙用無窮。」

◎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

△薛簡蒙受六祖的指示教誨後，豁然大開悟境，之後，參禮告辭六祖回京城覆命，並將六祖的法語稟報皇上。

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

△於是，在那年的九月三日，有一詔書獎諭六祖大師，詔說：「禪師雖然藉口身體老邁且衰病，以此推辭謝絕供養，且願終老隱身山林，實則為朕在修眞道，又為國家種植福田。大師有如維摩經所記載的維摩詰居士一樣，他藉口養病而居住毘耶城的地方，其實不時闡揚大乘佛法，傳佈諸佛心印，講說不二法門一樣。

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

恩，頂戴無已！」

△自從薛簡回宮表奏禪師所指示教授的如來知見，這實在是朕夙世所積的善因，以及夙世所種的善根，才能遇到禪師出世教化，在於能夠頓悟上乘佛法之餘，唯以志心感激禪師法恩，自此亦頂禮和愛載禪師不渝！」

並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爲國恩寺焉。

△同時並奉上高麗國的袈裟一件和水晶鉢一個，且敕令韶州刺史整修裝飾寺宇，並賜六祖新州的舊居爲國恩寺，以作紀念。

〔第九品完〕

付囑品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

△有一天，六祖大師召喚門下弟子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人，六祖大師就向他們說：「您們都是與其他的人不同，如果我滅度了以後，您們都要獨當一面了，並且各爲一方的教導師。

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

△我現在教您們將來說法度人之時，絕不可失去本宗（禪宗）的宗門趣向。首先必須舉出三科法門，和動用三十六對法，凡是講述佛法要秉持中道，確要肯定不能模稜兩可，須知說一切法都不可遠離自性範圍。

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如果忽然有人問您們佛法，那說出的話一定要體用兼顧，並以相對之法巧妙的運用，

因爲不管說來說去都在因緣法範圍裡。但是應用到玄妙的時候，這相對的一法也該盡量去除，這樣就没有『說法』的把柄了。

◎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

△所謂的三科法門，就是五陰（蘊），就是十八界，就是十二入。

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

△陰是五陰，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陰是障蔽的意思，它能遮障本性，因起煩惱。

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入是十二入，就是外六塵的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塵能汙染心靈，因而放恣。

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

△內六門（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六根亦是六識所依，所以出入無攔。



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

△界是十八界，以六塵和六門加六識共十八界。

眼根界爲外界色塵緣影所薰習，眼識界就能見的效用。

耳根界爲外界聲塵緣影所薰習，耳識界就能聞的效用。

鼻根界爲外界香塵緣影所薰習，鼻識界就能嗅的效用。

舌根界爲外界味塵緣影所薰習，舌識界就能嘗的效用。

身根界爲外界觸塵緣影所薰習，身識界就能覺的效用。

意根界爲外界法塵緣影所薰習，意識界就能思的效用。

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

△自性能包含一切萬法，因爲它能含藏受薰種子的功用，所以叫著含藏識。若是前六識攀緣外境因起思量心，即時轉變爲識的分別功用了。俱舍論說：集起名爲心，思量名爲意，了別名爲識。

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

△由於緣起而生出六識的功用，因此也就攀緣六門出入無攔了，足見六塵緣影的誘惑力



了，像這種相因爲緣的結果，都是自性負責一切善惡的後果了。

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

△所以說，自性形態若是「邪」的形態，那緣起則發即形成十八界邪的形態。自性形態若是「正」的形態，那緣起則發即形成十八界正的形態了。

若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如果心意識以惡用的型態去作爲，那就是衆生的作爲。如果心意識以善用的型態去作爲，那就是佛的作爲了。無論對一切善用或惡用，其結果都由自性來承受含藏了。

◎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

△互相對待的諸法是外境，所以有五種的相對運用，並要存細的去應對。那就是天地相對，日月相對，明暗相對，陰陽相對，水火相對，這就是無情世間的五對了。

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



小對，此是十二對也。

△又有法相和語言方面，有十二對。語與法相對，有與無相對，有色與無色相對，有相與無相相對，有漏與無漏相對，色與空相對，動與靜相對，清與濁相對，凡與聖相對，僧與俗相對，老與少相對，大與小相對，此乃是十二相對。

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

△還有自性起用方面，有十九對。長與短相對，邪與正相對，癡與慧相對，愚與智相對，亂與定相對，慈與毒相對，戒與非相對，直與曲相對，實與虛相對，除與平相對，煩惱與菩提相對，常與無常相對，悲與害相對，喜與瞋相對，捨與慳相對，進與退相對，生與滅相對，法身與色身相對，化身與報身相對，此乃是十九相對法。

◎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

△六祖大師又說：「剛才所講的三十六種相對法，您們如果能夠善解妙用，則能把道理貫徹於一切經典與法論，那末如此的說法趨於中肯，遠離模稜兩可的態勢。



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

△如果自性緣起應用之時，在於跟人說話或談論時，心的外境有名相須要予以離相，心的內境有頑空須要予以離空。

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

△假使不這樣的話，恐怕會著相而不覺，因而助長邪見形態。也會執空而不悟，因而助長無明形態。

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

△因爲執著而頑空的人，往往會有誹謗佛經的心態，更會堂皇的說是，不用學習經文，居然是空相了，何必費勁去著文字相呢。殊不知不用文字，同樣的亦不必用語言了。

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

△足見所說的語言，不亦是文字相嗎。又說甚麼大道不立文字，殊不知「不立」兩字，不也是文字嗎。



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

△況且見到別人所論說的，便即誹謗他論說著文字相。您們務必要知道啊！自己著迷也就算了，竟然又誹謗佛經的不是，千萬別去誹謗佛經，若誹謗佛經那將是罪過無數。

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

△且又將著相的心態現形於外，頻以嘩衆取寵方式，使人誤認以爲眞，或是普偏設立道場，又述說有形相與無形相的道理，均是籠統的且又模稜兩可，使人不見得契機，像這樣的人，經過無數劫的時間，仍然是沒能得見本性。

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

△但是只要依正法去修行的話，切不可任何事都不予思考，任令心性受到滯息或阻礙。如果只有聽聞佛法而不去修持，此種情況會令人反生邪妄的心念。

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然而，只要依照正法去修行，說法時更要實踐『無住相』的法施。您們若能悟解的話，就依照這樣去說法，就依照這樣去運用，就依照這樣去施行，就依照這樣去作爲，就不會失去宗門的意旨了。

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

△假使有人問您們禪宗的法義時，他問『有』的道理，你就用『無』來對應以破其常見，若問『無』的道理，你就用『有』來對應以破其斷見。他問『凡』事的意義，你就用『聖』事來對應以破其在凡不增而懈怠，若問『聖』事的意義，你就用『凡』事來對應以破其在聖不減而疏忽。

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

△像這兩邊的對應都有因緣存在，因此不執著兩邊自然能生道理的奧義。像這樣的一問一答方式，其餘的也按照此方式類推應對，那就不會失去道理的奧義了。

設有人問，何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

△假使有人問起，什麼名叫著暗。您們就回答他說是，光明的是因，黑暗的是緣，光明



沒了就是黑暗，所以有光明就能凸顯黑暗，有黑暗就能凸顯光明，這光明與黑暗來去都在因緣法範圍裡，只要不執著二邊自然能成道理的奧義

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其餘的問題悉數都要如此。您們以後傳述宗法道理，應該依照這樣相沿教導傳授，切勿失去了禪宗意旨。」

※　※　※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

△六祖大師在於唐睿宗太極元年歲次壬子年，（五月改元）延和七月之時，命門下弟子到新州國恩寺建塔，並且催促著建塔工程早日完成。

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

△翌年，即唐玄宗開元之年夏末全部落成。七月一日，六祖集合徒衆並對他們說：「我到八月的時候就要離開世間了。您們若有甚麼疑問的問題，須要趁早發問，我當爲您們破除

疑惑，使得您們心中的迷惑儘快除去。否則，我離開世間之後，就沒有人來教導您們了。」

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

△法海和其他人聽了六祖的話後，大家不禁地都傷心涕泣，只有神會一人，神情如常不動容，也沒有流淚涕泣。

◎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

△六祖大師說道：「神會小師，（受具戒未滿十年曰小師）對待『善』與『不善』都能一視平等，而且毀謗和讚譽都撼動不了他，對於哀傷或快樂也不會情緒化，其餘的人就沒此能耐了。

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

△不知您們這幾年待在山中，究竟在修什麼道啊？您們現在如此的悲傷哭泣，如此的擔憂到底爲誰呀？若是在擔憂我不知道自己的去處，但我自己知道去處呀。

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



△如果我自己不知道去處的話，就不會預先告訴您們了。您們這樣的悲傷哭泣，大概不知道我的去處吧！若是知道我的去處的話，就不應該這樣的悲傷哭泣才對呀！

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

△您們必須知道啊，法性圓寂湛然依舊無體相，本來就沒有生滅去來之相可說。您們都坐下來吧！我給您們說一首偈，這首偈叫作『眞假動靜偈』。

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您們誦持這首偈，要與我的心意相同，倘依照此偈去修行，就不會失却宗門的意旨了。」

衆僧作禮，請師作偈。

△於是，所有的徒衆聽了之後，都志心作禮，並請師父作偈。

◎偈曰：「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

△六祖大師就說出偈語：「一切萬法都是變幻不常，沒有眞實的一面，所以不要存心把它當成眞實看待，如果您們以爲那是有眞實一面的話，恐怕被那一面虛僞不實所迷騙，因而



把存心抹上一層灰色的懵懂。

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

△如果對於一切法能予了了分明，自然能夠看破一切法，畢竟揭開虛僞不實的一面，當下即時現出眞實的心來。所以說，自己若是不戳破『心所有法』的話，則一切法怎可當著眞來說呢！

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然而，凡是有情知覺的動物，大抵都能生動，那無情沒有知覺的木石，都沒有生動的可情。所以懵然地修沒有知覺的行，不啻是自心如同沒有生機、生動似的無情嗎！

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

△須知，如果要尋找那眞實不動的心軸，那只有面對現實生活的一切得失事宜，和操煩、遭逆、憂慮、不安等都能予以承載，無寧是一切萬法轉動而自心軸承不動了。但是不動非是沒有生機的『禪』呀，這是自性不動『中』而已，一旦心軸承載而能逆行轉機的話，那不動的心性自是有『禪機』，因爲心性有生機生動的關係，畢竟沒有禪機的無情死灰，怎可能會有『有情』的種子呢？所以虐待心性的話，豈有佛的種子應因滋生啊！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

△所以呀！自心當下要清醒，並能了知哪是有情的禪機呢？還是無情的禪機呢！但是要分明了知的話，唯有示現『大慈悲』，而自性如如不動，又能持平常於現實中。所以說不可視『無情』不動爲禪機，貞定『有情』有生機的禪機，這樣於存心的知見，才能搜羅能源當著『轉法輪』的材料，就如此憑藉逆轉法輪的證得，這才是眞正的『禪坐』妙用。

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

△我現在告訴學法修道的人，切要志心誠意努力苦行精進，絶不可藉著大乘佛法的門下，却又執著於『生死』的心智。

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

△今後，您們如果與人談論佛法禪義，若能彼此契合的話，就應該不留遺地共同暢論佛法禪義。如果不能契合的話，也該持平等心表示敬意，讓對方生歡喜心。

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因爲禪宗本來以『頓悟』爲入，既無生滅去來，豈有爭論呢！如果相互起了爭辯的

話，就失却道貌原意，淪爲鬥爭的修道人。因爲執著於鬥爭意識型態，到時候的自性恐怕已執生死的把柄了。」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

△當時，徒衆聽完偈言之後，都一齊向六祖志心頂禮，並且每人心裏都能體會六祖的偈意，每人都志心不敢渙散，且依法認眞修行，更不敢互爲爭辯。

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

△大家都知道六祖在世時間不久了，於是，大弟子法海禪師便再度拜禮請說：「師父滅度之後，『衣法』不知要傳給什麼人？」

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鈔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

△六祖大師說道：「自從我在大梵寺說法以來，一直到今天爲止，大略地抄錄下來以廣流行，並將書名目爲『法寶壇經』。

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

△您們大家應該要好好地守護這部經書，讓它不斷地流傳下去，以俾度化衆生；只要依



照我所說的法去修持，這就是所謂的頓教正法了。

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

△您們現在都已經知道我所說的法了，所以不必再傳這衣法了。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爲您們的信念和根基都已有相當的成熟，且面臨事宜都能判斷無疑，足可擔當弘法大事。然而，根據禪宗初祖達摩大師所付囑傳授的偈意，也表示不該再傳付衣鉢了。

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達摩大師的偈言：『我本著熱衷前來東土，爲著傳授頓法救度迷妄的有情衆生。所以耕耘下來而一花開五瓣，（意指達摩以後有五代相傳，就是二祖至六祖等。）然後大開佛教頓悟大法的闡揚。』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

六祖大師又說：「諸位大德，您們每個人先須清靜心態，然後再聽我的說法吧。

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如果想要成就佛底一切種智的話，必須通達做到一相三昧，和那一行三昧。

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如果在什麼地方而心中不住著相，也不受著相的想像影響而起嫌惡和喜愛心，也沒有佔有慾和拋棄慾的企圖心，也沒有饒益自己或顧念成功和失敗心，畢竟要把那顆心處於安祥，和把那顆心住於清靜，使得那顆心溶於虛曠豁達，使得那顆心澹泊於心境，並欣賞心境怡然自得的風光，這就是『一相三昧』了。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

△如果在任何的地方，對於行住坐臥的觀念，都要抱持純樸不變的初衷，致使那顆心有如撼動不了的道場一般，自心在那兒修行，使得心地沒受汙染而回復原始風貌，這就是『一行三昧』了。

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

△倘能夠具備這兩種『三昧』，就好像把種子埋在土中，種子得滋潤自然生根發芽，並逐漸茁壯起來，待其成熟自然會開花結果的，然而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也是如此。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皆發生。

△我現在所說的佛法，有如及時雨一樣，普遍滋潤了土地上的一切生物。您們本有的佛性，就好比那些種子，若遇到雨水的滋潤，悉數都會生根發芽。

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所以說，凡是承受我宗旨的人，貞定能夠獲得無上菩提；且依照我所說的法去實行，貞定能夠證得至妙佛果。

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

△您們聽我一首詩偈吧：「『人的心地含有各樣的種子，遇到時雨的滋潤而萌芽。若能契機頓悟的話，彷佛開花結果一樣，來日證得菩提妙果自可成就。』」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

△六祖大師說完偈後，又說：「佛法本來就是不二法門，既是無二，人心也是一樣也沒有二心。大道本來清淨無染的，也沒有一切的形相。



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是以，您們切勿偏守『清靜』，抑或執著『頑空』，讓心地沒有轉圓餘地。因爲心地本就清淨原始，既是原始淨土，怎可隨地取著，怎可隨地捨棄呢！因爲心地取著就形成虛妄，因爲心地捨棄就形成踱迷。您們各自努力，各憑因緣好自爲之吧！」

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這時，徒衆聽完六祖感性的話後，都向六祖頂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六祖大師於七月八日那天，忽然對門下弟子說：「我要回新州去，您們趕快給我準備船隻吧！」

大衆哀留甚堅。

△衆人聽了六祖要離他們，都很積極哀求挽留。

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

△六祖大師說道：「過去諸佛出現於世間，到最後也得要以涅槃示現。有來必有去，這

是理所當然啊。何況我的身體，也該有個歸宿才對呀。」

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

△眾人說：「師父您現在去新州，是否可以早點回來。」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六祖大師說道：「落葉總得歸根呀！我再回來就不像以前那樣說話了！」

◎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

△眾人又請示六祖：「不知師父您的清淨法眼不二法門，要傳付給甚麼人呢？」

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

△六祖大師：「有道的人自可得到，沒有住心的自可通達。」

又問：「後莫有難否？」

△眾又問：「請示師父，以後會有什麼事故發生嗎？」

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

△六祖大師說道：「在我滅度之後的五、六年時間，將會有一個人前來拿我的人頭。

聽吾偈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

△您們聽好就記著吧：『拿我人頭目的只是供養而已，就好比供養尊親一般，況且拿我人頭的人只是受人之雇而已，大概爲了養家活口似的，那位劫頭之人的名叫作滿，而辦此案的官將姓楊和姓柳吧！』」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六祖接著又說：「我滅度之後大約七十年，將有二位菩薩從東方來到，出家的是和尚，在家的是居士，兩人同時興盛弘法，並建立禪宗的風範，又修造佛教寺宇，大大地昌隆發展禪宗正法。」

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

△衆人又問：「自從佛祖應運度世以來，不知到現在傳授幾代了，希望師父慈悲開示！」



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六祖大師說道：「古佛應運駐在人世，數量很多，已到不可計數了。現在就以七佛開始算起吧：七佛是過去莊嚴劫一千位佛的第九九八位佛，佛名毗婆尸佛，及第九九九位佛，佛名尸棄佛，及第一千位佛，佛名毗舍浮佛。現在是賢劫第一位佛，佛名拘留孫佛，第二位佛，佛名拘那含牟尼佛，第三位佛，佛名迦葉佛，第四位佛，佛名釋迦文佛，這就是七佛治世。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婆毱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密多尊者，第八佛馱難提尊者，第九伏馱密多尊者，第十脇尊者。

△釋迦牟尼佛首傳正法眼藏給摩訶迦葉尊者，二傳是阿難尊者，三傳是商那和修尊者，四傳是優婆毱多尊者，五傳是提多迦尊者，六傳是彌遮迦尊者，七傳是婆須密多尊者，八傳是佛馱難提尊者，九傳是伏馱密多尊者，十傳是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毗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僧伽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十一傳富那夜奢尊者，十二傳馬鳴大士，十三傳迦毘摩羅尊者，十四傳龍樹大士，十五傳迦那提婆尊者，十六傳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傳僧伽難提尊者，十八傳伽耶舍多尊者，十九傳鳩摩羅多尊者，二十傳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傳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傳摩拏羅尊者，二十三傳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傳師子尊者，二十五傳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傳不如密多尊者，二十七傳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弘忍大師，惠能是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

△二十八傳菩提達摩尊者，二十九傳慧可大師，三十傳僧璨大師，三十一傳道信大師，三十二傳弘忍大師，一直到我惠能是三十三代祖。以上所說的諸位祖師，都各有稟承眞傳，所以要把歷代祖師的來歷流傳下去，好讓後世的人均能知道這些淵源，您們要記著，不要弄

錯了！」

※　※　※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

△六祖大師，在唐玄宗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癸丑（西元七一三）八月初三日那天，於新州國恩寺中，吃完齋飯後，對衆弟子說道：「您們大家都坐好，我告訴您們，我即將與大家永別了。」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

△法海大弟子便請示說：「師父您老人家不知留著什麼教法，令後代迷妄的人得以明心見性呢？」

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即是佛性。

△六祖大師說道：「您們用心聽著！將來後代迷人，他們若是識透『衆生性』的話，就能即時了達『佛性』了。



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

△如果不去認識衆生，親近衆生性的話，恐怕經過萬劫也難以找到佛。我現在教您們認識自心的衆生性，若能識透的話，將可見證自心的佛性了。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

△所以說，想要見證佛性的話，就惟有識透衆生性；只因爲衆生迷昧而不覺有佛性，並非是佛性隨著衆生蹢迷。

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

△然而，自己的心性倘能了悟的話，那末衆生性即是佛性；倘且自己的心性均已迷昧了，那末佛性亦即是衆生性了。

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

△然而，自性持現實於平等的話，那末衆生性即是佛性；倘且自性淪落邪見險惡的形態，那末佛性即是衆生性。



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

△所以您們要知道呀！自心若是險惡不正的話，那末佛性即溶入衆生性之中了；自心念頭若是平等正直，那末衆生性能予成就佛性。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

△實則，我們的心裏都有佛性存在，也只有自己的佛性才是眞實的佛性。殊不知自己的佛性不流露，又到哪兒去求得眞實的佛性呢？

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

△的確您們自己的心性有佛的存在，更不要再去猜疑了，不可再去心外馳求了，心外沒有一物可以建立成就的，這都只有本心才能生出一切萬法的。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是故佛經上說：念頭一生而一切萬法也生出，念尾一滅而一切萬法也滅去。

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我現在留下一偈，來與您們告別，此偈名叫—自性眞佛偈。後代的人，如果能予識透此偈的眞意義，自屬頓悟見證本心，自可成就佛道之路。」

◎偈曰：「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偈說：「人人都有眞實平等的自性，這本有的自性才是清淨的佛性，然而，邪惡又偏見的三毒貪瞋痴，有如陰影似的籠罩自性，很嚴重的干擾智慧的流露；所以說一旦起了邪惡迷妄的念頭，有如兇狠的魔王侵佔了心地，很嚴重的掣肘智慧的妙用，實則，只要扶正念頭的偏差，毋寧是自性佛穩坐明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

△如果，性中邪見緣影難以疏散，貪瞋痴三毒泛濫於心地，這種態勢就像魔王強行霸住心所；畢竟匡正心念的迷惘，那三毒心不僅飄逝無踪，既使魔性變成佛性，的確一點也不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

△然而，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都從本性所出，所以這三身本來就是一身；



如果存心於性中自屬見證一身，就可成就佛道的覺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

△實則，修道的根本在於化身，因爲把貪瞋痴三毒元素溶化於性空，自可從化身生出清淨法身，足見清淨法身時常就在化身之中；是以，只有憑空抓著自性的把柄，素來運用化身來陶冶自可歸趨正道，不僅可以證得該有的圓滿報身，證得報身的確智慧圓滿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除婬即是淨性身。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

△然而，婬欲之性本來具有清淨因素，除非化除婬亂的慾望，才能歸建清淨自性身。畢竟要切實拋棄自性中的五欲，把那財、色、名、食、睡五欲格除了，不僅淨空見得自性，的確剎那間一假變成眞。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遇自性見世尊。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

△所以說，今生之中有機緣遇到了頓教法門，以精進不退的修持開悟自性，彷彿見得佛陀一般。是以，有些亟需找尋佛道的修行人，往往注重意識型態，不僅是馳心逐物，也遑知何處有眞佛可求了。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

△殊不知，只要心裏常淨不染，那末心中自然出現眞佛，也就是眞摯的因素，才有成就佛道的因緣。但是心裏迷痴而蒙蔽自性，以爲向外求佛才是最佳途徑，有這種想法的人，恐怕是修道上的大痴人了。

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禪宗頓教法門現在已經爲大家留下來了，但想要救度世間迷者的話，預先須要自己精進修行。且告訴您們和將來的學法修道人，若是不依頓悟法門去修的話，將讓您們草率輕度歲月，而面對修行感到無奈。」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

△六祖大師說完詩偈後，又告訴徒衆說：「您們要好好地修道，等我滅度以後，不可以像世俗情緒化一般悲傷大哭呀！或者是受他人憑弔慰問，或者披蔴載孝等等粗俗，如果這樣就不是我的弟子了，也不是修持如來正覺正法的人！

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



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

△我希望您們能識透本心，且能見得本性，不要有放恣心和枯守靜寂，更不要去涉及生滅流轉的心念，也不要去回味過去和未來，更是不可惹是非別相的麻煩，也沒有著相和頑空等等名相的色彩啊！我只是惟恐您們心裏頭仍然迷茫，不能體悟會契我的旨意。

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

△所以我特意再叮嚀您們呀！無非是要您們都能見得本性。我滅度以後，倘依此頓法修持的話，就好像我仍然在世一樣啊。倘若違背我所教導的話，縱然我仍然在世，對您們也沒有好處呀！」

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六祖於是又說一首詩偈：「自性修到如如不動的造詣，自然不予執著功德了，自性修到自在無爲的造詣，自然不會再造惡業了，自性修到湛然靜寂的造詣，自然不涉見聞二法了，自性修到平坦虛曠的造詣，自然不會著相於心了。」

※　※　※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

△六祖大師說完偈言後，就端正靜坐到三更之時，突然對在傍侍奉的弟子說：「我去了！」六祖說完就倏然間圓寂遷化了。

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

△那個時候，一股特異的香味充溢著整個禪室，而外面的空中現出一道白虹貫穿地面，樹林也驟然變爲白茫茫，飛禽走獸也都齊聲發出哀鳴之聲啊！

◎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

△唐玄宗開元元年歲次癸丑（西元七一三年）的十一月，有廣州、韶州、新州三個地方的官僚，及弟子門徒、居士與出家人，都互相爭著請迎六祖的眞身去供養，爭得不知怎樣決定才好。

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

△於是，仍以折衷辦法，以焚香禱告說：「香煙所指的方向，就是師父所願意去的地方！」



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

△當時，香煙竟然貫向曹溪地方。在十一月十三日那天，就把六祖坐化的神龕及黃梅所傳付的衣鉢，一併由新州國恩寺遷回曹溪寶林寺（今南華禪寺）。

◎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

△第二年的（開元二年，歲次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便將六祖大師眞身請出神龕，由大師的弟子方辯用香末合泥抹上大師的眞身。

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

△於是門人弟子憶起六祖大師的預言，預言有人來取項首，遂以鐵片和漆布圍護六祖的脖子部份，然後才請入塔內。

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

△當六祖大師眞身送入塔的時候，忽然從寶塔內出現一道『白光』，一直衝至天空，經過三天白光才逐漸散去。

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

△於是，韶州刺史便把六祖大師的事蹟和顯化奏聞朝廷，皇上就敕令立碑，以資來紀念六祖大師的修道經過。

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

△六祖大師世壽七十六歲，共歷太宗、高宗、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六個皇帝，在二十四歲時得五祖傳授法（傳付衣鉢後，隱遯十五年），三十九歲時落髮受戒。並說法饒益衆生達三十七年。

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

△並且得到六祖意旨而繼嗣佛法的弟子有四十三人，其他悟道超凡的人，實是不計其數了。

達摩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

△由於達摩祖師所傳下來的信物法衣，和唐中宗皇帝所賜的袈裟與水晶鉢，及方辯所塑彫的六祖眞相，與修道所需的用具等，由護持寶塔的侍者全心維護保管，俾以永遠鎮守寶林寺道場。



流傳壇經，以顯宗旨。此皆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並且將這部法寶壇經流傳於世，藉以彰顯弘揚頓悟法門的宗旨。總之，這無非是使得佛、法、僧三寶興盛，甚至於普遍饒益一切衆生。

〔第十品完〕

註釋

◎一闡提：不信佛法，斷滅一切善根之人。三七頁。

◎閻浮提：南瞻部洲。乃指我人所住之世界。五六頁。

◎修多羅：契經之義。六〇頁。

◎舍利弗：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一〇五頁。

◎那伽：譯爲龍。即四威儀中雖有淨染於心，但心源常在定中，就像龍潛於淵，故言龍定。一七一頁。

◎六十二見：計過去之五蘊——一、色爲常。二、色爲無常。三、色爲常無常。四、色爲非常非無常。

其他受想行識四蘊亦然。合共二十句。

計現在五蘊——一、計色爲有邊。二、計色爲無邊。三、計色爲有邊無邊。四、計色爲非有邊非無邊。其它四蘊亦然。合爲二十句。

計未來五蘊——一、計色爲如去。二、計色爲不如去。三、計色爲如去如不去。四、計色爲非如去非不如去。其它四蘊亦然。合共二十句。

三世合共有六十句，再加身與神之一異二見爲六十二見。此六十二見亦是斷常有無之邊見也。一八四頁。

明齋叢書8

六祖壇經白話直說

註解者：郭明文
發行人：郭明文
出版者：明齋出版社
發行所：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縣中和市
華安街32巷8之三號
電　話：(02)9517903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五〇七七號
印刷行：長青印刷廠
郵政劃撥：11788211郭明文帳戶
定　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初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祖壇經白話直說 / 郭明文註解. -- 初版. --
臺北縣中和市 : 明齋, 民82
面 ; 公分. -- (明齋叢書 ; 8)
ISBN 957-9475-07-5(平裝)

1. 禪宗

226.62 82000879

